

一 姐姐出嫁

闪动在树梢上的阳光已与冬日的阳光大相径庭。天空是那么晴朗亮丽，恍若在庭院的对面便延展着一片湛蓝的大海。

不知不觉之间，登门造访的已经是春天了，那种“似乎会捎来幸福的春天”。

然而，今年的春天却恰恰相反，让人感到它明天就会把幸福一下子掳走似的……

直美把椅子搬到梅花树下，仿佛要避开家中的喧闹一般，茫然地呆坐在那里。

姐姐的婚事是在去年年末定下来的，打那以后直美突然讨厌起姐姐来了。

姐姐百般地安慰直美，怀着愧疚而又凄凉的心情。但姐姐越是那么做，直美就越是觉得她虚情假意，因而更是耍开了性子。

今天是直美最最害怕的姐姐出嫁日——但这一天终于降临了。

将有一个新哥哥倒也不是一件坏事，但这种快乐远远比不上失去了姐姐——姐姐不再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那种怆痛。

梅花大都早已绽放了。或许是因为处于庭院东角的向阳地段吧，那儿的梅花总是在人日节前夕不约而同地一并开放。

阴历正月初七，五大节日之一。

“阿直，阿直。”

英子踩着高齿木屐走了出来。她僵硬地竖起脖子，就像是珍惜一件贵重的易碎品一样，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她头上梳着的一种名叫文金高岛田的发型。

一种发髻高耸的日本妇女发型，婚礼等时多流这种发型。

“你干吗那么糊涂呢？”

“我明白着呐……”

“是吗？那就好……喂，这下该轮到阿直去化妆了。山井先生正等着你呐。”

“……又不是我要出嫁，才犯不着打扮得那么漂亮呐。”

“哎，瞧你，还在耍性子。”

“要知道，姐姐你……”

一直憋在心中的悲哀和小小的怨恨此刻已经冲决了堤坝，使她顾不得体面，一下子把脸埋在英子的袖子里大哭了起来。

英子静静地拥着她的肩膀说道：

“对不起，我们和好如初吧，你就高高兴兴地送我出嫁吧。我一辈子都是阿直的姐姐，而不可能是任何别人的姐姐。”

“你撒谎，撒谎！”

“这次我成了对方家里的人以后，那边也有一个叫我姐姐的妹妹，但那仅仅是名义上的罢了。——只有阿直和我是喝同一个母亲的乳汁长大成人的，是世上谁也不能替代的骨肉姐妹，对个？难道你以为我看见阿直悲伤的样子能够无动于衷吗？”

“那么，你不出嫁不是最好吗？”

“所以我说，阿直还是糊涂着呐。”

“要是我是姐姐的话，这种时候是决不会嫁到别人家去的。”

英子就像是非常为难似地凝视着直美，说道：

“不过，等我走了以后，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个新妈妈来咱家的，其中的道理我不是对你说了很多吗？据说是一个很不错的母亲呐……”

“我才不要什么新妈妈……”

“尽管你现在那么说，可过不了多久，你就肯定会喜欢上新妈妈的，甚至把我也忘得一干二净……”

“为什么姐姐在，新妈妈就不能来呢？”

英子低下了她那梳着沉甸甸的高岛田发型的头，只是笑而不语。

发油的气味直扑鼻孔。她刚刚化好了出嫁仪式上的浓妆，脖子附近也打上了白粉。

如果让如此漂亮温柔而又体贴入微的姐姐去了别人家，不免有一种吃了大亏的感觉。

但在姐姐的安抚下，直美终于破涕为笑，打趣地说道：

“姐姐，行个最高敬礼给我看！”

“是给阿直行礼吗？”

“嗯”

“那么一来，你就会原谅我了吧？”

“才不呐。反正你今天一整天都要鞠躬行礼的，所以，就当作是一种练习吧。至于做得好不好，就由我来评判好啦。”

想到这种孩子气十足的游戏也只能到今天为止了，英子竟萌生了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说道：

“好吧。”

“行最高敬礼！”

直美模仿着学校举行仪式时教务主任发号施令的样子，煞有介事地喊道。

英子低下被发油涂抹得锃亮锃亮的头，郑重其事地行了个礼，躬着的身体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两半。

刻有家徽的银制扁簪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向前看！”

直美精神抖擞地喊道，但语尾却在微微地颤抖。不知为何，她总觉得姐姐是那么招人疼爱，而自己却又是那么可悲……

英子有些痛苦地扬起了她那涨得通红的脸庞。

“哎，真沉啊，重得我连脑袋都抬不起来了。”

“该是吧。我估摸着就会是那个样子，所以才故意整治姐姐的。”

“你真坏。”

“谁叫姐姐那么神气的，以为自己要出嫁了，就做出一副见外的样子。”

“小姐，你们俩怎么啦？帮忙化妆的人一直在等着呐。”阿松忙得个心急火燎，不由得厉声喊叫道。

姐妹俩面面相觑，窃笑着走进了屋子里。

内室的廊子里放着一面穿衣镜，美容院的人正在那儿烘毛巾。

房间的折叠衣架上耀眼地悬挂着艳丽的衣裳，浅筐里摆放着内衣、短

布袜，细腰带和窄腰带，还有小袖上的束带、和服带子里的衬垫等，从头到脚，应有尽有。

梳妆台前面的盒子里放着一个漂亮的雕刻发髻。惟有这件物品是姐妹俩已故母亲年轻时用过的遗物。

“母亲就是把它插在头发上出嫁的，这次我又戴着它……”出嫁之日，对母亲的怀念之情激荡在英子心中，使她百感交集，无限感慨……

离开生养自己的家庭，而置身于另一个新家之中，不断地改变和磨练自己——对于身为女人的这种命运，与其加以祝福，还不如视之作为一种果敢的壮举而加以赞美吧。

这是男人毋需面对的境遇——也许可以说，女人一生中拥有第二次诞生，这既是一种巨大的喜悦，也是一种巨大的悲哀吧。

“喂，那就先给那位小妹妹做头发吧。”

穿着白色工作制服的山井先生一边等着助手磨好剃头刀，一边让直美坐在了镜子面前。

英子在后面的椅子上津津有味地注视着镜中的妹妹。

“哎呀，长得多浓的黑发呀！……过不了多久就会出落成一个像姐姐那样的漂亮新娘吧。只把侧面的头发烫卷呢？还是把后面的头发也一起烫卷呢？”山井回头看着英子，用半带商量的口吻问道。

“是啊，阿直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随便怎么样都行。只要好看就行。”

“瞧，你那么爱漂亮，可刚才还说什么又不是我要出嫁，犯不着打扮，来故意和我作对。”

山井长年累月奔走于各个家庭之间，对这种场面早已是见惯不惊了，所以颇为圆滑地说道：

“前些日子，在某个府上，做妹妹的一方就这样说了：如果一味和姐姐的日本情调竞争的话，自己是肯定会败下阵来的，所以干脆采用现代风格好啦。结果把头发烫了，还穿上一条袒胸裙，俊俏得让人刮目相看……据说就是在姐姐的婚礼席上，妹妹的婚事也定了下来。说来也是，幸福之神总是在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恭候着年轻的姑娘们呐……重要的是，平常就得注重自己的仪容。”

他一边做着对美容师不无好处的宣传，一边娴熟麻利地把烫发钳夹在了直美的头发上。

“瞧，阿直这下就显得大人气了不少。如果再穿上长袖和服，个了会显得更高挑更苗条的。”

“那我就代替姐姐去出嫁吧。”

“如果能代替的话，那敢情好……”

“你虽然嘴上那么说，可每次”三越百货店的人来推销时，姐姐就兴奋得一会儿把花布披在肩上打量着，一会儿把腰带展开来端详着，乐得个不得了。”

英子的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说道：

“因为是女人呗。漂亮的衣裳无论什么时候看，都让人高兴呐。”

“可我尽拣姐姐的旧衣服穿，心里憋气得很呐。”

“哎，你又在欺负人了。”

山井一边熟练地剪掉直美脖子上的头发，一边说道：

“姐妹俩要拌嘴就拌个够吧。今后好长一阵子想拌都拌不成了。

听了这话，直美不禁想到了姐姐离去后的日子，倏然间感到黯然神伤。

姐妹俩的视线在镜子里相遇了，但谁都绷着一张脸，一笑也没有笑。

沐浴着早春午后的紫色光线，汽车径直驶向婚礼的会场。

在领头的汽车上，英子被媒人们簇拥着，露出雪白的衣领，展示着美丽的头发。

直美与父亲，还有前来帮忙的伯父伯母，一起坐在后面的车上，用眼睛追踪着姐姐的倩影，怎么也无法摆脱那种“失去了姐姐”的悲怆感。

刚才，父亲还对已经穿好新娘服装的姐姐这样说道：

“英子，你这就去和母亲道个别吧。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能回到这个家里来了。你一定得好好记住：除了濂本家，你已经没有别的家可言了。”

听了父亲的这番话，姐姐不禁潜然泪下。

见此情景，父亲把手巾默默地递给了姐姐。

……姐姐也一声不吭，用手巾捂住化了妆的脸，久久地伫立在佛龕前面向母亲的遗像参拜作揖。

直美在记忆的荧屏上一遍又一遍地重放着那尚未从眼前消失的情景，听凭汽车在街道上飞快地疾驰。

那天夜里——以及那以后的第2天、第3天，姐姐都没有回来。

或许她再也不会回来了，回到她们俩多少年来厮守在一起，吵了架又和好，和好了又吵架的这个房间里。

好多天以来，直美都独守着陡然变得宽敞空旷的房间，禁不住想嚎啕大哭。

最让她为难的首先是学校的作业。

今天又带回来了她最为棘手的英语作文题目，以致于她在回家的路上一直惴惴不安。

脱下校服换成夹克衫以后，直美无可奈何地坐到了桌子前面。这时，从大门那边传来了谁的叫声：

“直美，直——美——”

“哎——谁呀？”直美趁机站起来走了过去，“哦，原来是久里啊。请进来吧，正好来帮帮我。”

那个面带微笑的快活少女是隔壁家的姑娘，名叫久里清子。

她的个子比直美稍高一点儿，看起来就像是要年长一岁光景，可事实上，两个人却是同年的。

直美上的是公立女子学校，而清子上的是私立女子学校。虽然学校不同，但两个人却是性情相投的好朋友。到了4月份，她们就要升上久已盼望的二年级了。

“姐姐走了以后，最让我头疼的就是外语课和裁缝课。”

“哎，也真够可怜的。以前你也过于依赖你姐姐了，就好像是雇了个家庭教师似的，如今也算是一种惩罚吧，你只能辛苦些了。”清子一本正经地奚落着直美，她把脚伸到向阳的廊缘，用手指着随意弃置在进门处的踏脚石前面的盆景，突然问道，“哎呀，那是什么？就是那像红萝卜的叶子一样茂盛的东西……”

“你不知道吗？在新年时，它们还受到了百般的呵护，如今却落得……”

“那么说来，正经是开过花了吧？”

“是的，一旦观赏完美丽的花朵，就再也没有人去管它了，于是父亲就把它一直撂在了那里。而阿松也佯装不知，每天早晨都把灰尘往那儿扫……要是姐姐还在的话，这些花草也不会如此遭殃吧。”

“英子真是个好入呐。”清子就像是在回忆着英子的音容笑貌似地说道，“即使在我们学校里她也是有口皆碑的。你姐姐她在同窗会当干事，对吧。所以，她常常去找老师们商谈事情。我们低年级的学生经常有事无事地在接待室附近转悠，为的是能一睹她这个漂亮前辈的风采，可见她多有人缘啊。”

“姐姐只从旅行地给我寄来了简短的明信片……而且落款也不是森英子，而是堂而皇之地写着嫩本英子这个名字。我真是愤慨无比……”

“真讨厌，改姓什么的。她是叫濑本英子吧？倒还不算是一个糟糕的姓，蛮幸运的。”

倘若嫁到什么熊泽家、或是穴山家的话，我会代表她的母校，毅然决然地表示抗议呐。”

在她们拉拉杂杂地闲聊时，时钟已敲响了3点。

“喂，请到里面去看看我的英语作文吧。”

直美拽住清子的手，走进了学习室。

“出的什么题目？”

“是自由命题。我刚才还斗胆地想，要写一首富有春天特色的诗歌呐。”

“诗歌？用英语写？”清子吃了一惊道，“那不是难上加难吗？……如果只是写什么花儿开了，鸟儿鸣叫，小河流淌之类的东西，那可是没劲儿透了哟。”

“无论我的英语比教会学校的学生差多少，也不至于那么可怜吧。”

清子觉得很滑稽，笑了起来，接着又大声地唱起了英语歌。

直美翻开笔记本，忽而在上面写着什么，忽而又用擦子拚命地擦拭掉，过了一会儿她问清子道：

“怎么样……有什么错误没有？”

直美的作文是——

浅春

樱贝被冲向海滨的午后

比鲜花和鸟鸣

更让我感受到春天的迫近。

春天无处不在。

但是——

倘若我不时时营造

能够感受春天的心灵，

春天便无处觅寻。

要把这首诗翻译成英语，对于刚刚升上2年级的直美来说，无论怎样依靠日英辞典，也都不是一件易事。

“哎，你写得挺棒呐。”清子吃了一惊，一边大声地朗读着，一边说道，“这也是受了你姐姐熏陶吧？”

直美一副严肃的面孔说道：

“清子……对不起，这是姐姐留下的日记中的一节呐。”

清子滴溜溜地转动着一双大眼睛说道：

“我正琢磨着，这首诗写得多别致呀。——想必英子的日记一定写得很

棒吧？”

“等考试结束后，我想在假期里好好地读一读，到时候我也让你一起看看吧。”

“不过，随便翻阅别人的日记，这妥当吗？”

“要知道这是姐姐送给我，叫我读的呐。”

“我也挺喜欢日记的。现在伟人们的日记常常印刷成册大量出版呐。我看见了超多广告。”

“我姐姐说她喜欢樋口一叶的日记。”

樋口一叶（1872 - 1896），日本著名女小说家。主要作品有《青梅竹马》等。

“不过，比起一叶，倒是英子与我们更亲近一些。日记嘛，还是自己熟识的人写的更有趣。看她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

“那就请再等等吧。我会在4月里把它整理好的。”

“你不想用彩带把它订缀在一起，做成一本漂亮的书吗？”

“是啊——不过，你别尽让我想一些好书，还是先想法对付一下明天的英语作文吧。”

然后两个人伏案对坐着，一边思考一边开始写春天的作文。

枝繁叶茂的侧金盏花被弃置在日照渐稀的庭院里，徒然地叹息着春色。

俗话说“好了疮疤忘了痛”，学年末考试的辛苦刚刚过去，剩下的便只是毕业典礼和升级的准备工作了。于是，校园内开始弥漫着恬静的花香……

一些性急而巨高年级有“干姐姐”的学生，已经辗转弄到了下一学年的教科书，正满面春风地浏览着二年级的国语课本。恰恰就是这种人在进入新的学期以后，不但没有体现出预习课本的功效，反而因失去了内心的紧迫感，导致了学习成绩的下降。

直美的学校与教会女子学校不同，因为是公立的，所以，国语作为主要学科，难度很大。

在这种公立学校里，纪律严明，校风朴实，以勤勉为宗旨，因而与教会学校相比，那种所谓的“干姐妹”和“同性密友”式的交往并不那么招人耳目。

即使是校内的信件来往，也完全奉行的是秘密主义。对于“于姐妹”，尽管大家都装出一无所知的天真样子，事实上却也相当盛行。

因此，学校笼罩在一层古板僵化的氛围之中。尽管才女辈出，但却缺乏教会学校那种浸润着浪漫色彩的明朗空气。

与出嫁的姐姐那种抒情的性格相反，直美属于勇敢好胜而又富于理性的另一种性格。

之所以选择公立学校，也是缘于直美自身的爱好。如果选择姐姐英子的母校，她原本是可以轻而易举就入学的，但她却特意接受了竞争倍率为7比1的选拔考试，并以第11名的成绩跨入了这所学校的大门，可见她也是才女中的一员。

而且她对交往的朋友也是精心甄选，所以，亲密的伙伴几乎全都是清一色的优等生。

在习字课以前，安子递给了直美5张半纸，说道：

半纸：习字、写信用的日本纸，长24厘米、宽34厘米左右。

“森，这儿把半纸还给你。去文进堂里看了看，没有不久前你借给我的

那种半纸呐。

就请用这种所谓的改良半纸 凑合一下吧。”

一种改良过的半纸。比以前的半纸更白更薄。

因为安子前不久忘了带纸来，直美就把自己的纸借给了她用。

“哎，不要紧的。”

“不过，没准我还会找你借的。那么好的半纸，你是在哪儿买的呢？”

“那种纸我家多的是。可能是姐姐为了练书法囤积在家里的吧。”

“那纸特好写，可以让墨恰到好处地浸在纸上。而且，纸的颜色有点发黄，即使字写得蹩脚一点儿，也能够遮丑，所以你能借给我，我真是太高兴了。”

“是吗？既然你这么喜欢，就把我的换给你吧。”

“真的？那我就把誊写时所需的纸张也一并算上。”

“我呀，正好有一个要用改良半纸来拓写的图案呐。如果用这种半纸的话，纸张太厚，分明拓不下来。”

说着，两个人交换了5张半纸。

钟声敲响了。蓄着胡髭，身体微胖的石田老师手拿一支很大的毛笔走了进来。

大家都比较喜欢习字课。

老师拿着红笔，到学生们的课桌中间巡视一周之后便算是万事大吉了——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便只是站在讲台的桌子边，翻开一本古老的文字书聚精会神地阅读着。

只要学生们不是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老师是不会抬起头来斥责学生的。所以，这是一段平静而惬意的时光。

好一阵子都只能听见四面八方的学生们在研墨的声音。

讨厌习字的学生整整一个小时都在为朋友磨墨，而自己却一个字也不写。

而冒充风雅的一帮人却用字帖上所没有的我字体草书抄写着和歌之类的东西。

“与谢野晶子 女士的诗笺上写着一手纤细而漂亮的字呐，我喜欢极了。

谢野晶子（1878—1942），日本著名女歌人。代表作有《乱发》、《春泥集》等。

“喂，你有那诗笺吗？”

“尽管不是我的，但它挂在我母亲房间的墙壁上。上面是这样一首短歌呐。”

白色更布上

染着千只鸟

少女以此缝睡衣

胆敢当众披上身

那个学生只是拙劣地模仿着与谢野晶子的纤纤字迹，但写好之后却传到了其他两三个人的桌子上大肆炫耀着。

“喂，直美，你的毛笔是几号的？”

“3号。”

“能写小字吗？”

“能呀。不过，比起细笔，我倒是更喜欢用又粗又大的毛笔呐，总觉得

把字写得大大个个的才过瘾……”

“老师也经常说要用粗笔写，可我一用粗笔，马上就写得不成样子了。”

她们又交换了毛笔试着写了写，这时，眼看着石田老师就要从讲台上走下来巡视教室了。

“哎呀，得赶快写点什么……”

那个学生手忙脚乱地把写着和歌的纸揉成一团，然后开始练习字帖上的字。

老师走到正在认真写字的直美旁边，停下了脚步。

“这儿写得不好。这笔到这里时，要停下笔来。而停笔时手上不要松劲儿。”

老师一边讲解着，一边用红笔纠正。

等老师走向另一个同学那儿以后，直美把老师纠正过的字又认真地练习了很多次。

“习字是一种精神修养。”

这是常常挂在老师嘴上的口头禅。的确，当一个人专心致志地练字时，会觉得整个心灵都变得澄明清澈了。

“森，今天回家时去不去伊东屋文具店？我想去买点罗纱纸”

以毛屑碎呢作原料的起绒厚纸。

“是吗？如果只花一个小时的话，我倒是可以奉陪。我也想买点东西。”

在班上要数直美和安子特别要好。她们俩约定一起去买东西。

买一个封皮漂亮的笔记本，像姐姐那样写下美丽的日记吧，以作为少女时代的回忆——

如果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不加掩饰地当场缀写在笔记本上，那么，心灵就会撒满暖人的阳光吧。

这时，就像是要打破直美内心的遐想似的，教室里响起了老师的声音：

“现在我把你们以前的习字作业还给你们。川井、森、三木，请你们帮忙分发下去！”

这三个擅长写字的学生常常遵照老师的指令，担任分发习字作业的角色。

直美从一侧依次分发着。

上习字课时，教室里总是飘漾着一种寺院里的气息。

不知是谁带来的洋水仙，瞧，那开放得过于繁盛的白色花瓣已经开始枯萎打蔫了。

直美从放着花瓶的柱子旁走过，一边把作业发给同学，一边思忖到：

“是啊，明天就有自己喜欢的历史课了。为了老师，我要带一束漂亮的鲜花来。”

二 在紫罗曼的花丛中

在早晚的报纸上都刊登着人们去春游踏青的照片和花儿的讯息，把人们的思绪引向了原野、山川、海滨。

考试后的假期是一年的所有假期中最让人心动的快乐季节，也是升级、

入学、毕业等给少女们的生活带来重大变化的时期。在这期间里，能感到自己的心是如同萌发的花草一般茁壮成长。

直美的学校举行放假典礼，比清子的教会学校足足迟了 10 天左右。所以，她迫不及待地马上跑到隔壁的清子家去玩。

“哎，请进吧。刚才我到背后的山上去采了好些紫罗兰花呐。”

“花儿已经开了吗？”

“不仅开了，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地方，那儿就像是铺了一层缀满紫罗兰花图案的绒布呐。”

“真的？那你不想去一次吗？打学年考试起，我就一直没去过山上。”

“好吧，我去。请等我一会儿。”

清子“吧嗒吧嗒”地跟着拖鞋，在走廊上跑了起来。

不一会儿，她拿来了一个红色的小提篮。

“这是什么？”

“是下午的茶点呐。”

“那我也去拿点好东西来。”

这一次是直美撒腿跑了起来。她拿来了一只帆布包，脚上还换了一双运动鞋。

“我可是轻装上阵哟。”

“瞧你！对方可是温柔的紫罗兰呐，你这副模样别吓着了它们。”

山南的斜坡上耸立着一些宛如工艺品似的小巧玲珑的住宅。但通过那儿再往前走，只见比人还高的茅草早已把前面的道路严严实实地覆盖住了。树枝与树枝相互摩擦的声响，听起来就像是山岭本身在轻轻地轰鸣一样。

“走太远的话，怪吓人的。”

“哎哟，直美原来是一个外表英姿飒爽内心却胆小如鼠的人呐。”清子一边数落着直美，一边拨开面前的茅草说道，“再往上走，就是一片原野，就像是那儿的山崖凹陷下去了似的。”

在灌木丛的嫩叶中间开满了山茶花。树根处散落着好多红色天鹅绒似的花儿。那些花即使凋落在地面上，也依然保持着花的形状，仿佛它们是从灌木丛的树枝上或者地面的泥土中绽放而出的一样。

直美自言自语地说道：

“山茶花是姐姐最喜欢的花呐……”

“喜欢白色的、红色的，还是粉红色的？”

“她说，白色的花儿固然高贵典雅，但若是说起山茶花，还是盛开在山里或者原野上的那些普通的红色花儿更好看。”

“在这以前，当人们问起我喜欢什么花时，我总是犹豫不决。无论什么花儿都很漂亮，我都喜欢，不过，既然英子喜欢山茶花，那我就决定也喜欢山茶花吧。”

“真狡猾，居然仿效我家姐姐。”

“英子不是已经不在你家里了吗……所以呀，你就把她也让给我做姐姐吧。”

“看在是清子的份上，我就答应你吧。”

“喂，如果我写信到你姐姐家，说直美已经答应我，让她也做我的姐姐，你说会不会挨她丈夫的骂？”

“她丈夫？”直美有些愕然地问道，“你是指做木姐夫吗？真讨厌，管他

叫什么‘她丈夫’。”

“会挨骂吗？”

“不知道。”

“伊吕波纸牌 上好像有句谚语是：给出嫁的姐姐写信，就像是在豆腐里插销子，白费功夫。”

以 48 张写有用伊吕波歌的 47 个字加“京”字为头一个字的 48 句谚语及绘有这些谚语内容的 48 幅画组成的一副纸牌。

“说那种话真讨厌……我再也不把姐姐让给你了。”直美蓬着的睫毛已遮住了她的眼神。

她拣起了一朵凋落的山茶花，一朵在春日正午的明亮光线中更是显得凄楚动人的落花。

清子这才发现，自己忘乎所以，竟然捅到了直美的痛处。于是，一本正经地说道：

“对不起，我真地会写信给英子姐姐的哟。”

“你写吧。”

直美嘴上叼着山茶花，像是含着一只笛子似地吹了起来。然后她说道：

“说实话，到底最喜欢什么花，是很难确定的。我这个人忽三忽四的，性情多变，更是定不下来呐。当场看到什么花，就觉得最喜欢什么花，不管是蔷薇花、山茶花，还是风信子、罂粟花，全都一样。如果我特别喜欢一种花，那也仅限于看到那种花的时候，所以才会觉得印象尤深呐。想必英子姐姐也有过什么关于小茶花的罗曼史吧。”

“或许是吧。”

不久两个人便走上了一条平坦的道路。那儿是一片柔软的草地，到处盛开着蒲公英花和婆婆纳花。

再往下是一片好像曾经作过农田的空地，从路上望过去，只见某个角落里整齐地开放着无数的紫罗兰花，就像是有人精心种植的一样。

“啊，真漂亮。”

“去年你也见到过这种地方吗？”

两个人一下子跳到了下面的小路上，如痴如醉地采撷着紫罗兰花。

“即使采回去插在花瓶里，也是会短命的……还不如每天都到这里来观赏新开的鲜花呐。这样才更善良更妥当吧。”直美突然停止了摘花，说道。

“是啊，到底是直美想得周到。”清子也表示赞同。

两个人都松了口气，并排坐了下来，凝望着紫色的地面。

“要是没人发现这个地方就好啦。”

“是啊，如果有人来糟塌它，那可就讨厌了。”

她们仿佛觉得这儿就是自家庭院里的花地似的。

“回去时，要不要用野草和树叶来把它们掩盖起来呢？”

“全部盖住吗？那可是一件宏大的工程哟。”

两个人这才如释重负地唱起了歌来：

吾师之恩重如山

校园光阴又几载

而今含泪道再见

仿佛不久前才在礼堂里唱过了这首歌。春天给这首耳熟能详的古老歌曲又平添了几分新的忧愁。

“这首小学毕业典礼上唱过的歌，我可是怎么也忘不了。”

“这首歌和《萤火虫之光》，据说无论怎样长大成人，也都难以忘怀呐。”
两个人回忆起了小学时代的往事，就像那是昨天刚刚发生的支情一样。

她们默默地对望着。

沉默了半晌以后，听见附近的灌木丛中传来了黄莺的啾鸣。

“真是一个美妙的下午。既然开了这么多紫罗兰花，怎么会不香味扑鼻呢？”

“是啊。——喂，你吃巧克力吗？还有年糕片呐。是新年时我家自己做的。烤年糕片，我可是一把好手哟。你觉得好笑吧？”

清子突然想起了什么，把篮子放在直美的膝盖上，开始剥掉盖在篮子上的锡纸。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是笔记本吗？”

“才不是呐，我又不是那种勤奋好学的人。”

“哎，你真可恶。那么是写生簿吗？”

“是日、日记。”

“日记？！”清子歪着头思考了片刻，恍然大悟道，“哦，我明白了。是英子的日记吧？快给我看看。”

“当然可以给你看，但是有个条件。”

“你别要挟我。”

“我想，我们每次读姐姐的日记时，能不能都到这里来？到这个开满紫罗兰花的地方来？”

“这是个好主意。那么，我们给这个地方取个名字吧。”

两个人煞有介事地商量开了：

“叫‘紫野’怎么样？”

“会让人马上联想到大德寺呐。”国语课呱呱叫的直美马上反驳道。

位于京都市北区紫野的临济宗大德寺院的大本山。

“那就叫‘紫罗兰小径’吧。”

“不过，未免太……”

“叫‘花之丘’呢？”

“太平庸了。”

“叫‘原野上的房间’，怎么样？”

“我看还是叫‘姐姐的椅子’吧！”

“‘姐姐的椅子’？！”

“这不好吗？”

“姐姐的椅子竟然安放在山坡上的美丽花丛中间，想来又多美啊。”

“那就定了。现在让我们也来坐坐姐姐的椅子吧！”

（英子的日记）

一九二八年

四月X日

今天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微风习习，阳光明媚，
从远处看上去，盛开的樱花就恍如一层薄薄的雾霭。
教室的课桌里放着一封字迹陌生的来信。那一瞬间
里，我既有一种可怕的预感，也有一种对幸福的期许，
于是悄悄地撕开了信封。

信的主人从不曾与我说过话。非但如此，我甚至不知道她长的是什么样，但她却把我看成是她的妹妹……尽管这样，仅仅一想到有一个写出如此美丽信件的人，也让我倍感亲切和安全。

课间休息时，高年级的同学们聚集在宽阔操场的角落上。我的心怦怦直跳着，害臊得不敢从她们面前跑过。

我琢磨着，或许那个我不认识的姐姐正在某个地方悄悄地注视着我。

一整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恍若身在梦中一样。

四月 X 日

教室里插着一束樱花，是八重樱。我不喜欢这种樱花，因为它让我联想到乡下的饶舌妇。

我的英语发音受到了布朗夫人的称赞，真高兴。我要好好地学习外语，与世界上的所有少女都成为朋友。

我还没有写回信。因为那个神秘的姐姐尚未在我的眼前翩然出现。但我坚信，有一个人正在这广袤校园的某个地方悉心守护着我，而我的心也正悄悄地寻觅着她。

我的姐姐，快出现在我的面前！

或许姐姐已经幡然后悔了，后悔不该给我写信吧？——但请你放心，你大可不必后悔。

写于闷热的夜晚

四月 X 日

阴天。花儿已经开始凋谢了。

从苜蓿中发现了两匹四叶合一的叶子。

这仿佛是某种巨大的幸福即将造访于我的预兆。

教音乐课的寺田女士系着一条友禅 丝绸的漂亮

腰带。大岛绸的和服穿在她身上是那么协调，使她看上去更是比平常漂亮了好多倍。

正当大家如痴如醉地欣赏着寺田女士的装束时，传来了她的斥责声：

“音阶真是一片混乱，一点儿也不整齐。”

那么漂亮的老师竟然大动肝火，未免太不相称。

我的姐姐今天依旧不见踪影。正因为如此，我反而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而去。我甚至想要是一辈子都不知道姐姐是谁的话，那该是一种多么缥缈而又神奇的美妙境界啊。就像我永远不愿从这难能可贵的梦境中醒来似的。

四月 X 日

我有一个可爱的妹妹。

从小我就是带着一颗身为姐姐的心而成长起来的。

我只拥有一颗抚慰妹妹的心，却不知道怎样向姐

姐撒娇。尽管我并不想受人照拂，但如果有人像疼爱妹妹一样，敞开心房来拥抱我的话，我会多么幸福啊！

自从母亲过世以后，尽管自己还是一个少女，但却抱着母亲般的心态怜恤着妹妹。虽然我自己也还是一个满心想向母亲撒娇，满心想依赖母亲的姑娘……

一种染有花鸟、花卉等的丝绸。

当直美和清子脸挨着脸读到这儿时，那遥远往事唤起的眼泪早已濡湿了她的睫毛。

“清子，我真想立刻飞到姐姐身边，向她撒娇呐。我与其说是母亲养大的，不如说是姐姐养大的。”

清子一声不吭地点点头，说道：

“或许姐姐自己也相当寂寞和脆弱吧，但却拼命地呵护着小直美，甚至不惜舍弃自己。”

“我一点儿也不照顾姐姐的心情只知道一味地任性，让姐姐很为难吧。”

“但从这些日记看来，那个想当英子的姐姐的人，也真是胆怯呐，一直都不敢现出自己的原形……”

“肯定是一个心灵坦诚但性格懦弱的人呗，似乎对收到姐姐的回信感到又害怕又害羞吧……”

“如果是那样的话，不是干脆不写那封信更好吗？”

“或许是我的姐姐太好了，以致于使那个人欲罢不能……”

太阳的光线渐渐地暗淡了下来。

小鸟们仿佛是要集结成群返回鸟巢似的，一边此起彼伏地鸣叫着，一边从树丛中飞掠而过。

“下次再来吧！”

两个人采来一大把野草，撒落在被叫作“姐姐的椅子”的那一片紫罗兰的花丛中。

然后她们又用茅草和树叶把花丛遮掩住，若无其事地相视而笑了。

“要是我姐姐知道我们在干这种事，不知道会有多吃惊呐。——或许她正在濑木家的大厨房里为一大家子人准备晚餐吧。想来也怪可怜的。不过，在此之前我一直是吃姐姐做的菜呐。自从她走了以后，我觉得我们家的饭菜真是难以下咽，要知道姐姐可是烧菜做饭的行家哟。”

“现在她很难回娘家来玩吧。”

“据说她去三越百货店也有人陪着呐……她很难有机会单独行动。”

“那直美去看她不好吗？”

“我呀，最讨厌那种深宅大院了。更何况我去那边的话，也不可能只和姐姐俩一起单独玩吧。”

当她们俩从山上下来时，已是华灯初上的时候了。只见街灯在晚霭中闪烁游荡着……

“直美，祝贺你取得好成绩。这个星期天我将过去玩。

父亲身体也好吧？

丛林中的山茶花是否已经过了花期？”

这是姐姐寄来的明信片。

从那天起，直美就忙活开了，又是整理自己的房间，又是更换桌布，

翘首等待着姐姐的到来。

她还迅速通知了清子：

“喂，如果行的话，你也来吧。”

“不过，不会是一个人回来吧？”

“大概是和姐夫一起吧。”

“那多讨厌啊，总觉得难为情呗。”

“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是从小时候就在一起吗？而姐夫不过是现在才从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真是不尽情理。”

“话虽这么说，可是……”

“到时我来叫你吧。姐夫有一部挺棒的照相机，让他给我们照张相吧！是反光式科莱莱相机。”

“科莱莱？是相机的名字吗？”清子一下子来了兴趣，说道，“可别光顾着和姐姐说话，忘了来叫我哟。”

直美暗自想，一定要在姐姐到来之前做好功课，到时候好尽情地玩。于是，从下午开始她就一直在伏案学习。

一张图案和两张自由绘画。

直美用三角尺和圆规，试着勾勒出蒲公英的直线图案。

随手勾画了两、三张草图以后，总算有了一个中意的图案，于是，她小心翼翼地临摹到八开纸上，然后又开始调试颜料。这时，阿松端着托盘走了进来。

“什么事？”

“邻居家送来了草味年糕，蛮好吃的哟。”

“是吗？那就趁着现在手还干净赶快吃了它吧。”

“我马上给你送茶水来。”

“这年糕颜色多好啊！还发出青草的香味呐。”直美打量了一下年糕，感叹道，“肯定是清子母亲做的。我们家就没办法了，因为没有母亲呗。”

“对不起。”阿松就像是引咎自责似地道歉道。

“看你说的，没关系的。不过，等姐姐回来那天，可得好好款待她。”

“是啊。我让鱼店的人也帮帮忙，其他的嘛，就由阿松我全权负责了。”

“行啊，我会替你出主意的。”

“你尽开玩笑……”

“由阿松负责，有些靠不住呗。”

“是啊，是啊。”

“哎，现在再来想图案用什么色彩，未免烦死人了。你看外面天气多好啊！”

“而已，你姐姐不久也要回来了，所以……”

“喂，储藏室里应该有一个姐姐用过的大盘子吧，就是上面刻着菊花图案的那个，你去给我找来吧。”

直美一边在心中描绘着姐姐到来的那一天的快乐情景，一边给图案着上了色彩。

星期天的早晨，直美在广播体操的时间之前便起床了。

“阿松，院子里就由我来打扫吧。”

说着，她用发带束住剪成娃娃头式样的一头黑发，在深蓝色的运动衣上扎了一条围裙，打着赤脚来到了庭院里。

“哇，早上好！地上还不算太脏太乱，你只管把门前的碎石子好好收拾一下就得了，拜托你了。”

阿松把手套和扫帚递给了直美，然后便急匆匆地蹓回厨房去了。

俨然就像是迎接新年一样，房子里里外外都清扫得一干二净。直美换上了横条花纹的连衣裙，不停地在大门口踱来踱去，迫不及待地等候着姐姐的到来。她的耳畔又仿佛响起了姐姐的赞叹声：

“哇，阿直一穿上这条连衣裙，真地蛮像诶访根自子呐，显得清新纯朴，楚楚动人。”

时针已走近了 10 点。

“到底什么时候才到啊？肯定是出门前化妆又耗去了不少时间吧。如果到了 10 点钟还不到，我就从此和姐姐断交……对不，爸爸？”

直美等得心急如焚，不由得嗔怪起姐姐来了。

“你呀，从一大早起就闹腾开了，没准会累坏的。还不如去帮帮阿松吧。”

直美老大不情愿地去帮阿松的忙了。这时，门口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

直美胸前扎着围裙，箭一般地飞奔了出去。

只见朝思暮想的姐姐活脱脱一副初为人妻的模样，嫣然微笑着站在庭院里的花草前面。不出直美所料，果然姐夫手里拿着一部照相机。

“哇，阿直，好久不见了。眨眼之间你好像又长高了。”

无论姐姐说什么，直美都只是一个劲儿地微笑着。在她兴高采烈的神情中，分明还掺杂着一丝莫名的羞涩。

英子马上走进了佛堂。直美也紧随其后。

“妈妈，多亏了您的保佑，英子每天才得以过着幸福的生活。您就放心地去吧。”英子在心中嗫嚅道，就像是在对一个活着的人娓娓低语一般。她双手拄地，向母亲的遗像叩拜。

佛龛旁妈妈那美丽的照片正用平静的眼神目不转睛地守望着姐妹俩。

“姐姐，到我房间里去吧，就让姐夫和爸爸在一块儿聊聊照片什么的吧。”

直美只想着一个人独占姐姐，一把拽住姐姐的衣袖往里走。

“哇！”英子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内心中涌流着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自己又回到了生长的娘家。那感觉就像是一种古老的醇香，沁人心脾。

“啊，变得多么整洁漂亮啊！”英子定睛打量着眼前这间姐妹俩一起用功学习过的西式房间。

“瞧，我的桌子还在呐。”

“当我复习功课时，一旦出现了什么不懂的问题，我甚至会忍不住呼唤姐姐呐。”

“那怎么行呢？”

“姐姐的钢笔、毛笔，还有剩下的信封，全都原封不动地放在书桌里呐。”

“我不是说过全都给阿直吗……哇，连我随手乱写乱画的笔记本也还放在桌子上哩。”

“这儿是姐姐的博物馆呗……要知道一看见姐姐的东西，我的心就会变得安稳踏实，不再感到寂寞了。我要把姐姐的纪念品全部保持原样留在这个房间里。”

“阿直，谢谢你。”

“喂，姐姐，如果你想起了学生时代的往事，就请回到这个房间来吧。”

两个人把椅子搬到向阳的地方，开始数起风情子来了。

“有 34 株呐。记得去年夏天种的是 40 株，或许是死掉了几株吧。”

自己播下的种子到了春天，一下子开出这么多美丽的花朵，使英子的心中荡漾着由衷的喜悦。正因为自己以前精心培植了庭院里的花草，所以，在自己离去之后还能目睹花儿们争奇斗妍的美景，怎不令人无限欣慰呢？

“阿直，作为对你升入二年级的祝贺，我想送给你一件你自己渴望拥有的东西。想想，是要发带，还是提包？”

“不用，我全都和爸爸说好了。”

“你还真是彬彬有礼呐。”

“倒是我想送给姐姐一点儿祝贺的礼物。”

“瞧你一本正经的，是什么呀？”

“这阵子我读了姐姐的日记。尽管才开了个头，但是，比起曾经与我朝夕相处的姐姐，我倒是更能理解日记中的那个姐姐——姐姐在和我一般大的时候，就已经抱着一种我等之辈所无法想象的心情来疼爱着我了。”

“……因为是日记，所以不免有夸张的成分，‘姐姐的脸上泛起了一抹红晕’，不过，如果你读了那些日记，能够把我从阿直的姐姐这一特定的身份中抽离开来，把日记看成是一个少女的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的记录，我是会感到由衷地高兴的……我总是困于‘姐姐’这一种特定的身份，而只能让阿直看到我作为姐姐的这一面，所以，不禁使我悲哀无比。但在阅读那些日记的过程中，如果阿直发现了什么与‘我姐姐’这一身份不相称的地方，或许就会讨厌我吧。”

“不会的。喂，隔壁家的清子，也是一个迷姐姐的人呐。我很喜欢她，她又聪明又漂亮，又有趣，现在她也成了姐姐日记的忠实读者。”

“真的？！”英子满脸惊诧的神情，“可别再发展什么忠实的读者了。我倒是难得有机会和清子打照面，所以还没什么关系，不过，想起来还是忍不住害臊呐。”

直美一下子犯愁了。她和清子早有约定在先，如果闷声不响地让姐姐回去了，自己不是就变成了一个爽约的撒谎大王吗？

“所以，我们——也就是我和清子，想好了要送给姐姐一个非常棒的纪念品呐。”

“还不是想抛砖引玉罢了，对不？我可不敢贸然接受。”

“你真会损人，其实，才不是那种现实得让人凄凉的东西呐，而是一件绝对罗曼蒂克的东西哟。”

或许是觉得直美那种煞有介事的口吻有些好笑吧，英子不由得“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直美，你可不能一个人霸占英子哟！”

屋子里传来了父亲的声音。

“一会儿再说吧！”

英子用手拢了拢头发，倏然间又恢复了身为人妻的那种神态，然后站起身进房子里去了。

三 撒谎的妹妹

直美和清子俩开始着手一件庞大的工程：把英子写在一册厚厚笔记本上的日记一丝不苟地誊写到稿笺纸上，然后再罩上一层漂亮的罗纱纸封皮，最后用蓝色的彩带缀订成一本书。

她们来到了山坡上那片被叫做“姐姐的椅子”的花地里，绞尽脑汁思量再三，最终把这本书命名为《花的日记》。

渐渐地紫色的花儿全部竞相怒放了，灌木丛中的山茶花开始“啪哒啪哒”地凋落在铺满青草的地面上。

（英子的日记）

四月X日

阴天，早晚很冷。于是在校服里又扎上了腰围子。今天上《圣经》课时，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尽管我还不知道信仰为何物，但听着听着《圣经》的讲义，内心中竟不由自主地涌起了一种感激之情。如果说多亏了失去母亲的悲哀才让我的心灵变得更加深挚，依靠对直美的呵护才忘却了我自身的悲恸，从而得以坚强地生活过来，那么，这一切或许也是对我的一种“考验”吧。

上帝为了考验软弱的我，而将这些悲哀与不幸赐给了我。从今以后，不幸与灾厄每降临一次，我都会磨练得日臻坚强吧。

一想到这儿，我不禁感到自己其实是一个能够信奉上帝的人。

我之所以能赢得这种心境，或许也应该归功于远在“天国”的母亲的悉心指引吧。

请将幸福之光照耀在父亲和直美身上吧。

四月X日

五月已经迫在眉睫。在这种时节里，树木的美丽尽在不言之中，就像刚刚洗濯一新似地一尘不染，熠熠闪光。没有下雨。到处是轮廓清晰的影子。

比往常更早到达了学校。

梧桐树萌生出柔嫩的新芽，让人看了禁不住垂涎三尺。大家围在梧桐树的四周，玩着“捉鬼”游戏。就在我顾不顾一切地来回奔跑时，荆棘挂破了我的裙裾，刚开了一个偌大的窟窿。

今天没有裁缝课，所以，班上的同学谁也没有带针线来。这下这可真是束手无策了，正寻思着一个人悄悄溜回教室里去时，一个高年级的同学跑了过来，说道：“来，我替你缝上吧。”

怎么办呢？我害臊得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上来。

尽管对方是出于好意，可被人看到自己的那种丑态，不免好生讨厌。

那个人就是像是在推搡着磨磨蹭蹭的我一般，向前走去了。

“喂，我这就去教室里拿针线来，你等一会儿吧。”

“可是……”

“那怎么行呢？我可不愿看见你的裙子就那么一直破个口子……”

她一副早就认识我的口吻。

我只好蜷缩在校舍的入口处等着。不一会儿她就回来了，动作麻利地给我缝好了裙子上的窟窿。

“回家以后，再让你母亲重新缝过吧！现在只是临时救救急而已。”

呆若木鸡的我不由得点了点头。就在我低下头的那一瞬间，我看见她正跪下来蹲在我的脚边。

她稍稍掀起我的裙裾，用洁白的牙齿咬断了线头。

“哇！”

我不胜惶恐，情不自禁地后退了一步。

“你干吗？”

蓦然间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一想到自己回家以后也不会有母亲在，而此刻却受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如此善待，心中反倒平添了几分悲凉

“你怎么了？”她有些诧异地打量着我。

我使劲地摇着头。

她一动也不动地拥抱着我，好一阵子都噤口不语。

“不要惊讶。我嘛，就是给你写过信的那个人……”

尽管她叫我“不要惊讶”，可我还是禁不住目瞪口呆。

“哦，原来就是她呀，我那梦寐以求的姐姐……”

我的脸涨得通红，不由得向她行了个礼。她也笑了。

“那我们就成朋友吧……不过，可别又刮破了衣服哟。要是给荆棘扎着了，可不是好玩的。”

我欣喜如狂，恨不得把这件事告诉班里的伙伴们，但每当话到喉头，我又把它吞了回去，只是微笑着一言不发。

五月X日

雨过天晴，阳光灿烂。

草坪闪闪发光，恍如蓝色的宝石。

3年级的学生们在整理花坛。我的信子姐姐也在里面除草。据说她是种花的能手，怪不得她本人也美丽如花朵。

早晨，走进教室时，趁着走廊上的嘈杂，她把一封信悄悄塞进了我的口袋里。

信子姐姐总是用那种粉红色的日本信封。字写得娟秀工整，画也画得不同凡响（据说她的画还在去年的展览会上得了奖呐）。而我在给她写回信时，常常写了又划掉，划掉又重写，白白浪费了不少信纸，可是，不管我浪费掉多少信纸。我的字也还是蹩脚得很。

今天是我值日，所以能够和信子姐姐一起放学回家。

我们俩一走出校门，就与地理课的上田老师邂逅了。

她只是用审视的目光看了看我们，便匆忙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了。那一片刻，我的心扑通直跳。

“明天我给你带一张漂亮的书签来。我做的尽是花的书签呐。”

姐姐又向我许下了第二天的愿望。

我学会了等待明天。

每天早晨去学校成了我的一大乐事。

但我不能因此而忘记了幼小的直美。可是，即便我把姐姐的事告诉直美，她也是不会理解的吧。我想告诉母亲，可……

如今的我哭得多么幸福啊！

“哇！”读到这儿，直美禁不住感叹道，“原来姐姐变得容光焕发，全都是因为信子姐姐呐。”

“不知道她姓什么。下次我打算把校友会的名簿借来查一查。她的名字叫信子，对吧？”

“可是，我家姐姐不也改姓了吗？她也肯定出嫁了，已经生儿育女了也说不定。”

“真的，连小孩也有了了”清子的脸上布满了惊讶的表情，“不过，名簿上肯定是有旧姓的。反正用信子这个名字来找找看吧。即便是同名，一个班也不会超过三到五人的。”

“找到了又怎么样呢？”

“不怎么样。只是想了解一下同一所学校的前辈之间所发生的罗曼史罢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等慢慢读完《花的日记》，不是一切都明白了吗……我呀，倒是觉得不知道那个人的真名真姓更好些。”

“为什么呢？直美动不动就拿腔作势的。”

“要知道，如果现在的她已经成了一个古板刻薄的妇人，背上还背着个小孩什么的话，那多叫人扫兴啊。”

“说得也是。”

“倒是不知道她乃何许人也，才更浪漫些。”

“是呀，正经过去的陈年旧账，是不能再翻出来的。对那种事情抱着强烈的好奇心，恰恰是我的缺点呐。”

“清子，你大可不必那么责备自己。”

“可我说的的是实话，对不起……”

读日记读得都有些累了，她们俩来到庭院里，在草坪上席地而坐。

“哇，多漂亮的花呀。叫什么名字？”

“蝴蝶花。”

“那麝香连理革结了不少花苞呐。”

“那也是姐姐在秋天时栽种的。一旦花开了，我打算连枝剪下来，给姐姐送去。”

“那开着黄色花朵的树呢？”

“是连翘。”

“树枝上尽是花呐。”

“姐姐常用它来做插花。不过，等到珍珠绣线菊也开了花，那它就成了姐姐做插花的首选对象了。”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英子为什么那么喜欢花，还有她总是一个人精心照料花草的原因。”

“我也是。”直美点头道。

“全都是因为那位种花能手的熏陶吧。”

两个人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中，就像是要借助沉默来梦见日记中那个名叫信子的人似的。突然间，清子拍了拍直美的肩膀说道：

“瞧，直美不是也想了解那个人的事情吗？可你却……”

从新学年开始，直美把姐姐送给自己的新裁缝箱带到了学校里。

那是一个编织成篮子形状的西式裁缝箱。缠线板、剪刀、直尺、顶针等全都井然有序地被固定在各自的小套子里。无论怎么撒腿奔跑，都不必担心里面的东西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或是乱七八糟地搅和在一起，便于携带而又洋气十足。

因为使用这种洋玩艺儿不啻一种享受，所以，直美也开始喜欢上了原本厌恶透顶的针线活儿了。

竹内老师还很年轻。

她那头没有烫过的乌黑直发总是刚好扎齐在后颈处，从而露出白净的衣领来。白净的衣领比任何别的颜色都更适合于她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庞……

“那么，在上节课大家已经记完笔记了吧。今天，请首先出示你们裁剪的衣袖。我们给衣袖划线。”

学生们把刚刚裁剪过的布料放在裁缝台上，用眼睛看着老师。

黑板上画着衣袖的四个角，老师一边讲解，一边开始用粉笔划线。

“好了吗？划线时切记不要使劲揉搓。特别是要注意毛织品。在裁剪薄毛呢和哗叽等布料时，最好请用丝线来做记号，当然，用画粉也行。”

黑板上用很大的字写着：“裁剪女式哗叽单衣”。

看来学生们都在各自缝缀个自儿穿的衣服，所以，手里的布料几乎找不到淡雅朴素的花纹。相反尽是一些花哨亮丽的图案，以致于教室里弥漫着一股初夏的气息……

“糟糕，我的画粉断了。请借给我用一下。”

“袖口的弧度老师说是5分，可我妈说弧度大一点儿显得更可爱，害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问问老师吧。”

安子拿着衣袖起身找老师去了。

竹内老师连忙登上讲台，拍了两下下手，把大家的目光聚集到自己身上。

“同学们，刚才井上就袖口的弧度提出了疑问。袖口的弧形部分其实就是要去掉尖角。一般说来，大人的袖口其弧度为5分，而小孩呢？如果是像同学们一般大的小姑娘，有时也可能故意从技巧上加大袖口的弧度，不过，哗叽布料本身缺乏柔软性，而巨大多用于裁剪平常的衣服，所以，我不赞成袖口太长。大家最多以1.8尺或1.9尺为宜。这样一来，弧度太大就未必

合适了。想加大弧度的人就用1寸吧。”

竹内老师重视每一个学生的意见，她授课兢兢业业，深受大家的好评。

学生们叽叽喳喳地议论了一番之后，现在终于用小竹板划完了线。

然后还要对缝纫方法进行详细的说明。老师稍稍离开了教室一会儿。

“森，你的那个花纹真好看呐。”

“色彩也不赖呀。”

“是吗？穿哗叽的袖兜，我还是第一次呐。”

“我还不是……”

少女们初次穿哗叽袖兜的感伤——这样一种应季节而生的情绪倏地掠过了大家的心海。

“我呀，尽是拣姐姐留下的旧袖兜穿。就是那种元禄袖 呗。”

妇女和服袖子的样式之一，比一般袖子短，底部呈明显的圆形。

“是啊。要是有姐姐，也真够吃亏的，只能一直拣她穿过的旧衣服穿。”

“不过，我可想要一个姐姐呐。”

“所以……所以呀，最好不是有一个真姐姐，而是有一个假姐姐。”

“讨厌的田中，你居然有什么假姐姐？”

“哎，你真是一个感觉迟钝的人呐。”

大家一边笑着，一边不再说话了。

“反正没错，我就是个迟钝的人呗。”

教室的门被轻轻打开了。老师一副严肃的表情望着直美她们说道：

“那样凑在一块儿聊天可不行哟。”

于是，大家都悄悄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直美也埋下头，开始用针灵巧地缝了起来，心里却思忖着刚才伙伴们所说的“假姐姐”的含义。

如果是那样的话，也理应有假妹妹吧。

一想到这儿，就像是自己干下了什么坏事似的，她的心跳陡然间加剧了。

可爱的新生们因对学校的一切还疏于了解，因而表现出一种死板的认真劲头。这一点儿在全校学生举行朝会时尤其引人注目。

假妹妹——如果有一个真妹妹，固然更好，不过，或许会有那么一天，自己成了一个假妹妹的姐姐，与她一起尽情地玩耍呐。

但是我真地能够那么做吗？

恍若在做梦一样，直美让新生们可爱的身影一个个出现在记忆的屏幕上。

才刚刚升入二年级，脑子里就想着这些事——这未免太僭越本分了吧。她的脸不禁一下子变得绯红。

每天都是风和日丽的晴朗天气，就连吹拂在脸上的春风也挟带着清爽的气息。

树木早已披上了崭新的绿色盛装，任凭春天的花儿在风中纵情凋零。

在这个季节的《花的日记》中，姐姐又写了些什么呢？

（英子的日记）

五月X日

绿叶生长得过于繁茂，以致于挡住了我房间的光线。

母亲喜欢的菖兰开始开花了。
信子姐姐把一朵尽是花瓣的干花包在小菊纸 里
送给了我。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花，所以在教室里不时打开来看。
花瓣很厚实，颜色是那种鲜艳的红色。
它被姐姐灵巧地折成了四角形，完全失去了花儿本身的形状。

五月 X 日

我给姐姐回信道，说我不知道昨天的干花是什么花，谁知——

原来是山茶花呐！

据说信子姐姐特别喜欢山茶花，她把山茶花做成各种形状的干花，或者是原封不动地保留花几本来的形状，总之，她对山茶花是情有独钟，百般珍爱。

她送给我的山茶花是她去伊豆的温泉时，在天城山麓与母亲一起采摘回来的。
是一件颇有来历的礼物呐。

一种小张的卫生纸（长 24 厘米宽 18 厘米）。

直美这才恍然大悟到：姐姐之所以那么偏爱山茶花，乃是因为那种花寄托着她对那个人的思慕。每读一次日记，直美就会有一种坐卧不安的感觉，仿佛穿在姐姐身上白衣服正被一层一层地剥去。

不久，跟往年一样，学校公布了春天远足旅行的日程。春季，按照惯例，总是高年级学生先去关西旅行，然后各个年级再依照每年的固定线路结队出发。

直美她们二年级是去日光旅行，还要在那里住上一宿。在宣布完旅行中的种种注意事项后，老师又说道：

“在春天姗姗来迟的日光，现在这时节离高原植物的花期还早了点，但却正是春天的花朵姹紫嫣红、竞相怒放的时候，那儿还有很多鸟儿，不光历史遗迹众多，而巴还是春色诱人的旅游胜地。现在就把旅行日程表和旅费概算表交给你们，请回家后和家长们好好商量一下，在星期一之前决定是否参加，行吗？家里不方便，或是身体不适的人，请不要勉强参加，因为患有感冒，或是肠胃不好，还勉强参加的话，一旦在旅途中病情恶化，就会给全班同学增添麻烦。而且 3 年是我们初次在外面住宿，所以更是要十分注意。不过，我还是衷心希望全班同学能一人不缺，一齐出发。”

学生们眉飞色舞，欣喜如狂，却又装出一副老练的样子，议论着旅行目的地的种种情况。

“据说那儿有很多高山植物的花儿呐。”

“不过，还没开呐。”

“没准白桦树已经长出了新芽吧。”

“光秃秃的白桦树伫立在夕暮之中，也不失为一大美景哟。”

“我姐姐对古老的杉树最为赞赏，说杉树的丛林隐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美丽。据说从中禅寺的湖水中会升腾起一阵阵白雾，而在杉树林中则能听到水滴吧嗒吧嗒掉在地面上的声音。”

“作为观光重点的东照宫和华严瀑布怎么样？”

“那个嘛，明信片上不是也有吗？”

“如果光有明信片就行了，那么，我等之辈不是早就漫游了世界吗？”

“我可没那么说。我只是瞧不起那些明信片式的风景。”

大家七嘴八舌，众说纷坛。

“在旅店里睡觉时，我们会并排着睡吧。”

“我想我会睡不着的。”

“看着月亮映照在湖面上，通宵达旦地聊天，不也是一件美事吗？”

“海阔天空地聊累了，没准来不及洗澡就已经打起呼噜来了吧。”

“喂，森，”安于从前排的座位上回过头说道，“你去吗？”

“十有八九会去，不过前年的秋天，我曾和父亲、姐姐三个人一起去过，还一直走到了汤本温泉，所以没什么好奇的了。”

“要知道春秋两季各有各的情趣哟。你就去吧。如果你不去，多没劲儿啊。”

回到家里以后，直美一个人很难定夺，于是找父亲商量。谁知父亲只是满不在乎地笑着说道：

“去与不去，还是依你自己的兴趣而定吧。”

阿松在一旁插嘴道：

“又去同一个地方，不是太浪费了吗？倒是去伊亚那边还好些。”

“伊豆要等到3年级以后才去呐。”

直美在苍翠欲滴的绿叶下面准备做早晨的广播体操。这时，清子穿着运动衫来叫她了。

两个人早就约定过：每当星期天的早晨，都要在某一家的庭院里一齐做广播体操。

因为清子上午要去教堂做弥撒，两个人不能在一起玩。

一做完体操，直美马上提起了春游的事情。

“你太狡猾了，太狡猾了。”清子一个劲儿地摇着头说道。

直美一下子愣住了，问道：

“你为什么那么说呢？”

“我绝对不愿意你去。”

直美被清子那咄咄逼人的气势吓了一跳。

“直美不是说过，可以把你的姐姐也让给我吗？就连她的日记不也是我们俩一起在读吗？”

“是呀。”

“那么，直美一个人跑到日光去，独自回忆起前年与姐姐一起去时的情景，这不是狡猾，又是什么呢？关于姐姐的回忆，你也应该和我一起分享才行。”

“瞧你说的。”

直美的心豁然亮堂了，说道：

“好了，我不去，我不去……因为清子都说出了那种话，来帮我决定不去，所以，我反倒如释重负，一身轻松了。好吧，我就留在学校里加入自习小组。”

“没有人的空旷校园不也挺好吗？”

直美已经打定了不去的主意。这样一来，紊乱的心情反倒理出了头绪，

一下子变得神清气爽了。

在一个外出春游的绝好天气里，班上的同学们精神抖擞地出发了。直美她们三个不参加春游的人一起送走同学们以后，回到了 2 年級的教室里，翻阅着自己喜欢的书籍，或是信手写着自己喜欢的东西。

“现在她们已经坐上电车了吧。”

“肯定在欢蹦乱跳，吵个不休吧。不过，这次是由教数学的石川老师带队，大家还是会有点畏惧的吧。”

“教音乐的浅田老师也去了，这倒让我心痒痒的。到了景色秀丽的地方，难道大伙儿不会引吭高歌吗？”

说到这儿，一种像是被留下来看守学校似的凄凉感把她们一下子牢牢地摆住了。于是，三个人都缄口不语了。

“在静静地自习吗？”

留在学校里值班的习字课老师走了进来，在教室里巡视了一圈之后，说道：

“森，你为什么没去呢？”

“因为以前去过。”

“是吗？可老师十几年来，每次都是去的同一个地方呐。”

三个人对望着笑了起来。心直口快地说出那种话的老师反倒让人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

“那么，在钟声敲响以前，你们就安静地呆着吧。”

说完，老师又往隔壁的教室去了。

到操场上一看，学生的身影寥寥无几，而教员室里也是空空如也。

顷刻间，那校舍的陈旧和古老一下子变得显眼夺目了……

从礼堂的旁边倘佯而过时，看见有人把椅子搬到了樱花树下写生。直美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那个人就像是被吓住了似的，耸耸肩膀，关上了写生簿。

“哎，对不起，你在画画吗？其实，我并没有看你哟。”

那个人只是老实地点了点头，不像是站起身来离开的样子。

她眼神里透着一种聪颖和伶俐，而又毫不含糊。从她身上的崭新校服和鞋子来看，想必是个新生吧。

“我是一年级的吧。”

“嗯。”

“在几班？”

“C 班。”

话题到此戛然中断了。

尽管直美还想说点什么，但却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你为什么没去呢？”

不知为何，那少女只是涨红了脸，没有回答。

仿佛自己是在探听某件不好的事情一样，直美也一下子语塞了。

不知不觉地直美也在那片树荫下蹲了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对不起，我问得太多了……总觉得想跟你说点什么。”

那少女埋着头，把写生簿上带子系上又解开，解开又系上，小声地说道：

“我叫中川绫子。”

直美也自我介绍道：

“我是二年级 A 班的。”

直美的心底倏地闪过一个词：假妹妹。

这样一来，不知为什么，直美反倒不敢正面打量那少女的模样了。

不一会儿，钟声静静地敲响了。就连这钟声也带着假日一般的倦慵……

“喂，回教室里去吧。”

被直美一催促，绫子的脸上一下子流露出了胆怯的表情。她说道：

“我还要呆在这里，直到画完成为止。”

直美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忧虑，仿佛如果不在此刻与这个少女交上朋友，那么，自己就将永远失去与她成为朋友的机会一样，不愿意就此和她分手道别。

从明天开始，一年级的学生又会全部涌到学校里来了。

而后天，自己班上的那帮人又会回到学校里。

如此一来，自己就越来越难以捕捉到接近这个少女的机会了。

“能不能让我在一旁看你画呢？”

绫子面带难色，又有些疑惑不解地回头看着直美，说道：

“可我画得很糟糕呐。只要有人在旁边一看，我就画不出来了。”

“那么，我也来写生吧。”

直美大胆地说道，然后，急急忙忙地到教室里取来了画纸。

她被自己的勇气打动了，以致于想高歌一曲……

“没去旅行太好了。俗话说，山中无老虎，猴子充霸王，在这冷清的校园里，连我也变得了不起了。”

她把椅子安放在离那个少女不远的地方。

或许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无言的亲近感”的东西，已经飘漾在环绕着她们俩的空气中……

她们开始把各自喜欢的场景描绘在写生簿上。直美就像是搜寻宝石一般，在心底深处掂量着要向少女诉说的话语……

四 背影

樱花已经凋谢了，嫩叶萌发的细长树梢上耷拉着好多毛毛虫。它们被风儿吹得摇摇晃晃的，就像是在心旷神怡地荡着秋千一样……

直美尽管对校园内的写生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看见绫子一直没有起身离开的迹象，只是专心致志地继续画着，她也情不自禁地认真起来，一副不服输的架势，开始动笔画起绫子的背影来了。

过了一会儿，绫子回过头来说道：

“我已经画好了。”

说着，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直美连忙说道：

“喂，别动别动。你再保持一会儿那种姿势吧。我马上就画好了。”

“哇，你在画我呀？”

绫子一下子羞赧得面红耳赤，但还是顺从地坐回到了椅子上。

绫子那像是散发着甘美芳香的纤纤脖颈，还有那被僵硬的校服包裹起

来的单薄身体……直美在无数次的失败之后，终于捕捉住了绫子的特点，画出了一张少女的背影写生。

“谢谢，我画好了。怎么样？还多少有点像绫子吧？”

直美愉快地展开写生簿，拿给绫子看。

绫子点点头，仔细地端详着直美的人物写生，可一旦想到上面画的是自己的背影，就连对赞赏对方的技法也感到害臊了。

“画背影，不是反而更难吗？因为没有显而易见的特征。”

“是的，不过，绫子的脖子和后背很有特点呐。”

听完这话，绫子凄凉地笑了。

而且非常难过地低下了头。

直美琢磨着其中的缘由，带着鼓励的口吻说道：

“我家的哥哥，就是我姐夫，是一个摄影高手呐。他拍了很多我姐姐的照片，其中不少是背影。他说，照片其实并不一定要拍人的脸部，无论是从背后，还是从别的任何角度，都可以一眼分辨出那个人是谁的。”

绫子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

“马上就到午饭时间了。你该去教室了吧。”

直美用一只手拿着椅子，站了起来。而绫子却好像变得更加胆怯了。迟疑了片刻之后，她突然冷淡地说道：

“你不用管我的……”

说完，她看也不看直美就迈开脚步走了起来。她的脚……

“哦，原来如此……”

直美仿佛被钉在了原地似的，整个脸庞陡然间变得冰凉冰凉的。刚才的快乐心情蓦地烟消云散了。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她的眼睛里透着一种凄迷的神情……”

绫子拽着一只瘸了的腿，凸起的后背一起一伏地走进了校舍的廊子里。目送着她的背影，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哀紧紧地攫住了直美的心。

直美好不容易重新打起精神回到了教室里。她马上翻开写生簿，全神贯注地对背部和肩膀的线条进行加工。

直美从绫子那与少女极不相称的曲背中咀嚼到了一种深深的悲哀，恨不得用自己的双手悄悄温暖她那瘦削的肩膀，让那肩膀在自己的体温中膨胀壮大……此刻，她要把自己的这种心愿传达给作画的双手……

看到直美怔怔地沉浸在刚才的惊愕里，另外两个温习英语课的同学忍不住走近她身边，想探寻个究竟：

“森，你怎么啦？你到底在画什么呀？”

“哎呀，真讨厌。这画还未完成呐。”

“未完成？真是一个精彩的措辞。”

“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不过是在乱涂乱画罢了，所以，绝对不能给别人看。”

直美用从未有过的执拗使劲地摇着头，然后抱着写生簿一溜烟逃走了。

“那好吧，我们不看了……瞧，这不已经到午饭的时间了吗？”

“你带盒饭来了没有？”

“带了，跟郊游一样，带的是紫菜卷寿司和煮鸡蛋。”

“我带的是三明治。我分一点儿给你吧。”

话题被岔开了，直美这才如释重负地打开了课桌。

“有谁愿意去打点茶来吗？”

“还是用猎拳来决定谁去吧。”

三个人坐成一个圆圈，开始了清拳。

输掉的那个人嘴里哼着歌曲，高高兴兴地到走廊上去了。

“绫子肯定是怀着无限悲哀的心情决定不去春游的。一直到毕业为止，恐怕她一次都不能去远足旅行呐。”

一想到这儿，特意带来的三明治也变得难以下咽了。

真想和绫子手挽着手，昂首挺胸地向前走。

第二天，直美惦记着绫子，早早地来到了学校。由于春游归来的一年级学生获准延后一个小时上课，所以，此刻校园里依旧人影稀落。

她悄悄地从一年级教室的前面走过，看见绫子正独自一人阅读着什么。

“绫子。”直美想呼唤一声，但声音却堵在了喉咙里。

绫子的身影给人一种感觉：仿佛她为了掩饰自己身体的可悲之处，早已套上了坚硬的盔甲。

之所以会萌生这种感觉，或许是因为直美的内心里也产生了某种芥蒂的缘故吧。

二年级的教室里今天仍旧是空空荡荡的。

没去春游的另两名同学还没有到校。

（难道就没有办法去安慰绫子吗？我该如何把自己的心情传达给她呢？——对她不幸的身体，我非但不讨厌，反而还渴望着给予它温柔的体贴……不过，她是一个那样倔强好胜的女孩，如果认为我是出于同情的话，那她是断然不会接受我的好意的吧。其实，在我还不知道她的腿脚不便时，就已经渴望着和她成为朋友了——我必须让她明白这一点儿……）

突然之间，直美开始像个“大姐姐”似地思考问题了，她寻思着，要在今天之内使绫子多少明白自己的这种心情。

她担心着，如果不抓紧时间，没准两个人之间会产生难以愈合的龃龉，而使得刚刚萌芽的友情在转眼之间夭折……

直美决定趁着早晨教室里没人，把信交给绫子。

校舍两侧的墙壁上，爬满了密密匝匝的常春藤，藤架上挂满了花朵凋谢后留下的小果子。

“写什么呢？”

动手草拟不知从何下笔的信件，对于直美来说，还是破开荒第一次……

说起写信，以前直美不外乎用来向英子姐姐撒娇，或是死乞百赖地要什么东西罢了。

而今天却不得不改变以往的口吻和写法。

过去总是自己耍小孩子脾气，而这一次自己不得不扮演作为姐姐的角色……

直美一边思忖着，一边回忆起英子姐姐在《花的日记》中所写的信。据说那日记本是她学生时代从高年级的同学那儿得来的礼物。

绫子：

这封信似乎写得过于唐突和冒昧，但我和你不是在

昨天就已经成为朋友了吗？所以你一定能够原谅我吧？

在信的一开始，如果不拿出咄咄逼人的攻击势头，似乎就很难降服对方，所以要趁着对方来不及犹豫狐疑，就一下子向对方宣告：我们已经是朋

友了。

如果绫子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而变得胆怯和脆弱的话，那么，你的想法无疑是大错而特错的。要知道即便是你如今的样子，也没有任何值得害羞的地方。请千万别因为一点儿区区小事而放弃和我成为朋友。

其实，你尽可以明朗而快活地大耍威风。

而且，如果你真的心情温郁，想对人渲泄一下的话，那么，请首先选择我吧。我已经自诩为你最好的朋友了，你会认同这一点吗？

我只是想更深入地了解你，而且也希望你能了解我。

而且，我的这种愿望与你的身体状况毫无关联。

如果你能更加珍惜现在的你，从而变得更加坚强的话，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只要力所能及，我将全心全意地帮助你。

为了迎来绫子的快乐日子，难道不能让我也尽一点儿微薄的力量吗？

那么，就请看着我吧！

直美

她读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像是一篇拙劣的作文，其中“而且”这个词也用得太多太滥了。

俨然摆出了一副找人斗嘴的架势，而且，动不动就抠道理，跟男孩子写的信没什么两样……

不过，像这样咄咄逼人地主动出击，或许对于心灵罩上了一层甲冑的绫子来说，反倒更适宜吧。

直美终于下定决心把信交给绫子了。于是她急匆匆地跑下楼去。

整个上午，直美总觉得有些害羞，以致于就像是故意躲避着一年级学生的人群一样，没有到操场上去，下午，她想试探试探绫子的心情，所以，尽管并没有事情，却还是故意从一年级教室的前面走了过去。

恰好这时，绫子她们班抱着书本朝着理科实验室走去。于是，直美她们三个留在学校里的2年级学生就与绫子她们在裁缝室前面偶然相遇了。

一年级的学生们吵吵嚷嚷着与直美她们擦肩而过，直美不由得凝神搜寻着绫子的身影。

只见绫子与人群稍稍拉开了一点儿距离，兀自紧挨着墙壁向前走着。她的视线也落在了直美身上。

“哎？！”

直美的眼神中流露出想要询问什么的表情，于是，绫子的脸上也倏然掠过了一抹像是在回应她似的神色。

直美陡然间变得精神焕发了。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她故意对同伴说道：

“哇，今年的一年级学生，个子都长得挺整齐呐。”

一进裁缝室，三个人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

“我呀，今天要缝单衣的很呐。”

“斜纹哗叽布要把接缝处全部剖开，对吧？”

“是的，每个接缝处都一样——对了，随便你采用锁缝还是锯齿形针脚都行。”

“我用锯齿形针脚，因为那样美观得多。”

“那我也跟你一样吧。”

三个人把崭新的哗叽布铺开在裁缝板上。其中一个人欠起身来，到杂务室取火种去了。

直美把 10 部熨斗一齐放在火上加热。等它们温度升高以后，再轮番用来熨平接缝处。

上裁缝课时比上任何别的课时都更容易凑在一起聊天。有时候，几乎整节课都守在火盆旁边一面给熨斗加热，一面背着老师的视线，天南地北地神侃一气。

但今天，在这间 10 铺席大的空旷屋子里却只有她们仨。听见自己的说话声在房间里来回窜动，不由得让人害羞起来。所以，三个人一反常态，变得沉默寡语了。

“森，对不起，借点红线给我吧。”

“请用吧。”

“哇，你缝的锯齿形针脚越来越粗糙了哟。”

“今天就这样可以回去了吧。”

“后天，大伙儿一定会带回好多旅行见闻，让我们耳不暇接呐。”

“肯定还有羊羹和明信片之类的礼物吧。不过，我倒是更想要点干花什么的。”

“无论到哪儿，礼物都离不开羊羹吧。”

“还有关于旅行的作文。”

“好啊，那我就写留在学校里的作文吧，因为我已经找到了上好的素材呐。”

“什么素材？”

“到时候老师一读，你就明白了。”

因为老师总是挑选出优秀的作文读给大家听，所以，擅长作文的学生中不少人为了赢得当众发表的机会而绞尽了脑汁。

“你就那么有自信吗？”直美茫然地问对方道，一边在心里忖度着自己写什么好。

（就写自己与绫子在阒寂的校园里成了朋友吧，就写多亏了留在学校里，自己才得以和绫子相识的喜悦吧。——可是，如果那么写出来，不是等于公诸于众吗？）

脑子里一想事情，手上就变得迟钝了。这不，突然房间里散发出一种烧焦了的气味。

“哎呀，这下糟糕了，全烫糊了。”

雄心勃勃地计划着写一篇优秀作文的那个人发出了一阵尖叫声。

“哇，新崭新的布料却……真可惜呀。是大襟上面被烤糊了吧？那地方可是一眼就能看到啊。”

“喂，回家以后，你在上面擦点萝卜汁揩揩看，说不定会消掉一些的。”

直美马上把从英子姐姐那儿学来的知识传授给了别人。

英子姐姐……昨天发生的事情，还有自己写的信，一切的一切，直美都想向英子姐姐请教。

“她会说什么呢？”

尽管不无羞涩，但还是要把这的新喜悦和忧虑告诉某个人，否则，该多么憋闷啊！

她的心中是一对矛盾的交织：一半想保密，一半想告诉别人。

姐姐已经嫁人了，早就从女子学校的“姐妹游戏”中毕业了，所以，肯定能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个好顾问。

直美再也按捺不住了，巴不得生出翅膀飞到姐姐身边。

不久，钟声响了起来。三个人急忙收拾好了裁缝箱。

“明天星期天没准会下雨呐。”

“说实话，明天真能下雨的话就好了。我母亲说，家里的草坪杂草丛生，叫我明天除草呐。”

直美暗自打定了主意：

“是的，我一定要去姐姐那儿，不管天上降下的是大雨，还是长矛……”

星期天早晨，一大早直美就估算好时间去给英子姐姐挂电话。她估摸着，即使姐姐今天要外出办事，现在也该还没有出门。因为直美家没有安装电话，所以每当迫不得已的时候，总是借用邻居清子家的电话。

直美在门口叫了一声，于是清子马上走了出来。

“我想借用一下电话。”

“请吧。有事吗？”

“嗯。”直美微笑着回答道。

“瞧你兴高采烈的样子，有什么喜事？”

“是的。”

“好哇，如果不告诉我，我就站在旁边偷听。”

“你偷听也无所谓。”

直美走进了电话间。清子也紧跟其后，一边把手搭在直美的肩膀上，一边把脸蛋凑了过来。

不久电话便接通了。又过了一会儿，话筒里便传来了英子姐姐的声音：

“哦，是直美呀！”

“姐夫也在吗？”

“嗯，不过，他下午要去球场……而我嘛……”

“姐姐也会一同前往吧？”

“不，我……”

“你真的不去吗？姐姐。”

“哎，你是想吊我的胃口吗……到我这里来吧。我该招待你什么好吃的呢？”

“姐姐，现在有一个羡慕我的人正站在旁边偷听我们的电话呐。”

“我这就叫她来接电话，你可要好好地骂她一顿。”直美笑着，把话筒递给了清子，还重重地拍了一下她的肩膀，说道，“喂，你不说话可不行哟。”

清子满脸通红，瞠目盯视着直美，说道：

“喂喂，我是清子。直美她故意捉弄人，让我好不尴尬。”

“好久不见，您家里人都好吧？直美经常给您们添麻烦。”

“哪里呀。”

直美从一旁一把夺过话筒，说道：

“还故作客套地寒暄呐……姐姐，我带清子一块儿去不碍事吧？什么？”

你问她方便吗？只要是关系到姐姐的事情，清子排除万难也会去做的。”

一旦走下来要去之后，两个人就商量开了，看带什么礼物去好。如果是带水果去，那么姐姐爱吃的是樱桃和杏子的罐头。

如果是带花去，那就该选山茶花、紫罗兰、白玫瑰、白康乃馨或者樱草。

带去的礼物终于也定了下来。直美穿上水兵服的连衣裙，而清子则穿了一套水兵服，把鞋子擦得锃亮锃亮的，把帽子也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容光焕发地坐上了公共汽车。

英子姐姐家的庭院真是又宽又大。

尽管又宽又大，但庭院里栽种的却尽是一些树枝形状奇异、为园艺工所偏爱的树木。

只有米储树长出了新绿，而其他的树木全都被修剪得整整齐齐，仿佛是一株一株地排列着种植起来似的

就连草坪里也没有一根杂草，只有羊胡子草开着花儿，笔直地拔地而长。肯定没有人在草坪中间乱跑乱跳吧。

直美和清子不由得一声不吭地面面相觑，她们的前面浮现出了自己家那洋溢着自然情趣的庭院：任其生长的树木，盛开后就地枯萎凋零的花朵。不知为什么，直美竟不无怜悯地担心起来：英子姐姐本人会不会也像那些盆景一样遭到人工的修剪呢？是啊，眼前的花坛里种满了没有受到任何小虫侵蚀的漂亮蔷薇，而陈列在夜市花摊上的那些平易近人的草花却无处可寻。

“真是收拾得井井有条呐。我们把这么一小束带来，倒是有点滑稽可笑了。你不这么想吗？”清子轻声嗫嚅道。她把双手整齐地放在膝盖上，脸上露出胆怯的表情。

“可是，也怪可怜的，到处都没有紫罗兰花呐。反正这个庭院与姐姐的趣味大相径庭，说不定姐姐反倒更喜欢我们带来的花呐。”

正当她们唠唠叨叨地嘀咕不休时，姐姐跟在姐夫的背后走了出来。

直美和清子面面相觑，那神情像是在嘟哝着：原本是瞅着姐姐一个人来的，谁知姐夫也跟在旁边，这岂不是碍事吗？

看来姐姐已经对她们的信号心领神会了，只听见她说道：

“这边已经没事了，你就不用客气，去忙你自己的事吧。说起陪清子和直美，到底还是我在行呐。”

“真的，姐夫。参加今天比赛的两支球队都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吧？”直美也在一旁火上浇油地说道。

“瞧，又想把我赶走了。”姐夫看着直美说道，“是不是在策划什么阴谋？”

“是啊。”直美一边回答，一边转过头对清子说道，“对吧，清子，我们是来找姐姐咨询咨询的。”

因为她说得过于一本正经，惹得姐夫和姐姐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可我的英子，似乎还没有资格接受咨询呐。”

直美和清子俩不约而同地瞪大眼睛盯视着说这话的姐夫。（他居然像是一个人独占了姐姐似的，把我们的姐姐说成是“我的英子”。）

“到庭院里去吧，大家一起照张相。”说着，姐夫又把自己引以自豪的照相机拿了出来。

“要是桃子也在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不凑巧她今天一大早去郊游

了……”

姐姐所说的桃子，就是姐夫的妹妹。

直美心里暗自想，桃子不在正好呐，谁知姐夫也跟着姐姐“桃子”前“桃子”后地念叨个没完，就像是说桃子才是陪着直美她们玩的最佳人选一样。

直美她们俩和姐姐并排站在了窗户下面。刚一笑着说起那句“三人行，不吉利”的俗语，姐夫便马上接过话头说道：

“那我也一起照吧。”

说着，他摁了一下自拍的按钮，站到了姐姐旁边。直美和清子的脸上微微泛起了不满的神情。然后直美和清子又各拍了两张特写照片。最后姐夫又善解人意地说道，如果和家里的母亲一起用午餐，两个小客人或许会感到很拘束的，还不如就在姐夫他们的房间里四个人一起吃吧。

餐桌上的雕花玻璃花瓶里，插着一束紫罗兰花，在白色的桌布中央它是那么耀眼，散发出一阵阵幽香……

愉快的午餐结束了。

“按照直美所期望的那样，我这就要被你们撵走了。回来的时间也会尽可能推迟，所以，你们就玩个痛快吧。”

姐夫开玩笑地说完后，看棒球比赛去了。

“学校的春游也该结束了吧。”看着直美她们俩，英子似乎又想起了学校里的事情。

“我没去。”

“为什么？”

“我曾经和姐姐一起去过。这次去的是日光呐。”

“但和同学一起去春游，似乎别有情趣哟。”

“不过，我觉得自己没去，反倒遇上了一件好事情。”

说着，直美感到自己的整个脸庞都像是在发烧一样，滚烫滚烫的连忙用双手捂住了脸颊。

“瞧，直美一个人乐成那个样子，我却一点儿也不知道。真是奇怪。”清子在一旁向英子姐姐告状道。

“我呀，发现了一个很不错的人呐。”直美一口气说道，脸上涨得通红。

“在学校里吗？”

“嗯，她也没去春游。她是一年级的新生。”

“哇，直美真勇敢。”英子姐姐也一脸惊讶的表情，就像是要对直美刮目相看的……

“不过，她是一个很寂寞的人呐。长着一张聪明的脸蛋，很惹人喜欢。”

“原来这就是你要咨询的内容呀！”

“她的脚不好使。虽说倒也用不着拄拐杖什么的，但还是残废了。正因为她又聪明又漂亮，所以才格外让人心痛。”

直美早已是百感交集了，连说话的声音也在颤抖。

“原来是这样！”清子也不由得点了点头，而没有像平常那样在一旁冷嘲热讽。

“我想和她成为好朋友，让她变得快活起来。可是，怎样才能和她成为好朋友呢？……姐姐，快告诉我吧。”

直美一笑也不笑，缠住姐姐给她一个答案。

英子姐姐面带难色地说道：

“你问我该怎么办吗？就按照直美自己所想的那样去做就行了。那与直美和清子之间的要好有什么不同呢？”

听姐姐这么一说，直美只能点头赞同，但内心却又不以为然。

在自己从绫子那儿所感受到的感情，与自己 and 清子一起玩耍时的心情之间，总觉得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差异。

尽管自己还弄不明白，但那种感情确实与自己对清子的感情不尽相同。

和清子在一起玩耍时，自己从来不会感到痛苦，相反是那么快活愉悦……

从没有像自己给绫子写信时那样，心中涌动着痛苦与不安……这种差异究竟源自何处呢？

或许就像那种奇妙的说法一样，可以把绫子称为我的“假妹妹”吧。

直美下定决心，要向姐姐探询个究竟。

“喂，把一个陌生人叫做姐姐或妹妹，是不是很可笑呢？”

“如果彼此关系亲密，倒也谈不上可笑……”

英子姐姐平静地说道。或许她已探明了直美的内心深处吧，仿佛要安慰对方似的，凝眸注视着妹妹的脸庞。她的神情就像是在郑重其事地思索着妹妹离开自己以后心灵所发生的变化一样。

一旦敞开心扉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便油然而生在直美的心中。

于是，绫子那凄迷的眼神又浮现在眼前

轻松地跳过了第一级和第二级，当跳到第六级时，由一对母子所组成的那一组明显地变得胆怯了。最后，比较有自信的那个人率先跳了一次。

只见她把深蓝色的裙子向上提起，往前一跳。游戏的规则是只能每级跳两次，如果第一次没有跳过，那么第二次便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一跳了。

“能跳过去吗？”小孩子惴惴不安地问道。

“嗯，能跳过去。”

于是大家又拉起了绳子，只见那个人抬起腿凌空一跃……

“哇，太好了。”

只要一个人跳了过去，另一个人即使跳不过去，那一组也算获胜了。

接下来是另一组出场了。

“我能跳过去吗？”

直美走到拉成一条直线的绳子前面，比了比自己的身高和绳子的高度。

“真高啊。请把绳子再放松一点儿。”

“你真狡猾。”

“为什么？我又不是叫你放低一点儿，而是放松一点儿，不要拉得太紧。”

“还不是一回事吗？”

说着，对方反而从两侧把绳子拉得更紧了。

“好吧，反正我都不行……让山本先跳吧。”

与直美配对的山本尽管个子很高，但却动作迟缓，以致于常常遭到旁人的嗤笑。

“我呀，与其跳过去，还不如跨过去呐。”

的确，如果是跨过去的话，或许她是能够成功的，但飞身跳跃这样一种轻巧的动作，恰恰有悖于山本的性格。

结果，她的腰部两次都挂住了绳子。现在该轮到直美了。

“哎哟，高得好可怕呀。”

直美试着跳了第一次，她的脚绊在了绳子上。

“再加一把劲儿啊！”

在山本的声援下，直美紧绷着面孔，纵身往上一跳。

只见高高的绳子晃荡了起来。就在直美发觉自己跳越了绳子抵达了对面时，她跌倒在了地上。

“哇！”

山本第一个跑到直美的旁边抱起了直美道：

“你滑了一跤吧？”

直美有些害臊地笑了，这才感到身上一阵阵发疼。

“有哪儿伤着了没有？”

“没有……不过，好疼。”

直美紧皱着眉头站了起来。大家都帮着她掸掉校服上的泥土。

“哎呀，你看袜子都挂破了。”

听人这么一说，直美才发现黑色连裤袜的膝盖被挂破了一个洞，看来小砂粒已经蹭破了膝盖，只见那儿早已渗出了鲜血。

“快去医务室吧。”

“上次我也擦破了皮呐。每次都这样，我自己都觉得难为情。”

直美用手抓住山本的肩膀，皱着眉头离开了操场。

另一组的人又毫不畏惧地提着裙子的下摆，向绳子飞越而去了。

跳绳是一种有趣的游戏。即使受点伤挨点痛，也算不了什么。

目送着抓住别人的肩膀瞞珊向前的直美，一个手拿绳子的同学说道：

“瞧，直美的腿有点瘸了呐。”

直美吃惊地回头看了看。

“腿有点瘸了……”

她一边反复念叨着这句话，一边环视着宽阔的校园。

假如绫子当时也在某处看见了我跳绳的话……

腿脚不便，不能跳绳的绫子又会作何感想呢？

尽管给绫子写了那么一封信，可自己却煞是快乐地跳啊跳啊，甚至比别人跳得更高。

目睹如此快活的自己，绫子又会怎么想呢？

尽管算不上太痛，却一瘸一拐地走着。或许绫子会觉得别扭，认为我是在故意嘲弄她吧。

“正经没事了。”

直美把手从山本的肩膀上抽了回来，一边皱着眉头强忍住疼痛，一边挺直腰杆向前走去。

就在当天的午饭时间里，值日的直美去杂务室打茶水。没想到在那儿与绫子不期而遇了。

她们用眼神交流着内心的讯息，然后直美若无其事地问道：

“绫子也值日吗？”

绫子看见直美的膝盖附近贴着十字形的橡皮膏，忙问道：

“怎么啦？”

“跳绳时磨破了皮。”

直美忘记了刚才的顾虑，一下子脱口而出。

绫子的脸上一副生了气似的表情。

但分明不是因自己腿脚不便，不能跳绳而故意闹别扭。

“我最讨厌危险的事情了。”她温柔地安慰着直美。

“不过已经不要紧了。”直美高兴得热泪盈眶，逞强地说道，“我来帮你拿水壶。”

她从绫子手上夺过水壶，一只手提着一个向前迈开了脚步，最后在一年级教室前面与绫子分了手。

即使同在一个学校里，两个人见面的时间也是屈指可数的一些短暂时刻，而且，就是见面时的交谈也仅限于只言片语，但直美却因此而兴高采烈、精神焕发。

那是一种犹如拥抱着花蕾似的发自肺腑的喜悦。

如果绫子是一个普通的健康少女，能够自由地欢呼雀跃，那么或许反倒不会产生这样一种宁静的喜悦了吧。

究竟该和绫子怎么玩才好呢？什么样的游戏才适合于绫子呢？直美反复地思考着。

五 电车的窗户

来到操场上，只见烈日当空，让人不禁怀念起荫凉的可贵了。四五个学生聚集在一起全神贯注地计算着从礼堂的角落走到教员室前面，究竟有多少步路。这时，其中一个人带着嘲讽的语气说道：

“直美，你刚才去了哪儿？这阵子你可是怪怪的……”

听了这话，在场的所有人都把目光对准了直美。

“哪里有什么怪怪的呀。”

“……虽然说不出缘由，但总觉得你怪怪的呗。”

直美意识到自己的脸颊变得一片通红，不禁暗自忖度到：或许自己的神态的确与以前迥然不同吧。

“我自己倒是觉得没什么，怎么啦？”直美略微歪着头，一副陷入了沉思的模样。

“不玩玩吗？”

“是啊，那就玩占阵游戏吧。”

分为两组互相抢夺阵地的游戏。

“好的。”

用猜拳的形式分成了两组，忽而占领了对方的阵地，忽而又被对方占领了阵地，忙得无暇思考别的事情。大家都奔跑得汗流浃背。

只有直美一个人一直悄悄地琢磨着：绫子会不会正从某个地方注视着自己呢？她情不自禁地不时把目光投向远方，仿佛要从某一处的风物中搜寻出绫子的身影一般。

终于在游戏没有决出胜负之前便响起了上课的钟声。

“哇，好热啊。”

“我身上有没有什么地方给挂破了？刚才好像听到了‘噗’的一声。”

大家气喘吁吁回到了教室。

这节课是唱歌课，学生们拿着课本向音乐室走去。途中路过的教室全都鸦雀无声，一些性急的老师甚至已经开始了讲课。

音乐室位于校舍的最末端。因为是后来才扩建的，所以，是一间光线充足的漂亮教室。

教室里有一个陈列着捐赠物品的展示角，摆放着不知是哪届毕业生捐赠给母校的一架大而古老的手风琴和一架新买的闪闪发光的钢琴，以及由校友会捐赠的各种乐谱和音乐史方面的书籍。

可以说这个教室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毕业生们的赠品——没准这个房间本身就是利用毕业生们的捐款而修建的吧。

这个音乐室对于女子学校来说，不免有一种过于奢侈的感觉。

到这个教室里上课，一周只有两次。在学生们眼里，这是多么快乐的时光啊……只要看看她们的表情就会明白这一点儿。与走向物理室时的悻悻表情截然不同，柔和的微笑一直挂在她们的双颊上。

不一会儿，老师走了进来。

就如同是声音跳起了节奏分明的舞蹈一样，学生们开始了音阶练习。

大家都站起来，反复练习着“啊——啊——啊——啊”，然后才转入歌谱。

“在这之前大家都看歌谱了吗？”

“看——了——。”

“哦，是吗？那么，就照歌谱再唱一次吧。”

老师伸出一双漂亮的手，弹起了钢琴。

大家都巴不得早点唱歌，但老师却总是让她们反复地识谱，所以，为了掌握一首歌，有时会花上好几周的时间。

终于大家演唱的谱子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可下课的时间却又迫在眉睫了……

“本来今天打算演唱歌曲的，但由于时间关系未能如愿。不过，只要把谱子牢记在心，自己一个人也能唱的……所以，歌曲的演唱就延后到下一次，现在请大家每个人都再练习一下乐谱。”

老师说着，从讲台上注视着学生们。

“不久，跟往常一样；将举办歌咏大会。我想就让你们班唱这首歌，所以，大家都要好好记住。”

学生们彼此对望着，点了点头。

“那么，请森同学唱一下。”

被老师一点到名字，直美马上起身走到了钢琴旁边。

“在逐渐变强的地方和逐渐变弱的地方，要注意声音的变化。”

直美那圆润饱满的嗓音顿时充溢着整个教室，甚至连窗外树荫下的小鸟也停止了鸣叫。

老师对直美的演唱大加赞许，以致于演奏得心旷神怡。

“很好，演唱得相当出色……再请一个人来演唱一下。”

老师一边看表，一边又点了另一个同学的名字。

唱完歌之后，直美胸中积淤的种种情感也豁然释放了，顿时觉得一身轻松，又恢复了平常的状态。无意中她把目光移向窗外，看见一年级学生们

正排列在附近的肋木旁边，做着器械体操。

“哇，刚才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到。”

如果早知道是这样，自己唱歌时不免会更加拘谨和紧张吧，不，或许还会唱得更好。

绫子像往常一样在一旁观看着别人做体操。这时，她那静静的眼神正观注着音乐室的窗户……

直美很高兴绫子听见了自己的歌声。下次见面时，或许她会提起唱歌的事吧。

但可悲的是，一直站在旁边，凄凉地看着别人在肋木上做体操的绫子，或许并没有听到直美那明朗快活的歌声吧。

尽管迎来了难得的星期天，直美却并不想去任何地方玩。

仅仅是呆在家里，自己心里的不安也会一下子消失而去。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以前在天气明朗的星期天，自己是怎么也静不下心来的。

如今就像判若两人似的，只要一个人读读书，收拾收拾房间，做做工艺品，自己就会心满意足了。

“真是奇怪呐。我这到底是怎么啦？”直美自言自语道。

即使哪儿也不去，也不和任何人聊天玩耍，自己也已经毫不在乎了，总是保持着平和宁静的心境。

仿佛有一种全新的东西栖息在心中，以致于每个日子都罩上了惬意的光环。

今天她又开始安安静静地缝制偶人的衣裳了。这时，清子像往常一样从庭院里绕了过来。

“直美，你在干什么？”

“清子你呢？”

直美抬起头静静地望着清子。

“我吗？星期天的早晨不是肯定在教堂吗？”

“哦，是啊。”

“你真讨厌，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不过，好像有点儿不对劲儿呐。”

“没有啊。”直美扬起视线，望着清子莞尔一笑。

“哇，多漂亮的布料啊。让我看看。”清子一下子也被偶人的漂亮衣裳吸引住了，问道，“这是梅丽外出时的礼服吗？”

直美的偶人全都取有名字。清子因为常常和直美一起玩偶人，所以，也就当然知道每一个偶人的名字。

“是的，梅丽以前的服装过于古板老成，这次给她缝件新的穿。”

“这么好的天气，却一个人闷在家里缝偶人的衣服，这本身不是就显得过于古板老成了吗？”

“可是，和偶人一起玩，就可以节省零花钱呐。”

“说得也是。那么，我来给她做顶帽子怎么样？”

“你会吗？”

“如果凑合着也行的话……”

“行啊。只要与梅丽般配就行。”

终于清子也坐下来拿起了针线。

箱子里塞满了英子姐姐裁剪西服后留下的布片……

“衣领处要不要加上一层玻璃纱呢？”

“加一点儿就够了。如果褶子加得太多的话，就会成为地藏菩萨的围嘴儿。”

好一阵子两个人都一言不发，全神贯注地做着针线活儿。

不久，梅丽的新装便大功告成了。给梅丽换上节日的盛装俨然成了她们的一大乐事。

直美暗自思忖到：如果能和绫子在一起玩偶人的话，岂不是最最开心的事吗？——这个念头竟使她欣喜如狂，不由得打破了沉默：

“喂，清子，下次我们就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善偶人的生活吧。”

“‘改善偶人的生活’，你说得多艰深啊。现在这样子不行吗？”

“倒也不是，只是想让偶人过上更像人的生活而已。”

“每天都给她们换衣服吗？”

“是的，没准还会让它们像英子姐姐那样嫁到别人家去……”

“哇！”

“让它们嫁到我喜欢的朋友家去……”

听到这儿，清子不禁天真地转动着眼珠望着直美。因为她相信自己和直美是好朋友，所以，就像是这些偶人会嫁到自己家似的，她关切地问道：

“你那么做的话，往后偶人不会像英子姐姐那样在对方家里感到无聊和寂寞吗？”

“没关系。”直美含笑着说道。

突然间，清子想起了不久前在英子姐姐家里，直美向姐姐吐露的那件事，就是关于那个腿脚不便的少女的事情……于是，她小声地嘟哝道：

“是那个人吗？”

“她好像挺寂寞的，所以，我琢磨着把偶人新娘送给她……”

清子默默地点了点头。直美为了讨清子的欢心，说道：

“不过，我还要把一个偶人嫁到清子家去呐。”

“哎，不用的。我们两家住得很近，随时都能聚在一起玩的。”

“是吗？那就先送给绫子吧。”

“我也来帮你的忙吧。”

然后两个人决定，在下周的星期天以前事先调查停当，看梅丽出嫁时到底需要准备些什么。她们一边思考，一边记录了下来：

夏装有：

礼服 2 件

便服 3 件

帽子 2 个

冬装有：

圣诞礼服 1 件

毛衣 2 件

裙子 2 条

罩衫 1 件

外出的礼服 1 件

外套 1 件

披肩 2 件

帽子 3 个

此外，还需缝制被子和毛毯

内衣 3 件

“喂，准备这么多该够了吧？”

“准备起来一定很够呛的。”

“不过，新做的东西并不太多，其中有不少是本来就有的。”

两个人甚至把作业的事也忘在了九霄云外，翻开偶人箱，又是裁剪衣服，又是寻找收敛嫁妆的小木箱。

“哎，真是忙啊，忙得我饭都不想吃了。”

“过一会儿我会再来帮你的，所以，你别急着缝……”

说完，清子依依不舍地回去了。凋零未尽的水晶花在夕暮的树荫下，显得灰白灰白的。而树上的樱花也早已是含苞待放了。

学校里的歌咏大会已经迫在眉睫了，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练习之中。

每当遇到下雨的日子，因为无法使用露天操场，使得体操课也变成了唱歌课。

“又是唱歌呀。”

对于那些没有指望担任独唱，唱歌有些蹩脚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枯燥无味的机械练习。

直美她们班表演的是合唱，但其中的一节由直美和另两名学生领唱。

每个班的唱歌次数都是大致固定的，而除了合唱之外，担任独唱的学生们还经常在放学后被留下来继续练习。直美也是其中的一员，所以，与绫子更是难得相遇。

尽管想写封信交给绫子，但也总是找不到恰当的时机。

那天，直美她们班刚一练习完唱歌，一年级的学生便向音乐室走来了。

直美磨蹭着拖到最后才走出教室，只见等在走廊上的一年级学生们马上潮水般地涌了进来。直美从人群中看到了绫子的身影，情不自禁地走到她身边问道：

“你今天几点回家？”

就像是吃了一惊似的，绫子腼腆地回答道：

“3 点。”

“那我们一起走吧。你就呆在教室里等我。”

说完这一句以后，不等对方回答，直美便撒腿跑开了。尽管心儿怦怦直跳，但却有一种如释重负后的轻松感……

直美平常总是一个人回家，所以，她用不着向任何人打招呼，便故意延迟了回家的时间。如果被班上的伙伴看见自己与一年级的绫子结伴回家，不禁会感到很难为情。

如果和绫子的关系更亲近一些的话，那么，即使被别人看见也无所谓。勿宁说倒宁愿让她们看见。只是眼下时机还没有成熟。

直美磨蹭着留在最后走出了教室。她看见绫子正在一年级空无一人的教室前面等着自己。尽管她有些惴惴不安，但脸上却浮现出严肃认真的表情……

“你总是一个人回家吗？”

“嗯”

“坐电车，还是公共汽车？”

“坐电车。”

“好吧，那今天我也坐电车。让我帮你拿那个包袱吧。”

“不用，我已经习惯了。”

绫子把手杖夹在腋下，手上拿着书包和一个小小的包袱。

直美还没有坐过电车，所以觉得又稀奇又好玩。

“电车坐起来蛮悠闲舒适的，感觉不错。”

“嗯。而且，服务也热情周到。”

“你在哪里下车？”

“在市谷尼附。”

“那我也在见附换车吧。”

“路很绕吧。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的。因为我想和你说话呗……喂，你喜欢偶人吗？”

“什么？”

对于直美突如其来的问话，绫子犹豫了片刻以后回答道：

“喜欢呀。从小时候起，偶人就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其实我母亲也做偶人呐。”

“哇，是法国偶人吗？”

“不，她是模仿着戏剧里的模型做呐。最近她做的是万事通阿七……”

直美寻思着：既然她母亲也对偶人很有兴趣，甚至还做了不少真资格的偶人，那么，或许她会看不上自己的梅丽吧。

特意把梅丽嫁出去，可要是它处在对方家各种各样的漂亮偶人中，显得一副邈邈寒接的样子，那么，梅丽不是太可怜了吗？——想到这儿，她一下子变得忧心忡忡了，说道：

“尽管是我一个人擅自作出的决定……但如果绫子不喜欢的话，未免有些自讨没趣。”

“你在说什么呀？我什么都喜欢呐。因为像这么快乐的事情是并不常有的。”

“是吗？我也很喜欢偶人，对它们可称得上是百般珍爱。我想把我的一个偶人送给你呐。你能不能把它当作新娘加以接受呢？眼下我正帮她做着出嫁的准备，缝制各种新衣呐。”

“哇”

绫子那平静的脸上也掩藏不住内心的喜悦，俨然已经收下了直美的礼物一般，双眼一下子湿润了。

“虽说那偶人不是新做的，但却称得上是个温柔体贴的孩子。”

绫子默默地点了点头。这时，电车已经抵达了市谷见附站。

“从这儿走已经不远了吧？”

“嗯”

“那么，等准备停当以后，就让她出嫁吧。如果方便的话，你不妨到我家里去玩。”

“我会去接你的。”

“嗯，我先问问我母亲。”

“那么，再见了。”

“在你换到车之前我就在这儿陪你吧。”

说着，绫子也留在了站台上和直美一起等车。

绫子很有节制地表达着她对直美的好意，这使直美大受感动。

直美暗自想：如果绫子不再那么拘谨，自己是可以与她相处得更加亲密的。

默默地伫立在白昼的大街上，即使得仅仅让彼此的身影重合在一起，心灵也会变得出奇地平静和安详。

不一会儿，直美换乘的电车终于来了。

第二天早晨，直美按照平常的时间来到了学校。春风吹拂着绿树，天空一片晴朗，只见大家都去了户外，教室里只剩下了三四个人。直美放下书包，刚想把教科书塞进课桌里时，她的手摸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纸。直美吃了一惊，悄悄地藏在胸口附近展开来一看，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几行大字：

上天有眼。

不得绕道而行。

强迫人亲近，值得深思。

——透过车窗的观感

一口气读完之后，直美顿时义愤填膺。到底是谁在恶作剧呢？

直美警惕地环顾着教室，仿佛周围汇集了成群结队的敌人一般。

“和绫子交朋友，有什么不好呢？——随她们偷看和偷听好了。”

陡然间她的心中燃烧起反抗的火焰。她紧蹙着眉头，独自一人来到了操场上。

她要找到干这种讨厌勾当的犯人。

直美没有和任何人说话。

她径直走到正在跳绳的那帮同学面前，心里窝着一肚子火，问道：

“谁在我的桌子里做了手脚，这么恶作剧？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我知道这一点。”

那几个人一齐瞅着直美，脸上是一副僵硬的表情。

“哎呀，什么事呀？我可不知道呐。”

“我也是。”

“恐怕是你误会了吧？”

说着，她们一溜烟似地跑掉了。

此刻，占据直美心灵的，与其说是愤懑，不如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她紧闭着双嘴，久久地伫立在那儿一动不动。

六 歌咏大会

“直美，你在生什么气啊？是因为我吗？”清子百无聊赖地坐在椅子上，重新翻阅着已经读完的书，悄悄地问道。

“为什么那么说？”

刚才一直沉默不语，只是凝望着庭院一角的直美，这才如梦初醒似地变得和颜悦色了。

“因为直美一句话也不说，一直沉默着。”

“我不是向来都不大爱讲话吗？”

“不过，你的表情和平常比起来，有些可怕呐。”

“哎，清子真是讨厌。”

直美笑了，暗自思忖到：人的心理活动毕竟会多少暴露在脸上的。

在学校里，自从发生了那一次的“匿名信事件”以后，直美就疏远了班上的同学。

一想到班上存在着写那种恶意纸条的人，直美不禁觉得似乎整个班上的人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一周左右。

或许是那种烦躁的心绪在清子面前也暴露了出来吧。

一旦被清子察觉到了什么，直美反而会卸下包袱，恨不得让清子成为自己的同盟，好把积淤心中的一切都吐露出来，让对方一起来分担自己的烦恼。

“喂，清子，你们班有多少人？”

“定员是 50 人，但因为有些退学和转学的人，所以实际人数是 46 人。”

“你和她们都处得融洽吗？”

“嗯，”清子有些诧异地望着直美，说道，“当然其中也有我讨厌的家伙，尽管彼此之间也不曾发生过什么事，但不知怎么的，一看到她们的脸就让我讨厌。”

“是啊是啊，’我想那也是理所当然的。所谓和每个人都友好相处，和每个人都成为好朋友的那种人，我想不过是天方夜谭罢了。即使不是天方夜谭，至少那种人我也是不喜欢的。对于讨厌的人，我的脸上总是旗帜鲜明地露出厌恶的表情。”

直美趁势发表了一大通言论。她那一反常态的偏激态度使清子大吃了一惊。

“发生了什么事吗？这可不大像平时的直美呐。”

“嗯，是的。”直美有些害羞地说道，“或许是可以说发生了点事情吧。在我们班，居然有人作出卑劣无耻的行径呐。正因为不知道是谁干的，所以我才更是觉得遗憾。要是知道是谁干的了，那我反倒一点儿也不会在乎了……”

“到底是怎么啦？”

“我好像对你说起过那个腿脚不便的可怜的绫子吧……我曾经在放学回家时送过她一次。可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人在课桌里塞进了一封措辞讨厌的信，说什么不得绕道而行，不要强迫他人亲近等等。”

“是匿名信吗？”

“当然是啰。”直美抬起头来说道，“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龌龊，所以我毫不在乎，但一想到居然有人写那种匿名信来故意激怒我，并以此为乐，我就禁不住愤慨无比。她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那种事是很讨厌呐。——不过，你对我撒气又有什么用呢？”清子笑着说道，“绫子她长得很漂亮吧？”

“是的，虽说算不上漂亮得耀眼夺目，但显得聪明伶俐，洋溢着少女的韵味……”

一旦赞美起绫子来，直美的脸颊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热变烫，仿佛绫子就在眼前一样……

“没准你们班上还有人想和绫子成为朋友吧？”

“也许吧……”

冷不防被清子这么一说，直美的心顿时扑通了一下。

“如果是那样的话，不是挺好吗？因为我又没有一个人独占绫子。”

“不过，这一点是很微妙的。被人抢先成了朋友，心里一定憋得慌吧，所以，才会把气撒在直美身上的。”清子一副万事精通的得意神情，说道，“肯定是那样的。因为除此之外，找不到发泄怨恨的办法，所以才不惜做出那种缺德事来看直美的笑话。”

“是吗？真是可怜虫。如果她能光明正大地向我发起进攻，不是很好吗？肯定是个懦弱的胆小鬼。”

“是的，没错。所以呀，直美就不要把整个班的同学都视作敌人，其实，你应该同情那个人才对……因为直美是赢家呗。能够摆出高姿态，其实是一种幸福呐。”

“可幸福总是与竞争、搏斗相伴在一起。”

“是的。在人酣然入睡之时，幸福是绝不会从天而降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倒也罢了。”或许是下定了决心与一切困难斗争到底吧，直美又恢复了住日的快活，与清子一道开始复习功课了。

在全校的人都翘首以待的歌咏大会的那一天……

每个教室的窗帘都洗得纤尘不染，校园的杂草也清除得一干二净……整个学校是那么清爽整洁，井然有序，仿佛是在尽情地享受着夏日的时光……

这一天除了举行歌咏大会，还有家长会，所以，学生们更是兴高采烈，容光焕发。

惟有那些平时成绩欠佳的学生，或是在家里任性撒泼的学生，对这一天的到来不免忐忑不安。

因为老师和母亲们或许会凑在一起议论自己的不是。对于经常挨骂的人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森，你家里来人了吗？”

“来了。”

“谁来的？”

每当这种时候，最让直美痛心疾首的是自己没有母亲。看见同学们和自己的母亲兴高采烈地坐在老师旁边交谈，直美甚至会觉得她们是故意在自己面前炫耀似的。

“我们家吗？我们家是姐姐来的。”

今年又是英子姐姐专门回来代替母亲出席家长会，这让直美感到无比欣慰。

英子姐姐已经出嫁了，所以直美以为，今年姐姐不会来出席自己的家长会，从而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但是，直美在歌咏大会上的独唱，还有绫子的独唱，她无论如何都想让姐姐听到，所以，她给姐姐发了封邀请信。没想到姐姐立刻寄来了要出席家长会的回信。

真是个好姐姐，而且永远都是直美的姐姐，还是直美的母亲

在学校的接待处坐着礼仪老师和四五个高年级的学生。她们有的扎着鲜花彩带给家长当向导，有的把家长们带到学校的礼堂里。瞧她们煞有介事的模样，似乎兴趣盎然。

直美她们老老实实在各自的教室里静静地等待着轮到自己上场表

演。

不过，要是某个人母亲到教室里来找她，那么，那个同学就会眉飞色舞地走出教室，陪着母亲在校园里四处溜达。

一年级 A 班的演唱刚好结束了。接下来该轮到绫子她们班了。而且还有绫子的独唱。

直美巴不得英子姐姐早点到来，焦灼地在教室里进进出出。

这时，一个从盥洗间回来的同学告诉她：

“森，刚才你姐姐来了呐。好引人注目啊，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哇，是真的吗？”

直美兴奋得一个箭步跑了出去。

英子姐姐还在接待处那儿。她被高年级的同学簇拥着，正要进礼堂去。

姐姐穿着一件凉爽的碎花罗衣，还系了一条丝织的筒带。烫过的头发高高地向上拢起，还抹上了生发香水，就像从前人们用水把头发打湿后梳得光亮光亮似的，显得清爽而亮丽。

是一个多么清纯而又俊俏的年轻太太的典型形象啊。

“姐姐——”

直美在回廊的荫凉处追上了姐姐。

“哇，还没轮到阿直唱歌吧？”

“再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太好了，我终于赶上了。”

“嗯。不过，下一个就是绫子出场了，就是不久前我给你讲过的那个绫子。你就好好瞧瞧她吧。”

“好的，那我就好好看和好好听吧。”

“然后，你再到教室里来。”

“去教室里干吗？”

“我要让大家看看我的姐姐有多漂亮。”

“哎，阿直，我可不愿意那么做。”

“可她们全都炫耀自己的母亲呐。”

英子姐姐先是愣了一下，马上又温柔地点了点头，说道：

“好的，完了我就去。”

说完，她就像是遭到了等在一旁的高年级学生们的绑架了一样被簇拥着走进了礼堂。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之中，绫子出现在舞台上。看见她拄着拐杖的身影，场内先是一阵死一般的寂静，而后则响起了比刚才更热烈的掌声。

直美的心儿咚咚直跳，紧张得不敢再呆在那儿。她想回到教室去，于是放低了脚步声。这时，一个漂亮的女人被高年级同学急匆匆地带进了礼堂里。

她那安详的眼神和纤细的腰身让人不由得联想到绫子。于是直美停下了脚步。

或许她就是绫子的母亲吧。

“妈妈！”

直美真想大叫一声，但她却忍住了，只是目不转睛地目送着她的背影。仅仅如此，也让直美的眼睛一阵发热，盈满了泪水。

“森，今天俨然是一场母亲展示会呐。”一个同学一边对直美说道，一边

好奇地观注着母亲们一个个款款走进礼堂。

不久，轮到高年级的学生们唱歌了。于是，接待处变得空空荡荡的了。直美这才坐在那儿，用视线追随着那些年轻或年迈的母亲们。

尽管名叫家长会，但却很少有父亲或哥哥前来出席，几乎是清一色的母亲。因为是女子学校，所以就更是如此了吧。或许应该更名为“母亲会”才准确吧。

偶尔也有一、两个父亲或哥哥出席，可他们的脸上分明流露着害臊的神情。

“哇，那一位母亲多漂亮啊。”有人在轻声嘀咕道。直美寻着声音望去，只见刚才那个高雅的妇女正和绫子并肩而行。

“哦，果然如此。”

直美为自己预感的准确性而兴奋不已。她把这看作是自己深谙绫子的证据……

“快把目光转向这里吧！”直美在心里呼唤道。当她定睛望去时。绫子正回过头来看着她。

绫子的双颊涨得通红，脸上挂着微笑，向着直美这边走了过来。

“原来你在这儿呀！喂，我母亲说想见见你……”

“真的？这下我可紧张了。”

临到节骨眼儿上，直美反倒缩手缩脚地有些畏葸了。然而绫子却不顾这些，用手招呼母亲过来。

母亲微笑着，慈祥地睁大了浓眉下的凤眼，向直美行了个礼。

直美手足无措地也还了个礼。

“绫子经常承蒙你照顾，真是太感谢了。”说着，母亲又亲切地行了个礼。

直美满脸通红，一直低着头。

“妈妈，老是那样一个劲儿地鞠躬行礼，多无聊啊。”绫子一下子笑了起来，“瞧，人家直美也很为难呐。”

“下一次，请上我们家来玩吧。绫子因为脚的关系，没有什么朋友，成天都关在家里。”绫子的母亲平静地说道。然后她又看着绫子的脸说道，“不过，多亏了你，这阵子她精神好多了，还常常谈起你呐。”

听到这儿，直美感到一阵由衷的喜悦。可绫子却像一个被人揭穿了秘密的孩子一般，恨不得用手捂住母亲的嘴巴……

班上的同学有些吃惊，又有些羡慕地看着她们，被眼前的这一幕深深打动了心弦。

正在这时，一个同学吧嗒吧嗒地跑了过来，说道：

“刚才歌咏大会已经结束了，客人们马上就要往这边过来了，所以老师吩咐大家千万不要出现失误。”

不一会儿，母亲们扇着扇子，往回廊方向走来了。

那些早就认识的熟人们停下脚步相互寒暄着，而那些初次见面的人，只要小孩是同一个班级的学生，也会亲热地聚在一起，谈论着孩子们的事情。

她们交谈得那么热烈那么愉快，仿佛真正高兴的倒是这些母亲们……

学生们多少有些惴惴不安，害怕自己的缺点被母亲张扬出去，所以在一旁严密监视着母亲的言行。

“直美，你姐姐是其中最出色的佼佼者，称得上是压倒群芳……”

“哎，才没那回事呐。”

“高年级同学一片哗然，全都跟在她背后到处转呐。”

听了这话，直美也吃了一惊，忙问道：

“姐姐现在在哪儿？”

“好像在找你……”

站在一旁听着她们说话的绫子，两眼闪着光问道：

“哇，你姐姐来了？”

“嗯。过一会我再把她介绍给你。”

“那太好了。”

绫子的母亲和直美她们就像是被涌动的人潮推搡着一样向前走去。这时，直美看见姐姐出现在对面的走廊上。

“喂，对不起，请让一下。”直美拨开面前的人墙，走到了英子姐姐的身旁。

“哎，我到处找你呐。你的歌唱得不错。”

直美一副无暇谈论唱歌的样子，抢过话头说道：

“喂，姐姐，绫子的母亲也来了。刚才她还向我寒暄了一番，让我着实为难了一阵子。所以，我想拜托姐姐还她一个更恭敬的鞠躬礼……”

“真是个讨厌鬼，连鞠躬礼都不会吗？”

“不是，只是鞠躬鞠得过了头。”

“如果是那样，又有什么不好呢？”

“她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呐。”

直美把姐姐拽到了理科室的前面，只见绫子她们正在那儿等着。

于是，就像初次见面的人那样彼此相互寒暄了一番。英子姐姐的言谈举止是那么完美无缺，让直美打心眼里感佩万分。

绫子的母亲和英子姐姐似乎一见如故，很快就喜欢上了对方。

直美和绫子心满意足地相视而笑，默默地站在一旁看着她们。

这样一来，绫子和直美之间的友情便已经得到了母亲和姐姐的认同，所以，即使整个班上的人都一起使坏，也已经无足轻重了。

这四个人各具美丽之处，使班上的同学，还有其他的母亲们从她们身边通过时，都忍不住把目光久久地驻留在她们身上。

直美的心中更是充满了自豪感。她希望让每一个人都看见英子姐姐那胜过所有母亲的万方仪态。

绫子也微笑着，仿佛是祈盼着时间就此永远停滞不动似的，悄悄凑在直美耳边说道：

“这么美好的日子，要是永无尽头该多好。”

在阴雨连绵的梅雨季节过去之后，一直持续着炎热的天气。不久就迎来了盂兰盆节。

阴历7月15日中元节佛教举行的盂兰盆会。

今年将由父亲、直美和阿松三个人来迎接过世母亲的亡灵回归故里。

“英子肯定会来吧。”父亲一边说着，一边挂起了盂兰盆节的灯笼。

“喂，爸爸，阿松他们这些佣人不是一年也有两次假日回老家去看看吗？要是新娘一年中也有两次假日就好了。”

“你是指回娘家吗？”

“是的，而且要在娘家住上几天。”

“那怎么行呢？新娘与女仆不同，她已经是对方家里的人了，所以，除

了她嫁给的那个家以外，已经再也没有别的家了，怎么可能撒手不管自己的家，出来住上几宿呢？而且，她还必须迎接对方家里的佛呐。”

“哎，怎么会是那样呢？要知道是回自己出生长大的家呀，是迎接生下了自己的母亲回来呀。”

“是吗？那么，也得让姐夫答应才行。”

“是的，我会挥动大笔，写一封绝妙的信。”

那天夜里，直美给英子姐姐写道：

“姐姐，前些日子谢谢你了。绫子也高兴得不得了，念叨了 10 次左右，要我一定向你转达她的问候。

转眼之间，今年又到了迎接母亲归来的盂兰盆节

了。母亲回到家中，如果看不到姐姐的身影，一定会大失所望的。所以，我恳求你回家来住上一宿，与直美一道迎候母亲的亡灵。

这封信可以请姐夫过目。或许不用我多说，姐姐也肯定会拿给姐夫看吧。

昨天已经做好了盂兰盆节的准备。我从清子那儿得到了很多今年的第一拨新鲜蔬菜。阿松已经高高兴兴地缝好了姐姐为她选购的衣服。假如姐姐能来的话，我打算让阿松放假回家去看看。我会代替阿松来拼命地操持家务，好好地款待姐姐。

另外，再过 5 天学校就是假期了。假期里，我要和清子一起接着读姐姐的《花的日记》。也不知道，开放在‘姐姐的椅子’附近的那些紫罗兰花如今怎么样了。

关于暑假的计划，我也想好好地向你咨询一下。请务必回来，而且一定得住上一宿，父亲也等着你。

还有我和阿松。

更重要的是，母亲的亡灵在等着你。

请向姐夫转达我的问候。而且，请姐姐也多作努力，说服姐夫满足直美的要求，恩准姐姐回来。”

写完之后，直美把信交给父亲，问道：

“怎么样，爸爸？”

正打开报纸阅读的父亲戴上眼镜，把直美写的信浏览了一遍，说道：

“照你的这种写法，如果还不让姐姐回来的话，姐夫肯定会遭人痛恨吧。你居然把母亲也抬出来当挡箭牌，就像是一封恐吓信。”

直美认定姐姐肯定会回来，在家里忙活个不停。

姐姐人比回信还来得快。

那天，直美刚从学校回来，就听出阿松的声音非同寻常：

“你回来啦！很热吧？”

只见换成单衣的姐姐拿着蒲扇，走了出来。

“哇，你已经来了！真是太好了。”

直美立刻脱下帽子和上衣，只穿着内衣内裤便跑进了浴室，一下子冲去了身上的汗水。

因为姐姐刚刚洗完澡出来，一副凉爽悠闲的样子，在直美眼里是那么美丽动人，以致于她不得不为汗流浃背，脸上被晒得通红的自己感到无地自

容，所以才迫不及待地冲进了浴室。

或许漂亮的佳人是不会出汗的吧。

抑或是女人一旦出嫁，全都会变成一张透着凉意的白皙面孔呢？

直美穿着一条短短的连衣裙，有些腼腆地来到了客厅里。一想到自己写了那么一封信，又不免感到些许的尴尬和害羞……

“很热吧。你就吃点什么吧。”

姐姐就像是从未离开过这个家的主人一样，落落大方，镇静自若。

桌子上放着冰镇了的水蜜桃和茶大楼的甜纳豆。直美马上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

姐姐就跟从前呆在家里时一样，从不忘记买回茶大楼的甜纳豆。直美就是喜欢这样的姐姐。

把红小豆等用糖汁煮后撒上糖粉制成。

“我给你带了衣物来哟。”

姐姐静静地站起来，打开了房间角落里的一个小包袱。

“只要姐姐能来，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衣物什么的，我不要。”

“又说那种话了。要是真地不带来，你不是又会赖着脸皮要吗？”

姐姐送给直美的衣物是：一件法国刺绣的白色衣服和一顶与衣服配套的白色宽檐帽，还有一本植物辞典。

送给父亲的礼物是：用紫竹做的手杖。

健忘的父亲一天在散步归来的途中，把手杖忘在了电车上，连续一个星期都没有想起这件事，直到第二次外出散步时才恍然大悟。从那以后父亲就一直没有手杖了。

给母亲的灵位带来的是甜纳豆和水果。给阿松带来的则是一把阳伞。

姐姐总是能恰到好处地为每一个人挑选各自喜欢的东西，这一点让直美感到由衷的钦佩。

“姐夫说了什么没有？”

“他说，要是得罪了直美，那就太可怕了。”

“哼，真可恶。我是不是真地让你们瞧瞧，得罪了我会有多可怕呢？”

“他明天傍晚会来的。”

“是吗？那肯定是来接姐姐的。”

“不对，是来问候直美呐。”

“好吧，就让他来问候我吧。”

“瞧你有多神气啊！他说想来看看你这位大文豪的尊容。”

“喂，不久前你见过的那个绫子，该是个好人吧。”

“的确适合做你的好朋友。”

“比好朋友还好。”

“哇，是吗？恕我失言了。”

“她母亲也是个好人吧。”

“嗯，我很喜欢她母亲呐。”

“她还说，下一次要送给我一个人偶呐。”

“真的，她还作了那种许诺吗？”

“不过……”

“那么，直美送给了绫子什么呢？”

“还没呐。我想等暑假时再给她送去。”

“说到暑假嘛，据说今年我家要去北条过呐，让婆婆和公公俩留在东京的家里过悠哉游哉的生活。”

“哇，好时髦啊。”

“时髦的是婆婆和公公他们。说是把孩子们打发到别的地方去，老俩口自己过悠闲舒心的日子，比呆在不方便的避暑地要惬意得多。所以，等桃子一放假，我们就马上出发。不过，你姐夫有工作缠身，所以，最多也只能在那儿呆上 10 天左右。剩下的便只有桃子，阿武和一个女佣了。不过，说不定还有别的亲戚也一起去。因此，你姐夫说，如果方便的话，让直美也一起去吧。或许明天他就会提到这件事的。”

“可是，如要姐姐不在的话，那多没劲啊。”

“我会在那儿呆 10 天左右的。那以后，如果直美也去了的话，我星期六和星期天也可以上那儿去。”

“不过，我和桃子，总觉得……”

“还有好事呐。如果清子也愿意去的话，就约上清子一起去，怎么样？”

“哇，真的可以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去。”直美精神大振，随即又说道，“不过，绫子呢？绫子该怎么办呢？她腿脚不方便，大海之类的地方，她根本就……”

直美久久地沉浸在思考之中。她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出绫子的身影……

七 夏日的大海

“绫子，你喜欢大海吗？”

在姐姐的邀请下，直美已大体决定了暑假的去向。她暗自琢磨着，如果可能的话，也邀清绫子一道去北条海滨。于是，在放学回家的途中她问绫子道。

“嗯，我喜欢大海呐。不过，我只能眺望大海……却不能进行海水浴。”

果然如此。穿上游泳衣，把身体裸露在外，对于腿脚不便的绫子来说，无疑比死亡还痛苦难捱吧。

直美觉得自己触及了一个残酷的话题，不禁感到胸口一阵阵刺痛。

“暑假你不打算去那儿玩吗？”

“我平常是哪儿也不去的。所以，以前的暑假大都是回母亲的老家去。”

“哇，多棒啊。你姥姥还在吗？”

“是的。都已经 80 高龄了，耳朵很背，对着她讲话，要不了一会儿嗓子就冒烟了。”

不过，我喜欢我的姥姥，她长得好富态，而且总是慈祥地微笑着……”

“真好，母亲和姥姥都健在……”直美有些羡慕地说道。但她立刻转念想到：自己不是有一个比任何人都宝贵的英子姐姐吧？怎么能去羡慕别人呢？

“可是，直美不是有一个那么好的姐姐吗？我好想要一个姐姐。”绫子的口吻里也充满了羡慕。

或许每个人都有羡慕他人的癖好吧。

尽管绫子只是用一副天真无邪的语气道出了自己的想法而已，但听完

她的话，直美不由得在心里默默地嘟哝道：

“你愿意让我做你的姐姐吗？”

直美的双颊罩上了一层红晕。她对绫子说道：

“下次我把英子姐姐在女子学校时代的日记借给你看看吧。”

“真的？！”绫子的眼睛闪射出兴奋的光芒。

“日记里写着关于姐姐的姐姐的事情呐。”

“你还有一个大姐吗？”

“才不是呐。是不同于出生在同一个家庭里的姐姐的另一种姐姐呗。”直美的心剧烈地跳动着，说道，“英子姐姐从很早开始就代替我过世的母亲来照料我，所以，她总是处在呵护我的立场上，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抛在了脑后。不过，对于少女时代的姐姐来说，那种准母亲式的早熟生活，有时也不得不与寂寞相伴。所以，有时候她自己也想要一个姐姐呐。不知什么时候，学校里真的出现了一个她所憧憬的姐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假姐姐吧，尽管事实上并不是假的。我说的这些话，你明白吗？”

绫子只是默默地聆听着。突然，她脸上的表情变得严肃了，说道：

“我明白，所谓的‘假’不过是就形式而言。如果在内心深处把对方视为自己的姐姐，那么……”

听到这儿，直美不禁对绫子刮目相看，原来她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少女。

无论对绫子说什么，她都会心领神会的。想到这儿，直美不由得容光焕发。

……不过，要是突如其来地向对方挑明，说我们俩来玩姐妹游戏吧，又不免显得有些滑稽可笑。即使不把这一点说出口来，但只要自己把绫子当作妹妹，那么，总有一天，绫子也是会叫我姐姐的吧。在那样一种自然而然的契机降临之前，我就把那句话悄悄地埋在心里吧。

直美在心底已经拿定了主意。

“你母亲的老家在哪儿？”

“在乡下呐。在小田原以远一个名叫松田的地方。”

“是靠山的地方吗？”

“嗯，好像是在山里头。离小田原大约有七八公里路程。我小时候就是被人用人力车载着，在原野的道路上晃晃荡荡地送到那儿去的。”

“有一个老家，老家还有一个姥姥，这多棒啊。我却没有这样的福分，不过，今年夏天我可能要要和英子姐姐一起过，到姐姐她们在北条的家里去。”

“一直呆在那儿吗？”

“大概吧……如果可能的话，我原本还打算邀请你一起去，不过，你松田老家的人也一定急不可待地等着你去吧。”

绫子有些困惑地笑着说道：

“我的脚不方便，所以，夹杂在过于耀眼的人群中，总觉得是一种痛苦。当然这绝对不是我故意耍性子。”

直美的眼睛里浮现出了安慰对方的神情：

“我理解你的心情……不过，要是你能在我面前更任性一点儿的话，我会很高兴的。”

要知道，绫子你总是过分客气和拘谨了。”

在她们交谈的过程中，电车已经抵达了该绫子下车的车站了。

她们这才发现，今天的电车显得出奇地空荡，似乎没有人在一旁听到

她们的谈话……

“那么，关于暑假的事，到时再商量吧。现在考试也结束了，所以，我每天都在给偶人缝新衣服呐。不久，我就把偶人给你送去。”

绫子高兴地微笑着，说道：

“我妈妈也一样，说想早点把礼物交给你。”

头顶着炎热的日照，两个人站在大街上的林荫树下，等候着直美换乘的电车。

“不过，这个夏天十有八九是你在山中，而我在海边了。”

回到家里，直美收到了英子姐姐寄来的明信片：

“直美，已经决定 23 日出发去北条了。而且，我将一直呆在那儿，所以，那一天我们就一起上路吧。请事先做好准备，收拾好行装，请清子也一同前往。我会在 10 点以前去接你们。

英子”

直美拿着明信片，飞奔到清子家喊道：

“清子在家吗？”

“什么事——”

清子只穿着一件无袖的贴身衬衫，从窗户里探出头来，说道：

“请稍等片刻。现在我正一个人试着缝西服呐。”

“情况紧急。说是 23 号要出发呐。”

“谁呀？”

“怎么，你忘了？当然是我们啦！我们不是被邀请去英子姐姐家吗？”

“哇，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

清子一边急匆匆地穿上连衣裙，一边来到了庭院里。

“已经定了吗？”

“嗯。刚才姐姐通知的我。你能去吧？”

“是的，妈妈也同意了。不过，她说，那样不是会给你姐姐家添麻烦吗？”

“如果很麻烦的话，就不会邀请你了。清子，你有游泳衣吗？”

“有倒是有的，可是缩了水，恐怕已经小得不能再穿了。所以，如果定了要去的话，妈妈会给我买件新的。”

“我的也是，早就又旧又破了，本来想请姐姐帮我挑选一件新的，谁知事情会这么突然呢？”

一已定了要去，两个人马上就担心起了游泳衣，太阳帽之类需要带去的東西。

“明天，后天，就是后天呗……所以，无论如何得在明天之内备齐这些东西。”

两个人头挨着头商量着怎么办。突然，就像是心生妙计一样，直美说道：

“有什么可急的？我们俩一起去买，不就得了吗？”

“哇，真的？去哪儿买呢？”

“在我们家，英子姐姐总是去三越。如果是那儿的话，我倒认识一个掌柜的人。”

“是吗？我家好像爱在松屋买东西。”

“那么，就两边都逛逛，看哪边有好的，就在哪边买吧。而且合在一起

买可以砍点价，这不好吗？”

“是啊。不过，自己去买东西我可是第一次呐。所以我好兴奋。”

“我也是……”

自己去商店购物，仿佛意味着突然长大成人了一般，令她们欣喜如狂，以致于对明天的到来急不可待。

然后她们又商量起学习用品和衣服来了。

“你们有作业吗？”

“一本英语习字，一个英语作文，三张图画，一个作文，然后就是自由日记了。”

“够多的。不过，我们还远远不只这些。要画五张图画，写一篇作文，练习三篇大字，而国语课和数学课则要复习整个一学期的内容。并且，还让我们把暑假中特别研究的成果发表出来……看来，我还得去收集贝壳之类的东西呐。”

“真够呛。不过，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共同事业哟。”清子意味深长地注视着直美，说道。

“我知道。”直美也会心地点点头。

回到家里，只见阿松一边沐浴着夕阳的余辉，一边往院子里洒水。直美也光着脚，精神抖擞地帮起忙来了。

第二天早晨，她们一大早就出门了，去等着百货店开门营业。

在海水浴用品的柜台旁，陈列着好几个身着流行泳装的人体模型。

但她们不太喜欢流行的款式，于是，自个儿在一大堆杂乱不堪的泳装中东翻西找起来，最后好不容易选出了各自中意的颜色和款式。

直美选中的是一片大红色、后背上缕空了的那种样式，而清子选中的却是橙色的水珠图案的那一种，帽子也选的是配套的黄色。

她们从日本桥往银座方向走去。走进一家文具店，买了不少稿笺纸和图画纸。

等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她们不禁涌起了一种错觉：仿佛图画和作文也会随着准备工作的就绪而水到渠成地一挥而就。

“画三张图画，估计会浪费掉多少张纸呢？”

“英语作文是直美姐姐的拿手好戏吧。我真高兴，到时候也可以请她过过目了……”

“到时候也想请她帮我拾拾贝壳呐。据说一大早去水边，就会找到漂亮的贝壳。姐姐也很喜欢樱蛤呐。”

“北条的大海，浪高涛急吗？”

“不见得吧。或许比镰仓还风平浪静一些。不过，据说没有镰仓那样喧闹，因为大都是当地居民和住在别墅里的人罢了。”

“你姐姐也会游泳吗？”

“哇，一提到游泳，我甚至连明天都等不及了。”

下午直美又叫来了清子，把带去的行李一齐塞进了提包里。

“便服有4件，该够了吧。”

“出席正式场合的礼服也需要吗？”

“大概需要吧！英子姐姐肯定会带我们去别的地方参观游览的。”

“礼服就带两件吧，内衣则全部带去。鞋子呢？”

鞋子嘛，脚上穿一双去，其余的都穿木履，这不就行了吗？对啦，浴

衣也要带去吧。”

“是啊，傍晚散步时穿呗。”

“还有扑克牌。”

“另外，千万别忘了最重要的《花的日记》。”

阿松把她们挑选出来的东西麻利地装进了提包里，说道：

“小姐们都出去了，这下我可寂寞了。”

“你又说那种话了。其实，我不在的话，阿松倒更能过一个好暑假呐。”

“小姐外出期间，我就把被褥全部拿来翻新翻新吧。”

“另外，不要忘了给花钵里的花草浇水哟。”

一切都蒙上了幸福的纱幔。

能够又一次在姐姐身旁生活，每天在一起分享高山和大海的讯息，这与过去生活在一起的那些日子相比，似乎更平添了迥然不同的浪漫色彩。

下午4点左右抵达了北条。

英子姐姐穿着一件碎白点花纹的上等麻布衣服，而桃子则穿着姐姐手工缝制的蓝色上衣。

一开始，直美觉得桃子的存在有点碍手碍脚的，但等到她们在火车中拉开了话匣子，她才发现，其实桃子是一个爽快的少女。

清子与桃子尽管班级不同，但毕竟就读于同一所学校，所以转眼之间便混熟了。

三个人都有些不安地思考着：从今以后，以英子姐姐为中心，她们将在同一个屋檐下度过一个怎样的夏天呢？而这一抹不安的心绪又是不能够贸然说出口来的……

“哇，清子的个头最高，阿直排第二。桃子，你也得多吃一点儿，多锻炼一点儿，赶在回去之前长高一头，让大家都认不出你来才好呐。”

“姐姐总是把我当小孩对待。”

桃子的脸上绷得紧紧的，内心却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不光是桃子，从今天起，你们全都是我的孩子。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我从你们母亲那儿把你们领养了过来。”

听英子姐姐那么一说，三个人都相视而笑了。

在晚饭以前，大家都巴不得去一趟海边。

但英子姐姐却忙着和女仆一起收拾行李，打扫房间。直美心急火燎地说道：

“喂，姐姐，我想去海边呐。过一会儿我们三个人再帮你打扫吧，所以，你就和我们一起去吧。”

姐姐把满是汗水的脸转向直美，说道：

“我现在必须和女佣一起为晚上做好准备呐，……喂，你们就三个人一起去吧。但仅仅是散步哟。干完活儿，我会溜达着去接你们的。”

“那太好了。”

在直美的带领下，三个人跑到提包旁边，很快换了一身出门玩耍的便装。

这栋租借的别墅位于离海岸不远的松树林中，庭院的沙地上开满了滨旋花。低矮的墙垣外面有一条道路，只见一些戴着斗篷或是披着睡袍的人从那儿零零星星地踽踽而过。

“哇，瞧天空上的那些云！”

“那才是海边特有的色彩呐，那么明亮鲜丽。”

“总觉得这儿的大海比镰仓逗子的大海更显得汹涌澎湃似的。”

“会不会是因为岩石太多的缘故？”

“水的颜色也不一样呐。”

“直美会游泳吗？”

“不会。”直美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听起来，好像她反倒在炫耀自己不会游泳似的。

“这太滑稽了。”说着，清子和桃子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没什么，反正我都不会游。”直美终于要起性子来了。

海岸边排列着一片片有奖射击场、滚珠摊，还可以玩砸酒瓶。站在一旁看别人打靶、滚珠子，直美不知不觉地忘记了刚才的不快。她说道：

一种把酒瓶一层层地堆放起来，游戏人用石头掷过去，使其坍塌破碎的游戏。

“要是姐夫在的话，我们不是也可以玩砸酒瓶吗？看见它哗啦哗啦地坍塌掉，一定会觉得很痛快吧。”

“是啊。我也是个急性子的人，我常常想，要是像扔出去的石块那样一头撞上去，该多畅快呀。”

“那么，我们三个人如果今后有谁想发脾气了，就赶快跑到海边来玩这个游戏吧。”

我想，发泄之后就不至于吵架拌嘴了。”

“不过，要是突然之间生起气来，再往这儿跑，恐怕也来不及了吧。”

于是，桃子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就干脆在家的后院里也堆上酒瓶子吧。你们说怎么样？”

“好倒是好，可光是一个人玩，也肯定很无聊吧。必须得有人在旁边看到让石块撞上去的那一痛快的瞬间，才有意思呗。”

“哎，真是些多事的急性子啊。”

说着说着，三个人之间的距离感蓦地消失去，不知不觉地互相拥抱着肩膀在沙滩上散起步来。

海上的落日把少女们的脸颊映照得一片金黄。广袤的天空也被夕阳浸染成了相同的色彩……

一个清爽而眩目的早晨。

打开窗户一看，松树叶在晨曦中闪闪发光，夏蝉在轻轻地噪鸣。还有波涛拍岸的声音，凉爽的风儿。

昨天夜里四个人钻进了一顶蚊帐里——英子姐姐睡在最左面，然后依次睡着桃子，直美和清子。

在她们还酣然熟睡之时，姐姐的床位上已经不见了人影。

三个人争先恐后地爬出了蚊帐，换好衣服，像是在比赛一样一路跑向水井边。

姐姐小心翼翼地用扫帚清扫着沙地，生怕碰伤了滨旋花。

“早上好！昨晚大家好像睡得很香呐。”

英子姐姐今天早晨也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看起来就像是女学生一样英姿焕发。

漂亮的人，无论穿什么都显得般配协调，真是得天独厚。三个人不由得用羡慕的目光看着英子姐姐。

“吃饭前，先做广播体操吧。”

“体操？非做不可吗？”

“你们就做吧。我还没学会，就示范给我看看吧。”

三个人面带羞色，一副为难的样子。这时，从屋内的收音机里传来了广播体操的前奏曲：

“同学们，这是一个锻炼我们身心的夏天。让我们一起迎来一个朝气蓬勃的早晨吧……”

响彻着江木播音员那富有特色的浑厚嗓音，三个人打着赤脚，排列在砂地上，一边沐浴着朝阳，一边开始做体操了。她们的动作整齐而利索。

英子姐姐和女佣一边忙着厨房里的活儿，一边兴致勃勃地在一旁观看。

不久，三个少女的脸颊上都泛起了美丽的红晕。

“我要点儿水。”

“我也是。”

她们在水井旁洗完脚以后，走进了套廊里。在远离阳光的廊子里吃早餐，好不凉爽惬意！有黄瓜、蕃茄、鸡蛋、烤紫菜……海滨的空气似乎具有一种特别的力量，能使人很快便觉得饥肠辘辘。

“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真香啊！”姐姐就像是为大家和自己辩解似地说道。今天她也一口气吃下了三碗饭。

早饭后是三个少女温习功课的时间。

中央最凉爽的房间被用作了学习室。不知什么时候，花瓶里已经插上了红瞿麦。

“哎，从什么开始复习呢？”

“即使是自习，也应该制订一张时间表，每天照章进行。”

“是的，今天是自习的开工典礼，所以，就只制订时间表得了。”

三个人商量着制订时间表。这当然比温习功课要有趣得多，但却遭到了姐姐的训斥。

于是，三个人又开始削起铅笔来了。

英子姐姐在茶室里写信。

今天又是一个大晴天，从外面的道路上传来了熙熙攘攘的人声。真想早点去大海啊！

好不容易到了10点钟。

“喂，姐姐，走吧，快走吧。”

于是，由两个人扛着一顶崭新的海滨阳伞，而姐姐则带着麦茶和书本，踏着沙滩上的阳光向海边走去。

她们一会儿说这里好，一会儿又说那边好，为物色一个合适的撑伞地点几经周折，最后才选定了游戏场前面的空地，以便大家生气时能找到合适的渲泄手段。三个少女忍不住笑了起来。

“怎么啦？”

被姐姐一问，三个人更是捧腹大笑不止，却不知该怎样向姐姐解释。

姐姐来回环顾着四周，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这更让三个少女忍俊不禁了。

初次穿上崭新的游泳衣，纵身跳入海水中打湿身体后的那种感觉……三个少女手牵着手向前走去，只见海水从脚下渐渐漫到了上半身……在海水刚刚漫齐上半身时，她们开始你追我我追你，结果，三个人一起被海水淹没

到了脖子处。

清子和桃子的游泳技术也并不娴熟，最先只是小心翼翼地做着漂浮练习，看自己今年是否还能浮出水面。

直美却害怕得不敢仿效。

“哦，糟糕，我们忘了带救生圈来。”

记着，直美回到姐姐身边，说了声“我去拿救生圈来”，就撒开双腿跑回了别墅的院子里。女仆正在庭院里除草。只见她用手抓住滨旋花的藤蔓，一下子连根拔起。

“哇，阿姨，那花还是留着别扯掉的好。”

“这些讨厌的野草到处乱长，真是拿它们没办法。”

“不过，那种草可是姐姐喜欢的植物呐。即便是野草，如果它能开出漂亮的花儿来，那么，留着它不也是无妨吗？”

“是吗？”女仆吃了一惊似地停住了手。

直美揩干净脚上的泥沙，走进了房间里。突然她想给绫子写封信。

“我玩得这么快乐，绫子，对不起呀。”她自言自语道。

要是清子和桃子在旁边的话，自己总觉得很难为情，就没法给绫子写信了。

想到这里，她的心中涌起了一种像是在瞒着别人干坏事一般的内疚感，犹豫着悄悄坐在了桌子前面。会不会有人在看着自己呢？

绫子：

你好吗？刚才我独自从海边回来，此刻正悄悄地提笔给你写信。

海滨是如此明朗快活。清子和桃子也全都是好人，这真是值得庆幸。眼下，我姐姐充当了三个人的母亲这一角色，也真够难为她的。要知道我们三个人全都是捣蛋鬼……

曾经向你提起过那本英子姐姐的日记，我打算在这个夏天里把它好好整理一番，而且要背着姐姐进行，所以，真是煞费苦心呐。

期待着听到山中的音讯……

那儿一定是花的世界吧。

直美

写于海滨

她匆忙地写完以后，马上又思量开了：是用白色的信封呢？还是用粉红色的信封呢？当然，浅紫色也不错……正当她难以定夺之际，突然觉得身后有人。

“怎么啦，直美？”

回头一看，只见英子姐姐忧心忡忡地站在背后。

“什么事都没有。”直美回答道。尽管说出的仅仅是短短的一句话，但音量却小得不足平时的一半。

“你感到孤单寂寞了吧？想回家，想回到父亲的身边去了，对吧？”一无所知的姐姐温柔地端详着直美的脸，说道。

直美把信拿在手里，说道：

“不是的，我只是想给绫子写封信而已。”

“真是个好孩子。”

姐姐把手搭在直美的肩上，一副严肃认真的眼神，仿佛在追逐着一个遥远的梦似的。

然后她又笑着说道：

“下次我们大家联名给绫子写信吧。”

“我不干。”

“为什么？”

“如果只是姐姐要在信上写什么的话，倒没什么，可要是别的人也……”

“是吗？直美真讨厌！你蛮狡猾呐。”

直美封上了信封口。她又向海边走去了，心中燃烧着一种渴望：想钻进姐姐的太阳伞下，尽情地接受姐姐的叱责。

八 花的日记

X月X日

瞧，我是多么粗心大意啊！因为不喜欢裁缝课，所以，今天把裁缝用具全都忘了带来。到了学校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因此落得个束手无策。谁知在课间玩耍时与姐姐不期而遇了。尽管不好意思，但我还是把自己的失误告诉了姐姐。她一边嫣然微笑着，一边安慰我道：

“让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在下一堂课的课间休息时，她特意给我拿来了针和线，还有一段漂白布，说是让我缝一件贴身穿的汗衫。这下我得救了。要知道裁缝课的老师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对于丢三落四的粗心学生，常常是毫不手软地扣掉分数……

读到《花的日记》中的这一节，直美觉得好不滑稽，索性把日记撂在一边，在椅子上前仰后合地笑了起来。

“哎，怎么啦？”

“你好狡猾，一个人偷偷地笑什么？”

清子和桃子走到她身边关切地问道。

“喂，你们读读这一段吧。居然英子姐姐也曾有过这样的时代呐。”

两个人争先恐后地读着《花的日记》。

“这下我可是安心了。原来呀，无论是谁，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都很讨厌缝纫活儿呐。而且对讨厌的东西大肆虐待。”

“即使像英子姐姐这样好几年才出一个的优等生，原来也是如此啊。”

“所以，只要长大成人了，不是自然而然地就会变得通晓事理和踏实能干了吗？即使如今我的裁缝课分数为0，也大可不必顾虑重重了。”

“别那么敌视裁缝课不行吗？”

直美又开始接着整理下面的日记了。

而擅长绘画的清子则在一旁精心地绘制鲜花的图案，以作为《花的日

记》的插图。

惟有桃子还在硬着头皮继续温习早晨留下的功课。

X月X日

值日结束后，去盥洗间洗手时，看见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正往杯子里插着鲜花。那花真是太美了，所以我看得都入迷了。

“给你一朵吧。这些花是放在值宿老师的房间里献给老师的

她不加思索地给了我两、三枝花。

当我来到走廊上时，正好姐姐也从楼梯上下来了。她的目光一下子停留在我手中的鲜花上，感叹道：

“哇，真漂亮！”

从姐姐以外的人那儿接受鲜花，使我多少有些难为情，于是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姐姐。她莞尔一笑，说道：

“那肯定是喜代子吧。她是一个又有趣又善良的人呐。一定是觉得你太可爱了，才把花送给你的。要是我处在那种场合，即使对方不是英子，没准也会把花爽快地送给别人吧。”

听了这话，我不由得悲喜交加。

因为我不愿意姐姐把鲜花送给我以外的少女。或许我的想法过于自私和任性吧……

但这也是源于我真的喜欢姐姐的缘故啊。今天的那些花儿是淡紫色的琉璃菊花……

读到这儿，直美觉得自己差不多快要窒息了。

原来英子姐姐曾经也有过与我一样的痛苦和困惑。看来，少女时代的烦恼是谁都难以幸免的尤物。

清子一直在聚精会神地给图案着色，但看见直美静静地陷入了沉思之中，所以，悄悄地抬起了目光。

“哎，花瓣的色彩感怎么也画不出来呀。”

“喂，你看英子姐姐，如今她一点儿也不贪心，对吧？但从前的她却相当贪婪呐。”

“是吗？”

“虽说同样是贪婪，但却与普通意义上的贪婪完全是两码事

“那又是什么样的贪婪呢？”

“什么样的？！我想，应该是心灵吧。”

“哈，我明白了。你是指嫉妒吧？……我可不那么看。那样一种不好的情感，她早就在不知不觉之间摒弃了。”

“我想是因为母亲过世太早，她独自一人承担了种种生活重担的缘故吧……像清子这样娇生惯养的孩子，无论怎么长大成人，都不可能变成姐姐那样的人。”

“哇，你真会损人！就说直美你吧，虽然没有母亲可以撒娇，不是也被某些人惯坏了吗？”

桃子在一旁说道：

“你们在吵什么呀？”

“喂，你说说看，我和直美，哪个更显得乳臭未干？”

“平心而论，”桃子装腔作势地说道，“应该是直美吧！”

“你瞎说！”直美怒视着桃子，说着，“说起乳臭未干，我看桃子该算是

头号人物了。最最孩子气，最最……”

“胡说八道，你自己才是！”

少女们都宁愿自己更显得像个大人，而讨厌别人把自己当孩子对待。

“那么，我们问问姐姐看。姐姐的裁决才是最神圣无欺的，对吧？”

说着，直美吧嗒吧嗒地跟着木履向厨房跑去了。

在北面开着窗户的凉爽厨房里，女佣正在剥蛸螺。只要手上的动作稍有慢息，蛸螺就会钻进贝壳里怎么也抠不出来。女佣因为用力过猛，好几次把火筷子都弄弯了，只好挠直后又重新再来。姐姐一直在陶炉前烹制菜肴，脸上没有一丁点儿怕热的表情。

“哇，今天有好吃的东西。闻起来真香！”

“你真是个小馋猫！”

“喂，刚才我和桃子闹了点别扭。”

“那怎么行呢？可不要和桃子吵架哟！如果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你就让她吧。”

“为什么？”

“你问为什么吗……如果你和桃子闹矛盾，姐姐可就为难了。”

“但是她得意忘形，尽向姐姐撒娇，给姐姐添麻烦。就连我在一旁看着都生气。”

姐姐放下煮东西用的筷子，一边抚摸着直美的肩膀，一边说道：

“你还在说那种话呀？阿直是我最疼爱的妹妹，可桃子呢，也是我的新妹妹，对吧？无论桃子再怎么向我撒娇，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阿直从很早的时候起，准确地说，是打一出生就成了我疼爱的妹妹。这么一说，或许你对桃子的所作所为就能心平气和地看待了吧？喂，我不可能再只是阿直一个人的姐姐了，这一点你总该明白了吧？”

听英子姐姐这么一说，直美表面上沉默不语，内心却在声嘶力竭地高喊道：“那些我都明白。虽说我明白，可那些事难道不是无聊透顶吗？”

刚才《花的日记》中的那一节又重现在直美记忆的荧屏上。

“听说假姐姐有可能把鲜花送给自己以外的人，姐姐不是也在日记中表现出无限的酸楚吗……或许她已经忘记了这些往事吧，所以才大言不惭地对直美说了那样一些大道理。”

直美不乏怨尤地倚靠在柱子上。因为她一直噤口不语，所以，姐姐非常为难地一边用筷子搅动着菜肴，一边说道：

“直美，你喜欢吃贝壳烤蛸螺，对吧？你那副样子真是讨厌呐。快振作起来，帮帮姐姐吧。喂，在背后的松树林附近长着很多鸭儿芹。你去给我摘点干净的来。”

直美害羞地朝姐姐瞅了一眼，然后走到了庭院里。

晾衣竿上挂着清子、桃子和自己的3件游泳衣。她在树荫下摘了鸭儿芹，然后回到了厨房里。不知什么时候，桃子也已经来到了厨房里。一看见直美，她就马上说道：

“直美真狡猾，一到姐姐这儿，就再也不回去了。——刚才的事到底怎么样了？”

“阿直，你们俩事先有什么约定吗？”

直美的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表情，说道：

“和桃子吵架的原因是……”

“哎，真讨厌。关于你们俩吵架的原因等等，作为姐姐，我可不想打听。那种事本身就够讨厌的了。”

“你自个儿瞧瞧吧！正因为是那样，所以直美才一声不吭呐，可桃子却专门跑来说三道四的。”

说着，直美撇下桃子，一个人回客厅里去了。

只要目睹桃子呆在英子姐姐身旁，直美就会感到难以名状的痛苦。所以，就连自己和桃子在一起，也成了不堪忍受的事情。

姐姐用凄凉的眼神注视着直美的背影，说道：

“阿直今天有点怪怪的。在她恢复正常之前，桃子你就别管她吧……明天哥哥就要来了，你该高兴了吧。”

桃子一边微笑着，一边用早熟的口吻说道：

“哥哥不会忘了带礼物来吧。即使哥哥来，我也没什么高兴的。我等待的只是衣物罢了。因为哥哥对我的事一点儿也不……”

英子的脸上微微泛起了红晕，说道：

“桃子，你要记住哟。等哥哥来了，我会提醒他注意的。”

“我拜托了他买罗麦屋的香肠和长崎屋的蛋糕，因为北条的馒头实在是难以下咽。”

“尽提那种奢侈的要求，可不行哟。到了乡下，就得吃乡下的东西。妈妈也常常这么说，对吧？”

桃子仿佛喜欢被姐姐训斥似的，故意和姐姐唱对台戏：

“那么，既然到了乡下，就帮我缝一件乡下姑娘的衣服来穿吧。”

“哇，你真讨厌！也不知怎么搞的，今天你们都和姐姐对着干。”英子阴沉着脸，说道，“我这就没法搭理你们了。”

桃子慌忙说道：

“讨厌，姐姐。我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你却……只要是姐姐的话，我什么都听。”

姐姐比妈妈还好。要是姐姐不理睬我，那可就糟了。对不起？不管是北条的馒头还是别的什么，我通通都吃。”

桃子的说法相当滑稽和可爱，听着听着，姐姐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喂，要开午饭了。和直美一起把饭菜端上餐桌吧。”

英子取下身上的围裙，进洗澡间擦汗去了。

桃子快步跑到客厅，看见清子正把画好的画贴在墙上来回打量着。直美也在一旁观赏着。

“怎么样？你说英子姐姐会喜欢吗？”

不一会儿，大家在快乐的餐桌上各就各位了。她们一边摇动着烤熟的蝾螺，一边吮吸里面的汁液。

“真奇怪，我以为里面的汁液已经吸干了，于是把它放在了一边，可不知不觉地又有了汁液。”

“汁液是越摇越出来。不知道里面是怎样一种结构呐。”

姐姐一边看着大家吃得容光焕发的模样，一边巧妙地吮吸着蝾螺里面的汁液。伴随着一阵咕嘟咕嘟的响声，汁液从里面缓缓流了出来。整个房间都飘荡着海岸特有的香味。

“喂，姐姐，过一会儿再给你看《花的日记》。我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

听直美一说，英子姐姐有些窘迫地说道：

“行了行了。如今再看那种东西，才叫人难为情呐。”

“我突然有了个好主意——拿给姐夫看，怎么样？”

直美一说完，桃子也趁火打劫地说道：

“是啊，那样的话，哥哥也可以了解姐姐的过去了，肯定会很高兴的。”

惟有清子微笑着一言不发，有些同情地看看姐姐。

“好啊，你们串通一气来欺侮我……不过，阿直，把那种东西拿给姐夫看，真够可恶的……桃子也是。”

英子姐姐的表情一下子变得严峻了。

两个人看见英子姐姐犯愁的样子，很有些幸灾乐祸。直美说道：

“可是，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啊，给姐夫看也没关系吧……”

“让哥哥了解姐姐的过去，不是挺好吗？”

“不行不行。”姐姐执拗地摇着头，“如果不听话，就把《花的日记》还给我吧。”

姐姐故意做出一副可怕的表情继续说道：

“我可不是为了向人炫耀才把日记放在家里的。”

这一次是直美、清子和桃子被吓住了，忙不迭地说道：

“是的，明白了。”

“要是被姐姐拿回去，可就糟糕了。”

直美手忙脚乱地抱着《花的日记》，一溜烟似的逃到院子里去了。

“说不能给姐夫看，这有点奇怪呐。”

“有什么奇怪的呢？我就是那样认为的。”

“是吗？是因为害羞吧？”

“倒不是因为害羞，只不过……”

想必你一切都好。我也给你捎去一点山中的讯息吧。你不久前寄来的信真是妙趣横生，让我仿佛听见了大海的涛声。我母亲也读了。

我姥姥这儿养了20只鸡。来到这里以后，取鸡蛋便成了我的任务。鸡蛋刚刚生下来时暖烘烘的，拿在手里，还真有点重重的感觉。

山上已经开满了黄色的百合、气味芬芳的金银花、红瞿麦、千屈菜和野凤仙花等等……

每天早晨，吃饭前我便叫上姥姥，一起到原野上去采撷花朵。那时候，四周没有任何人在看着我们，而姥姥的耳朵又不好使，所以，我就毫不顾忌地放开喉咙唱起歌来。

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母亲说我的脸蛋已经被晒成了桃红色。这种时候，我常常想：要是我有一双健康的腿，我会多么快乐地四处奔跑啊……

每天的生活快乐而充实，让我差不多忘记了自己腿脚的不便。要是你呆在我的身边，我想，一切肯定会更加有趣。

《花的日记》是你姐姐写的吧。请早日让我一睹为快。

那么，再见了。

绫子

直美拿着信箱里绫子的来信，在海岸边木舟投落下的荫凉里打开来阅读。

她兴奋不已，恨不得马上提笔写回信，于是飞快地往家里跑去。

“直美，直美！”

只见清子和桃子正挥动着帽子在叫她。

“你去哪儿了？”

“去了一下海边。”

“什么也不说，就擅自行动，这可不行。”

“喂，哥哥下午就要来了。姐姐好像要出去采购好吃的东西，说是想把大家都带去。”

“去车站接姐夫吗？”

“不是，是去镇上。”

“那不是很近吗？”

“说来也是，但不也很有趣吗？要去鲜鱼铺买鱼，还要去蔬菜店选黄瓜……”

在她们正说着时，姐姐手里提着篮子已经出来了。

“喂，走吧。今天我请你们吃具有北京特色的好东西，一种乡村料理。”

四个人并肩而行，不久便来到了小小的城镇上，只见道路两旁到处是低矮的房屋……

她们先去了蔬菜店，买了柿子椒、茄子和小芋儿，还有卷心白菜和洋葱。蕃茄和黄瓜却没有买，因为房东大爷经常把刚刚从田里摘下的这两种蔬菜送给她们，所以，她们决定回去时再去拿。

姐姐如今在处理家务方面已经相当老练了，所以，多余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买，平心而论，这多少让三个少女感到无聊和乏味。因为没有比滥买东西更让人欣喜如狂的了。

“姐姐，那家洋服店是东京来的分店吧？”

“是的，那又怎么样呢？”

“瞧，里面的布料挺时髦的。我想用那种布料来做一件衣服呐。”

听桃子这么一说，直美也毫不示弱地说道：

“我倒想用土里土气的布料做一件乡村少女似的衣服呐，姐姐。”

英子姐姐只是乜斜了她们一眼，说道：

“不行不行，又不是来这儿买衣服的。”

刚一走到书店前面，三个人就“吧嗒吧嗒”地径直走了进去。

“哇，还有这种信笺纸呐。”

“这种信封也不赖呀。”

“哎呀，我想买明信片。”

直美终于开口向姐姐提出了要求，要买那种漂亮的信笺纸和配套的信封，好给绫子写信。

桃子则买了一本做成花儿的形状却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记事本。而清子买的是一套明信片。

“喂，这下总该满意了吧。”

英子姐姐笑着付了钱。这时，她看见书架上陈列着小型的文库本 小

说，便说道：

一种小型平装书，袖珍本。

“我也找几本书好在下雨天读读。”

她最终买了施托姆的《茵梦湖》和《三色堇》。

施托姆（1817—1888），德国诗人、小说家。

然后，她们又转到了鲜鱼铺，让鱼铺的店主在正午之前将鲈鱼、竹荚鱼和章鱼送到家里。最后她们又来到了花店里。

“夏天鲜花很快就会枯萎，但如果一点儿鲜花都不插，又未免缺乏生气……就要点唐菖蒲吧。只要10枝那种粉红色的，别让其他颜色的混在里面。”

一提到鲜花，英子姐姐总是出手大方。

大家提着一大包东西回到了家里。只见女佣今天打扫清洁时，还特意把松树林里面也打扫了一遍。

“你们回来啦！刚才来了一封快件。”

姐姐顿时紧张起来，急急忙忙走进屋子里去了。

“哇，肯定是姐夫寄来的。会是什么事呢？”

“今天因出席朋友的送别会，一时难以脱身。我将乘坐明早的头班火车去北条。”

读完这张像是电报一般的简短明信片，姐姐大失所望地坐在椅子上喝着麦茶。

“哇，怎么啦？”

“没什么。姐夫今天来不了啦。”

三个少女眨巴着眼睛，脸上的表情就像是在嘟哝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才去采购东西，还扛回沉甸甸的一个大包的呢？

“哎，多失礼啊。”

“这话不假。如果早知是这样，我肯定会买些点心回来的。以为哥哥来的话，肯定能吃上德国糕点铺做的点心，所以才忍住没买的。”

“傻等对方，是最无聊的事情。”

就连清子也发起了牢骚。她们三个人作出一副十分生气的样子来替姐姐出气。这不，姐夫不来了，姐姐做什么都无精打采，午餐也只是简单地煮了一条竹荚鱼，用料酒、酱油和醋做了一份凉拌章鱼……

如果姐夫来了的话，即使是使用相同的材料，也一定会烹制得更加精心和特别吧。

二个人都看出了姐姐的沮丧，于是一反常态，一声不吭地吃着饭。见此情景，英子姐姐也有所觉察。她笑了起来，说道：

“让你们跟着我跑了一趟，真是对不起。说真的，本打算把章鱼和芋儿煮着吃，把竹荚鱼做成法国式的黄油烤鱼，而且还应该熬一大碗清汤的。”

直美盯着姐姐，说道：

“尽说些什么‘本打算’‘还应该’的，多没劲儿啊。反正我们现在就权当作是吃黄油烤鱼，喝美味的清汤得了。对吧，清子？”

桃子愤愤不平地说道：

“即使他明天坐头班火车来了，我们也不理他。姐姐，你先给他喝一碗酱汤就已经足够了。”

“是的，一大早起就不停地做准备，所以，才更是叫人失望口内。”

“我们才不要去车站接他呐。”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姐夫的坏话。这下姐姐反倒来安慰她们了：

“哎，别生气了。到了明天，你们就能吃上香甜的西式糕点了。”

午饭后姐姐开始午休了，而三个小姑娘却去了海边。

利用周末来别墅住上一宿的东京人络绎不绝地从大街而过。

因为不准穿着游泳衣去海滨，所以，人们要么在上衣下面套一条短裤，要么披着一件外套，尽管他们在泳装以外的其他服饰上也体现出各自的情趣和时尚，但就整体而言，北条海滨的人们是朴素而祥和的。尽管海浪汹涌，但变化多端的海岸线依旧给人种强悍、英武的感觉。

直美她们已经学会了冲浪。抱着冲浪板，宛如花瓣一般在波涛间起伏嬉戏。

“我得收集一些海边的东西呐。”

“贝壳之类的东西，你不是收集了很多吗？”

“是的，有金琵琶贝、紫蚬、枣贝、大和蚬、箬篱贝、浪花贝、六叶贝……”

“你倒是记住了不少啊。”

“平常我们随处可见的贝壳居然还有这么晦涩的名字呐。知道了这一点，就觉得非常有趣了，更是想进一步刨根问底了。”

“直美，你倒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呐。表面上一副沉稳安静的样子，没想到对那种事情竟然能倾注所有热情。”

“是吗？”

直美一边歪着头沉思，一边琢磨着：自己之所以能专注于绫子的事情，恐怕也是因为自己乃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的缘故吧，——想到这儿，她不禁羞红了脸，说道：

“我还一个作文都没写呐。”

“我也还剩有习字作业，真讨厌。”

“别想那些了，还不如想想，如果姐夫明天来了，让他带我们去哪里玩呢？保田怎么样？……要么去犬吠崎吧？”

“提起灯塔的生活，总觉得充满了浪漫的传奇色彩。”

“啊，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写一篇出色的作文了。”

“真是失礼。你对灯塔守卫者的痛苦肯定是一无所知吧？”

三个人在波浪间一起一伏着……

“哇，有人站在我们的阳伞下喊叫着什么。”

“对，好像是。”

“有点像家里的女佣呐。怎么啦？”

三个人急忙劈波斩浪，飞快地冲向岸边……

九 新学期

三个姑娘拖着被海水打湿了的身体向女仆身边飞奔过去。

“哎，夫人好像贵体欠安哪。给她量了量体温，居然高达 38.5 度。”

“真的？！”

三个人一起向家里跑去。桃子一边跑，一边念叨道：

“怎么搞的呢？”

直美突然对自己刚才在英子姐姐面前耍性子感到一阵难过。正好这时候清子又说了一句：

“直美，是不是因为你在姐姐面前太任性了。才惹得她……”

直美的脸色陡然间变得一片煞白。

“你乱说！没准是因为姐夫的缘故吧。”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倒好了。”桃子一边说着，一边加快了奔跑的步伐。

她们屏住呼吸从庭院里走进了屋子，只见客厅的角落上铺着一张床，姐姐身上盖着一床浅蓝色的麻纱被子。她的脸朝着墙壁的方向。

“怎么啦？”

“突然就这个样子了吗？”

她们来不及换下泳装便冲到姐姐身边，关切地问道。

“只是心头有点难受，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你正发烧哪，还是叫医生来吧。”

“不至于严重到那种地步呐。”

“不行。姐姐，还是请医生看看吧……”

直美百感交集地注视着英子姐姐躺着的样子，对女佣说道：

“阿姨，你到后面那家人去打听一下情况，赶快叫个医生来。另外，我们还是给姐夫发封电报吧。”

直美突然间像个大人似地发号施令。

姐姐用手拉住她，说道：

“讨厌，谁叫你那么小题大做的。反正他明天就要来了。”

“可是，还是稍稍吓哥哥一跳为好哪。”桃子也表示赞同。

然后，她们三个人匆匆地洗了个澡，马上换好了衣服。清子负责往院子里洒水，直美负责收拾客厅和驱赶姐姐床边的苍蝇。

桃子则负责准备下午的点心。

一旦姐姐不能起来忙活，整个家里仿佛陡然间变得昏天黑地了似的……

大家的心中都是一片悲凉，如同美丽的花儿蓦然凋落了一般

望着姐姐躺在床上的苍白面孔，直美不禁忐忑不安地嗫嚅道：

“喂，姐姐没事吧？”

“没事的，只是有点累了，可能是大热天中了暑。”

“会不会是被直美气着了？”

“哪里的话。”姐姐望着直美，说道，“不过，你多少有一点儿那种想法也无妨……”

“不是的。刚才我们三个已经认定，都是姐夫的过错。”

“是吗？”姐姐笑着说道，“姐夫因为爽约，被你们骂得个狗血喷头……喂，我想喝点水。”

直美跑到厨房里，把冰镇了的麦茶倒在杯子里端给了姐姐。

桃子一边数着数，一边烤蛋奶烘饼。

不一会儿，姐姐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三个少女来到隔壁的小房间里静静地吃完了点心。

然后开始了自习。

暑假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必须得把作业大体检查一遍。

清子计划的图画已经完成了，只有作文尚未完成。直美则剩下习字没

有做完，而桃子作文和图画都没有完成。

“不过，像今年暑假这样大家一起生活，就能发现自己的缺点。这真是大有好处。”

“是啊，而且也增加了自信。”

“三个人共同拥有一个回忆，事后回想起来该多么愉快啊。”

“要是姐姐真的没事就好了。因为她无论做什么都一声不吭地忍耐着，所以反倒不好。”

“以前就一直是这个样子呗。她绝不把自己的痛苦告诉别人……不过，读了她的《花的日记》，才发觉其中很多地方正好记述着她的那种心情哪。”

“是吗？真想看一看。”

于是，三个少女开始翻阅起刚刚整理一新的《花的日记》了。

X月X日

紫苑花开了。这是已故母亲所钟爱的一种花。

早晨，带着剪下的鲜花去学校。

有人已经先于我在教室里插上了一束大丽花。因为那花过于漂亮，所以我没敢把紫苑花拿出来，只是把它放在了杂务室里。但班上的H说紫苑花很漂亮，索性把它带到教室里插在了大丽花的旁边。

上修身课的老师一下子就把目光停留在了紫苑花上，说道：

“这是与秋天这个季节十分协调的花儿，闻起来真香。”

听他那么一说，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课间休息时，K走到花瓶那儿，问道：

“这花是谁带来的？”

说着，她把紫苑花紧紧地捏在手中，瞪大眼睛望着我。

我连忙说道：

“是我带来的。”

于是她说，紫苑花和大丽花太不协调，插在一起有碍观瞻。而我马上明白了她捉弄我的原因。

听人说，K非常爱慕我的姐姐，但却因为我而失去了她，所以K一直对我耿耿于怀……

我默默地接过了紫苑花，又拿回到杂务室。

尽管我觉得很可惜，但我还是认为：对于大丽花的美丽而言，紫苑花并非什么敌人。

读到这里，桃子感叹道：

“哎，姐姐真能忍耐啊……要是有人敢对我那么做，我一定会再拿一个花瓶来，放在旁边与她争个高下。”

“是的，姐姐也未免过于克己了。”

正当她们在隔壁房间各抒己见时，外面传来了汽车的声音。

“是中暑了。不过，肺叶好像也有点问题。”据说来的是北条最负盛名的大夫，他在姐姐面前若无其事地说道。然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奔赴另一个患者的家里去了。

对于医生的这一诊断，三个少女都吃了一惊，英子姐姐无精打采地含泪看着直美，说道：

“在这种地方生了病，真是对不起。不过用不着担心。我想很快就会好的。”

说完，她又把头掉向了另一边。

直美依稀地记得，母亲过世的原因似乎也是呼吸系统的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更是印证了那种记忆的确切性。因此，英子姐姐眼下轻微的病症也在她的心海中掀起了可怕的波澜。

那天晚上，她们就在姐姐的病床周围陪着姐姐，一会儿玩扑克牌的 21 点和 31 点，一会儿又用扑克牌算命占卜。姐姐的气色还算差强人意。

“你们已经做好暑假作业了吗？”

“嗯，已经大致做好了。”

“一个个脸上也晒得黝黑黝黑的了，看来啥时回东京都不要紧了吧。”

“哎呀，我才不干哪。姐姐怎么一下子变得多虑了呢？”

“倒不是那样，只是……”

“我要给哥哥说，让姐姐这阵子一个人好好休养一下……要知道，东京的家又宽又大，客人也多，再加上爸爸妈妈又很古板顽固，姐姐回去会吃不消的。”桃子若有所思地说道。

“哇，桃子，瞧你说的。那些事算不了什么的。”英子被桃子的话吓了一跳，连忙反驳道。

“可桃子说的也有道理。”直美也在一旁帮腔。

“不过，留在北条的话，我们会再来玩的，只是有点不方便罢了。”

“哎，与其说你们是为病人着想，还不如说那才是真正的目的吧？”姐姐笑着说道，

“我想是两者兼而有之吧。如果是在逗子或镰仓，那么就只有坐省线电车，多没意思啊，如果是在片濑或辻堂附近，那就可以乘坐东海道线吧。而且离东京又近，去探望姐姐也很方便。”

“到底谁要住在片濑或辻堂呀？”

姐姐觉得怪滑稽的，忍不住笑了起来。于是桃子闭口不语了。大家开始换睡衣准备就寝。

第二天，三个少女沿着朝霞满天的美丽街道，前往车站迎接姐夫。

不久，头班火车便到站了。只见身穿麻纱西服的姐夫双手拿着礼物，脖子上挂着相机，微笑着从站台上走了出来。

看见他转动着眼睛，四处搜寻着什么的样子，直美连忙解释道：

“姐姐有点发烧，现在正卧床休息哪。”

姐夫惊奇地问道：

“什么时候开始的？真讨厌，连信也不写一封……”

“昨天才开始的。因为姐夫昨天食言没有来，她一下子大失所望，结果就突然累倒了。”

“请医生看过了吗？”

“是的，不过，总觉得那医生靠不住。”桃子说着，有些担忧地走到哥哥身边，说道，“他还当着姐姐的面大声地说，姐姐的肺尖有点问题，害得姐姐都有点悲观了。”

听着听着，姐夫脸上的表情变得严峻起来了，说了声“总之，我们快走”，就马上在车站前面叫了一辆车。

汽车驶过花店前面时，姐夫从汽车的副手座上走下车去，请花店的人当场扎好了一束粉红色的康乃馨和凤尾草花。

汽车很快抵达了别墅的大门口。令人吃惊的是，姐姐已经在那儿迎候

姐夫了。她穿着麻纱的和服，还整齐地扎着腰带。

“已经起床了呀？”

“起来也没事吗？”直美有些不满地望着姐姐。

“今天早晨没怎么发烧了……或许只是中了点暑吧。”姐姐若无其事地说道，还忙着帮姐夫又是拿单衣，又是收拾西服。

三个少女目不转睛地看着姐姐的一举一动，被她的端庄惊呆了。

“应该躺着才是，可却……”

“还不是想让姐夫放心，以为这个样子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没劲儿透了。”

“西服之类的东西，让哥哥自己收拾不行吗？”

三个少女一边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一边打开了姐夫带来的礼品包。

“直美你瞧，里面该是有一张手绢吧。特意叫人绣了名字在上面，所以拖晚了。”姐夫说道。

这是给姐姐的礼物。而送给桃子、直美和清子的则是三个一模一样的钱包。

“俗话说，给人钱包时一定要把钱放在里面，所以，我就捐一点儿吧。”

说着，姐夫给她们的钱包里分别塞进了三个 50 分的银币。

“我也捐献一点吧，作为她们三个为我干了活儿的奖赏。”

这一次是姐姐在她们的钱包里又塞进了两个 50 分的银币。

然后开始了热闹而欢乐的早餐。

吃着饭后的甜点，姐夫和大家商量道：

“大家这就一起回东京去，怎么样？光凭这儿医生的诊断，让人很难放心哪。或许本来什么事都没有，医生反而口无遮拦地说了些多余的话……”

“不过，本来应该还在这儿呆上 10 天的。”

“那倒没什么。我们也想早点讨个放心呢。”桃子在一旁插嘴道。

“是啊。但不管怎么说，得把你们的姐姐带到某个悠闲舒适的地方去。”

直美从没有像此刻这样深感姐夫是一个大好人。从前总觉得是他从自己身边抢走了英子姐姐，因此很难由衷地与他亲近。

吃完早饭，大家都躺下休息了。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姐姐也愿意卧床休息。

明天就返回东京——事情就这样突然地决定了。女佣开始收拾行李了，而直美她们则开始整理起学校的作业来了。

直美打算给绫子写暑假里的最后一封信，便一个人跑进了背后的松树林中。没想到清子也抱着写生簿跟了过来。

“我想画天剑花哪……这样一来，《花的日记》中的鲜花写生就算大致完成了。”

“你都画了些什么花呀？”

“有山茶花、紫罗兰、海芋花、康乃馨、桔梗、紫苑、珍珠绣线菊、野菊、天剑……”

“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倘若姐姐喜欢的是大丽花或者向日葵的话，恐怕就不会生病了吧。”

“不过，她要是去过堂一带温暖而宁静的地方休养，就会很快康复吧。是的，那儿的海岸边生长着好多好多的珊瑚菜，可以用来做生鱼片的配菜，还发出特别好闻的香味哪。”

“哇，我好喜欢。”

她们正说着时，桃子也来到了庭院里。

“一提起分别，一切的一切都蒙上了感伤的色彩，包括眼前这条北条的街道。”

“是啊，我们还是一起来唱首歌吧。”

我的灵魂日夜渴慕的姐姐

你是那么美丽动人

我该怎样把你赞颂

是把你比作山上的樱花

还是谷间的百合

啊，你是我烦恼时的安慰

你是我寂寞时的朋友

.....

美丽的歌声回旋在杉树林的上空，经久不息。

我已经回到了东京的家里。一想到再过两三天我们就能重逢，真有一种急不可待的感觉。你来自海滨，而我来自山中。让我们彼此带给对方好多有趣的话题吧。你送给我的梅丽，我也一起带去了，姥姥还特意用旧丝绸给它做了一套被褥哪。

或许是因为夏天都过得太悠闲吧，我的身体长胖了许多，皮肤也晒黑了不少，让前来接我的母亲大吃了一惊。

不过，我想，一旦新学期来临，我又会因种种心事而消瘦下来吧。我有时甚至想，还不如干脆辍学，去到祥和的乡村种植花草，饲养鸡群，把自己腿脚不便的痛苦抛在脑后，过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或许这也是我性格上的乖僻所致吧。

尽管我们早就有过约定，但我却总是拘泥于自己的事情，想必你已经厌倦了吧。虽然我深知这一点，但却又在你面前暴露出那样的心境，真是对不起。

一只很能产蛋的母鸡死掉了。姥姥还给它喂了辣椒水，却仍然没能救活它。眼下我是一点儿也没心思吃鸡肉了，尽管我曾经是那么喜欢吃.....

今天的天空中又布满了秋日的晚霞。

就此打住，再见。

绫子

直美在走廊上读完了绫子的来信，她的心中荡漾着一种身为姐姐的情感，恨不得早点飞到绫子身边，给她鼓劲加油。

“过去我一直是在大家的呵护中长大的，如今的我不妨换个角色，学着去呵护别人，无论是绫子，还是病中的英子姐姐。”

直美一边思忖着，一边专心致志地钩着棒针。

阿松在草坪上兢兢业业地除草。

俗话说，夏草一千根抵不上秋草一根。因为秋天的草马上就能演变成种子肆虐开来，所以，必须尽早把杂草除掉。此刻阿松正像寻找眼中钉一样

搜索着应该拔掉的杂草。

“我的上衣熨过了吗？”

“是的，已经熨过了，被褥也已经翻新了。”

“我可没问被褥什么的……我倒是想问问，你留下了麝香连理草的种子没有？”

“我想已经放在储藏室里了。”

“姐姐说分给她一点种子，所以，你去给我找来吧。”

当打到袜子的脚踝处时，直美停住手中的棒针说道：

“我这就去清子家，马上便回来。”

说完，她趿着木屐出去了。

从清子家的大门进去后，只见向阳的庭院里晒满了破破烂烂的东西。

“清子，你在大扫除吗？”

听见直美的喊声，清子戴着三角形的头巾，扎着围裙跑了出来。

“现在忙着哪。家里正收拾藏衣室里的破烂货。”

“你在帮忙吗？那一定很忙吧。”

“嗯，正在整理不需要的东西，我只是从中选出自己喜欢的东西留下来罢了。”

沉默了一阵以后，直美说道：

“喂，清子，你不想早点去学校吗？”

清子瞅了直美一眼，微笑着半带嘲讽的语气说道，

“我倒是巴不得暑假哪怕再长一天也好呢。可你不同，对吧

“哇，你说什么呀？”直美红着脸说道，“老呆在家里，这样不是也很无聊吗？”

“喂，绩子也已经回来了吧？”

“是的。”直美淡淡地回答道，随即又转了话题，“姐姐近来好像也恢复了不少。

休养的地方也已经确定了。”

“在哪儿？”

“说是在过堂，又近又方便，真好。”

“哎，在那儿的松树林里长着好多色彩浓郁的紫罗兰哪。”

“你去过那儿吗？”

“嗯”

“要是英子姐姐也能去采些紫罗兰花该多好。”

“说实话，桃子远比我想象的好哪。”

“是啊，也不欺负英子姐姐，我现在已经喜欢上她了。”直美也赞同道，“不过，听说小姑欺负嫂子的事例是很多的。”

“可是，如果家里来了个那么好的嫂子，谁都做不出那种事吧。”

“也不尽然哟。”

“哦，我想起来了，”清子恍然大悟似地走到自己的桌子旁，拿来了一封信，“对不起，前些日子我母亲去三越买了一段白色布料给你姐姐寄去，说是感谢她暑假中对我的关照，还说等你姐姐去了新的疗养地，会专程去探望她的。结果你姐姐还给我也寄了封信来，让我好高兴。”

直美暗自思忖到：只给我来张明信片，却给清子写了这么一封信，姐姐真是太过分了。她接过清子递给她的信读了起来：

暑假过得非常热闹快活，我觉得真是太好了。对于照顾不周的我所说的话，你也能好好听从，真让我大喜过望。明年、后年，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一起度过吧。直美一个人在家里怪孤单怪可怜的，拜托你和她好好相待。

我也变得精神了不少。下次请再光临寒舍玩耍。

英子

透过信中的寥寥数语，直美仿佛看到了姐姐那颗善良的心。她的眼睛一阵发热，默默地把信还给了清子。

在墙垣的角落里，大波斯菊迎着秋风，瑟瑟颤抖着。

新的季节到来了，学生们个个面貌一新踏进了校门。新的学期开始了……

擦得锃亮锃亮的鞋子，虽然已经穿旧但却修整一新的校服，还有在夏日里锻炼得一身轻松的身体。

要好的伙伴们马上聚集在一块儿，兴致勃勃地交流着暑假中的趣闻。

老师们也是久违后再次相逢，饶有兴趣地交谈不休。校长没有像往常那样，一进校长室便万事大吉，而是走进教员室和各位老师寒暄问候。

钟声鸣响之后，全体学生整齐地排列在校园里。接受了一番训话以后，大家走进了各自的教室。然后由班主任郑重其事地讲话，宣布课程表。等学生们各就各位了，直美她们的老师才姗姗来迟。只见她穿着朴素的蓝色套装，手里拿着一枝红玫瑰走进了教室。

“大家好像都神采奕奕的，今天该不会有缺席的同学吧？”

说完，老师环顾着同学们露在课桌上的脸庞，说道：

“现在请大家把暑假作业和研究成果全部交上来。忘了带来的同学请务必在明天……”

学生们依次把作业交到了讲台上。

有人还带来了鲜花和虫鸟的标本，以及用麦秸手工编制的房屋和偶人。

直美在一个平常用来装点心的扁平篮子里井然有序地摆放着收集来的贝壳，并在贝壳旁一一标上了各自的名字。

老师的视线停留在了直美的贝壳上，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哇，收集了一些相当棒的东西哪。是森的成果吧……同学们，你们好像都很努力哪。就把它全都装点在教室里，供全班同学仔细观赏吧。好吧，今天就到此为止。从明天起，就是至关重要的第二学期了，希望你们用功学习。”

老师故意做出一副威严可怕的神情训完话之后，又说了一句：

“森，过一会儿你到教员室里来一趟。”

直美的心怦然一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一下子变得害怕起来，不安地目送着老师的背影……

十 选举班长

直美走进教员室时，班主任正和同级的其他老师在一起谈笑风生。她

看了看直美，说道：

“森，我有点事要请你帮忙。”

她让直美按照甲上、甲、甲下、乙上的得分顺序，将图画作业和习字作业装订成册。

“因为要装订起来给同学们传阅。”

直美原以为是不是会受到老师的斥责，所以一直惴惴不安，这下放心了。她抱着那些图画作业和习字作业回到教室里，与副班长一起开始整理起来。

图画作业还没有来得及打分数，老师说她过一会儿就到教室里来评分，所以，直美她们就把图画作业放在了值日生已经收拾停当的桌子上，开始整理起习字作业来了。结果甲上有7张，甲有19张，甲下有11张，乙上有14张。

“既然得甲的最多，那说明就整体而言，大家的字都写得相当不错嘛……不过，会不会是老师打分时手下留情了呢？”

“是啊，光是得甲上的人，也有山本、村井、长谷川、谷口、山田和本田哪……哇，尽是些优等生。”

“所谓习字，就像与老师所说的那样，确实体现着写字人的精神风貌，并不单纯是字写得好与不好的问题。”

“是啊，不过，习字这玩艺儿，只要孜孜不倦地练习，谁都会进步的吧。”

“倒也不尽然。山田还专门请了个习字老师，可也才只得了乙。尽管字形还算差强人意，但总觉得缺乏气势。”

“说起字的气势嘛，就连上小学的男孩也比女子学校的学生更大气哪。特别是那些跟着老师练字的孩子……”

她们一边天南地北地聊着，一边按得分进行分类。这时，老师走了进来。

“怎么样，已经分好了吗？”

“嗯。”直美点点头。

老师一边翻阅着学生的图画作业，一边说道：

“哎，有些画画得还真不赖呀。看来今天这点时间是看不完了。”

说着，老师把视线从图画作业上移开了，问道：

“森，你交了几张画？”

“3张写生画和1张图案。”

“山本呢？”

“就只有5张写生画。”

“大家好像都蛮用功的。好吧，整理作业的事就暂时缓一缓吧……下一次我想不光让大家传阅作业，还想把大家的日记也拿出来彼此传阅。”

“真的？！”直美惊讶得大叫了一声，“不行不行，日记什么的，让人看了多难为情啊。”

“这不是挺好吗？让学生们了解彼此的生活。因为大家都对同学家里的事所知甚少哪。”

“不过，我想全班同学都会反对的。你说呢，山本？”

“是的。”山本也跟着点头附和道，“如果要给别人看，那么，开始写以前就要有那种思想准备。可是，老师，日记不是应该全部记录真实的事情吗？”

看见她们俩困惑不解的模样，老师也笑了起来，说道：

“你们说得对，因为日记是一种记录呗。不光记录天气和行为，也记录当时的心理活动。如果掺进一些虚假的东西，那就毫无意义了。”

“所以说我们才不愿意嘛。”

“为什么？”

“因为把自己心里想的事情拿给别人看，并接受他人的品头论足，总觉得无地自容。”

看见直美一副认真思考着的为难表情，老师故意说道：

“那么，你是不是动了什么不好的念头呢？瞧你那副着急的样子。”

老师有些好笑地盯着她们俩。

直美的心扑通一跳。她寻思着，要是没把绫子的事儿写进日记中就好了。

但她转念一想，如果不写进去，或许就成了一本信口胡诌的虚假日记了。于是她的脸上开始发烫了。这时老师终于站了起来。

“你们辛苦了。”

说着，老师抱着习字作业走了进去。

直美对着老师的背影高喊道：

“要是把日记拿来传阅，我可是不答应。”

“是啊，谁都不愿意哪。”山本也赞同道。她的话里倾注了全身的力量，这使直美多少放心了一些。

两个人一起走出了校门。

学校的勤杂工把正门门口的蹭鞋垫晾在了向阳的地方。

下午，邮差送来了一张明信片，是搬到过堂去休养的英子姐姐寄来的。

这阵子姐姐很少写信，而大都寄明信片。

你好吗？这一带清静得很，甚至能听见小猫的呵欠

声。我去海边吃了三次盒饭。你什么时候能来？

英子

直美恨不得从上面的只言片语中去了解姐姐目前的生活。

她问我：“你什么时候能来？”是啊，我什么时候去呢？

直美在心中反复念叨着这句话，巴不得立即就启程出发。

她的心已飞向了过堂。

过了半晌，她才按捺住这种欲望，开始做起作业来了。

阿松撅着屁股走了进来。

“对不起，我有点事进来……”

只见她搬着脚搭子，走近了壁橱。

“什么事？”直美有些心烦意乱地问道。

“哎，我把平时不怎么用的三件套木盒放在了壁橱的最上面。”

“现在要用吗？”

“不久就是秋分了，再加上你姐姐现在又去了过堂，如果要给她送点什么东西去，那木盒子或许还能派上用场的……今天我收拾东西时想起了这件事，所以就想在还没有忘记的时候把它从壁橱上拿下来。”

听阿松这么一说，直美不禁对爱管闲事的她涌起了一种亲切感。

直美在一旁按住脚搭子，一手把阿松取下来的套盒用手接住，放在地上。

直美一直琢磨着：下次去过堂时，在这套木盒里装上什么东西带给姐姐呢？

英子姐姐喜欢什么呢……是五目寿司、金团、炖八头芋，还是仙台的竹叶形鱼糕和干梭子鱼呢……直美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各种各样的食品。突然她恍然大悟到：过堂的鱼又鲜嫩又好吃，没准那儿的鱼才更合姐姐的口味哪。

山药或白薯泥加栗子的一种甜食。

第二天，直美刚下电车，就看见绫子正在自己前面走着，于是她加快脚步走上前去，和绫子并排着走向学校。

“绫子！”

“哇，你也总是在这个时间去学校吗？”

“差不多是这样，不过，还没碰上过你。”

“今天我们班要选举班长哪。”

“哦，是吗？第一学期是由老师指定的吧？”

“嗯。”

“绫子是候选人吗？”

绫子连忙摇头否认道：

“才没那回事哪。更何况在班上我又没有什么朋友。”

不一会儿她们便走进了校园。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她们不知不觉地分开了。

绫子她们的第一节课是修身课。

老师重点讲解了“信誉”的含义之后，说道：

“那么，下面开始选举班长。请大家推选最有信誉、最有集体荣誉感的人。”

说着，老师把选票发给了同学们。

大家的表情都非常严肃，相互审视着。不一会儿，教室里就变得鸦雀无声了。

老师把叠起的选票收起来放进了票箱里，说了声“过一会儿再开箱点票”，便拿着票箱走出了教室。

每个人都心潮起伏，在脑海里浮现出自己所推选的人名。她们嘴里议论着将会是谁当选，而脸上是一副神秘莫测的表情。

尽管大家都想说出自己推选的人名，但却都强忍着那种欲望，守口如瓶。

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把视线聚集在班上最有威望的几个人身上。

有两三个人把目光对准了绫子。

课间休息时，绫子来到了操场上。只见直美从对面跑了过来，像是在玩捉鬼游戏。

直美和扮鬼的那个人围着一棵巨大的樱花树不停地绕着圈。

两个人都好像已经精疲力竭了。

“哇，你真狡猾，居然逃到樱花树下去……”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到对面去呀！”

说着，两个人又跑了起来，还一边咯咯地大声笑着，一边寻找时机揪住对方。绫子兴致勃勃地看着她们的游戏，因为她知道自己无法参加这种游

戏，所以，更是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

突然直美从樱花树下跑开了，而对方也紧随其后。

绫子看着她们在校园的人群中穿行奔跑。突然，直美在操场的拐角处举起了双手，向对方打着手势。

“怎么啦？”

对方也停止了游戏，一下子站到了直美身边。

“糟糕，衣服被挂烂了一个大窟窿。”

“在哪儿？”

直美转过身去。只见她的背上开了个大窟窿，甚至露出了里面的白色内衣。

“好像是刚才挂在了那木桶的钉子上。”

“哇，窟窿还开得蛮大哪。”

直美和伙伴愁眉苦脸地走了过来。

绫子笑着走到她们身边，说道：

“我这儿有一颗别针哪。”

母亲总是在她裙子的口袋里放一颗别针以防万一。此刻她小心翼翼地取下来，红着脸交给了直美。

见此情景，和直美一起玩捉鬼游戏的那个伙伴不胜惊诧地来回打量着直美和绫子。

“哇，真棒！”她俨然是拍案叫绝一般感叹道，“就仿佛预先知道阿森的衣服会被刮开一个窟窿似的。”

直美和绫子蓦然间无言以对。

直美用别针锁住了那个窟窿。她的手指在微微颤抖着。

这时，钟声响了。

绫子就像是望风而逃似地离开了直美。她的心中正燃烧着某种滚烫的情感……

上第三节国语课时，任课老师因突然有事要去别的学校，所以临时取消了课程。于是，正好用来进行选举班长的开箱点票。

学生们一片寂静，睁开了眼睛。老师也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目不转睛地观看着结果……

一个人开始唱票了。

“中川一票。”

负责记录的人郑重其事地在黑板上写下了绫子的姓氏“中川”。

“井上一票。”

“井上一票。”

“中川一票。”

“中川一票。”

“秋田一票。”

“秋田一票。”

“井上一票。”

“井上一票。”

“中川一票。”

“中川一票。”

黑板上绫子的得票直线上升。

绫子的脸上与其说有一团火苗在燃烧，不如说早已是一片煞白，她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听着唱票人不断地念出自己的姓氏。

“居然选我，选我当班长？”

当她知道不少人都推选了自己时，感到是那么不可思议。与此同时，一道明亮的光柱又把她的心海照耀得无比亮堂。随着中川票数的增加，整个班上的视线一下子凝聚到绫子身上。

最后成了绫子与井上之间的竞争。她们俩已把其他的候选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井上一票。”

“中川一票。”

每当她们俩的票数交替上升时，就能听见大家的呼吸声变得更加急促……终于开票结束了。

大家都有一种精疲力尽的感觉，但脸上却挂着微笑。

井上 21 票

中川 23 票

两票之差，微弱的两票之差……班长的桂冠便戴在了绫子头上。这是入学后的第一次班长选举……

老师那兴奋的脸上也荡漾着微笑，说道：

“这是一次友好而严肃的选举。下面我宣布班长和副班长的名字。”

说到这儿，她稍事停顿以后，用郑重其事的声音大声说道：

“根据大家神圣的选举，现在决定由中川担任班长，井上担任副班长。”

接下来是一节自习课。于是大伙儿又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

教室里洋溢着经过一阵紧张之后所迎来的轻松和谐的氛围。

“到底还是中川当选了。”

“我也选的是中川。”有人这才坦白道。

“真遗憾，井上就只差了两票。”说话人肯定是井上派的一员吧。

“不过，毕竟是公平选举的结果。”

“不知中川能不能胜任哪。”

也有人这样低声咕哝着，但马上就受到了众人的诘难和反驳。

而绫子只是缄默着，脸上因激动而变成了美丽的玫瑰色。一抹不安掠过了她的胸口：自己真地能胜任这个关系到班级荣誉的重任吗？

作为班长，不仅要在做体操时站在队伍的前列发出号令，而且还必须起到联系老师和同学的纽带作用，主动担负起种种职责。凭着自己这个多有不便的身体，似乎不无困难。

绫子甚至想：要是让井上代替自己的话，该多么轻松愉快啊。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班上的同学会推选腿脚不便的自己。她平时总是谨慎克制，从不惹人耳目，朋友也屈指可数，但却被推选为班长，这真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

绫子又转念一想，既然是全班同学公平选举的结果，那么，如果自己擅自让给井上，就无异于毁掉大家的信任，所以不事先征求老师的意见，自己是不能贸然做主的。

休息时，那些对绫子抱着好感的同学走过来说道：

“祝贺你！”

“加油啊！”

绫子满腹惆怅，到处寻找直美，打算好好听听她的见解，但却不见她的踪影。不久又到了下一堂课的时间。

绫子的脑海中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出了直美为自己而欣喜如狂的面影。她打定主意，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再告诉直美。

高高的蓝天上响彻着清脆的扣球声。是哪个班在打排球呢？或许是一帮热心的排球选手吧。虽然为数不多，但个个都是好手。

已经临近为秋季运动会做准备的时候了……

直美放学回家时，从走廊上出神地观看着操场上的热烈景象。这时，绫子气喘吁吁地走了过来。

“直美！”

“你这就回家吗？”

“是的。不过，我有点事想找你商量一下。”绫子用平静的口吻说到了选举的事情，并表明了自己想急流勇退的心情，“说真的，我正犯愁哪。”

听说绫子人气如此之旺，直美比什么都高兴。她想了想说道：

“不过，绫子的话也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如果你把这些理由好好告诉老师，老师也会体谅的吧。要是老师也说绫子不当为宜，那么，班上的同学也就不会生气了吧。”

听直美这么一说，绫子更是胸有成竹了。

“那么，请等我一会儿吧。”

说着，她精神抖擞地走进了教员室。

直美则来到操场上观看排球比赛。

正在练习排球的原来是三年级 A 班的人。因为其中有直美熟悉的选手，所以一眼便认了出来。

不一会儿绫子走了出来，在对面向直美招手。

“结果老师马上就明白了我的意图。她说，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先和班上的同学商量商量吧。让井上当班长也行。不过，我觉得自己就连当副班长也很吃力哪。”

直美深知绫子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于是鼓励道：

“谁说的，只要想干，什么事都能干好的……不过，即使不当班长，你也该知道自己在同学们中间的威望了吧。这才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情哪。今后别再老是为腿脚不便的事耿耿于怀了。”

说着，直美紧紧握住了绫子的手。

绫子觉得仿佛不知不觉之间已有无数美丽的鲜花缀饰着自己的这个身体。

姐姐，小心别感冒了。这个星期六我将去探望你，在你那儿住上一宿。这次就我一个人去，请来车站接我。我乘下午 2 点的火车去。

直美

发出明信片以后，直美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梦见了姐姐似的……她把自己去过的堂的事告诉了隔壁的清子。

“真羡慕你。下次我也和你一起去好吗？”

“好啊，我们说定了。”

“英子姐姐她还在种花吗？”

“因为那儿尽是沙地，可能没怎么种了吧。不过，据说那儿有三个木框

温床哪。”

“哇，太棒了。”

“所以，据说姐姐打算让女仆帮她的忙，自己人工栽培黄瓜。”

“那么说来，她精神不错啰。”

“好像她一个人过得蛮逍遥自在的。”

“我呀，对镰仓以远的地方可是一无所知哪。”

“我这也是第一次去过堂，所以我认为，住在东京而老家又在远处的人，或者是那些自己有家却经常能出远门游玩的人才好哪。”

说着说着，话题自然又落到了在北条海滨一起度假的那些愉快的回忆上。

星期六那天，直美让阿松把她送到新桥车站，然后一个人坐上了去热海的火车。她的怀中紧紧搂抱着装满礼物的包裹。

火车刚刚驶过横滨，只见沿线的风景便渐渐带上了浓郁的田园色彩。眼前黝黑的田地里，有一大家子人正在辛勤地劳作。古老茅舍的屋檐下晾晒着红色的洗濯物，而柔和的阳光撒满了小小的鸡圈。

火车抵达了大船车站，只见不远处的山上耸立着一尊令人毛骨悚然的半身佛像。佛像是用钢筋混凝土倒成的，但还没有最后竣工，所以整个面部的造形还显得模糊不清……在藤泽，有很多人下车了，或许是去鸽沼、片濑和江之岛的人吧。火车离过堂越来越近了，以致于直美再也无法平心静气地坐在原位上。她索性起身走到车门口等着火车到站。

刚一走出过堂的月台，就一眼看见姐姐站在那儿等她。

“真快啊。”

“哇，太好了。”

“一个人不害怕吗？”

“倒不至于害怕，但毕竟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来呀。”

直美觉得姐姐消瘦了不少，但不知是不是因为她身穿黑色衣服的缘故。

“能走着去吗？”

“是的，大约要花十五六分钟。不过，我不能累着了，所以还是坐车去吧。”

姐妹俩坐上了汽车。汽车在松树林中疾驰了一会儿，便径直抵达了姐姐的新居。

姐姐的新居被包围在一片松树林中间，从大门到房屋之间有一片长长的沙地。

“我们回来啦！”

说着，姐姐刚一进去，在北条时便已熟悉的女佣马上走出来迎接直美道：

“哇，你一个人来的，真行啊。”

直美好奇地环顾着房间里的一切，只见南面有一个阳台，阳台上摆着两把椅子。一把是睡椅，一把是扶手椅。

“你每天在这儿睡午觉？”

“只是静养，不是午睡。”

“静养”这个词在直美听来，多少带着点悲凉的感觉。

“喂，我带好东西来了。”

直美打开包裹，拿出了鱼肉山芋丸子和鱼糕，然后她走到庭院里，看

见花坛中间已经种满了什么东西。

“女仆在花坛里种了小松果哪，眼下我还不能干那种活儿

直美诧异地回过头看了看姐姐，姐姐的脸上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让人感到她说的话是一种虚伪的托辞。

“我的日记现在怎么样了？”

“是说《花的日记》吗？已经整理好了，还装订成了一本漂亮的书哪。”

“下次拿给我看看。”

“哎，要是今天带来就好了。”

“我也曾想过，是不是再接着写下去呢？呆在这儿，真是清闲得心慌啊。”

直美高兴地当即表示赞成。

“不过，要写的话，也已经和《花的日记》大不相同了，或许不能再拿给直美看了。”姐姐的话语中飘漾着一种凄迷酸楚的感觉。

“那也行啊。”直美怔怔地回答道。

那么，姐姐下一次写的日记又是谁来看呢？光是给姐夫看吗？就像是要打消这种想法似的，直美突然涌起了一个念头：自己是不是也开始每天记日记呢？

自己每天都有那么多的情感和想法，真想把它们一一记在日记本上……

“姐姐，绫子被选为班长了。”

“是吗？那太好了。这可是一桩美丽的事情。看来，绫子不光得到了大家的同情，还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比起那些爱出风头的人，倒是绫子这样的人顺利当选，更让人觉得是一桩美丽的事情哪。”

直美暗自思忖到：关于绫子的事情，自己不妨把它全部写进日记里。

“我要和姐姐的日记竞争哪！”

姐姐微笑着，把她那带着某种幻灭感的眼神投向了一望无垠的大海。她的身影是那么单薄清瘦，直美感到自己的胸口被某种东西死死地堵住地了。

十一 病中的姐姐

冬天到了。只是传来了英子姐姐感冒了的消息。倘若是在往年，早该到了商量买圣诞礼物的时候，可今年姐姐一直呆在过堂，一次也没有到东京来过。

直美琢磨着反正自己寒假要去看姐姐的，所以，也就没有好好给姐姐写信。

学校里也流行开了感冒。一到初冬时节就率先患上感冒的，大多是那些平时就经常缺席的学生。

大家聚集在阳光充足的地方或是背风的建筑物后面，想方设法来暖和身体。

其中还有些人摆出一副旁若无人的架势，在操场上来回奔跑，累得个满头大汗。

正是在这样的冬天里的某一天……

直美夹杂在那帮在操场上晒太阳的人群中，七嘴八舌地猜测着考试的题目。这时，绫子一副严肃的表情从对面走了过来。

通常当直美和班上的伙伴在一起时，绫子从不会靠近她的身边，而只是腼腆地从旁边默默走过。可此刻她却像忘记了人们的视线一样径直走过来说道：

“森，你家来了电话，刚好我去办公室有事听见了……”

绫子忧心忡忡地注视着直美的脸。

直美的心怦怦直跳，撒腿往办公室跑去。

在这种情况下，班上的伙伴常常会半带嘲弄的口吻嘀咕道“会是什么电话呢”，可今天大伙儿全都一声不吭，只是在一旁凝神谛听着。

少女们那特有的敏感心灵，已经预感到了某种不祥的东西——或许是第六感在起作用吧。

直美一跑进办公室，就有人告诉她道：

“哦，是森啊，刚才你家里打来了电话，说家中出了点急事，让你早点回去。”

“出了急事？说了是什么事没有？”

“哎，那倒没有细问……不过好像挺着急的。”值班的浅井老师生硬地说道。

直美匆匆地行过礼表示了感谢。这时上地理课的钟声又敲响了。

直美的脑子里塞满了关于电话的事情，懵里懵懂地走进了教室。

——或许出了什么悲伤的事情吧。

眼下不可能发生什么高兴的事，总觉得是出了什么悲伤的事情。

在老师到来之前，直美便做好了回家的准备。这时老师拿着一张偌大的地图走了进来。不等老师开始上课前的寒暄，直美便走上讲台，告诉老师家里来了电话。老师点了点头。

直美匆匆地走出了教室，一边走路一边把外套穿在身上。她禁不住责怪道：电车今天为什么如此缓慢？

一到家里，阿松就迎了出来，把直美一下子紧紧抱住。

“哎，说是刚才从过堂的家中传来了消息，所以，婆家打来了电话……”

“婆家？”直美反问道，但马上就恍然大悟了，“那么，姐姐她怎么啦？”

“好像情况有点不妙，说是想见上一面。”

“和我见面吗？姐姐是那么说的？”

阿松点着头，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凡此情景，直美懊恼地说道：

“别那样。阿松，快做准备！”

莫非英子姐姐已经危在旦夕了吗——直美的心一下子攥紧了，整个身体也打起了寒颤。

从身体的底部油然升腾起一股寒气。她穿上夹克衫，把别人送来的三个梨子包起来，急匆匆地赶往车站。这和上次出发时的愉快情景不是有着天壤之别吗？

途中停靠的车站，还有沿线路过的景物，全都变成了阻止她早点见到英子姐姐的障碍。

只要留下过堂这一个车站，就已经足够了。

刚一穿过姐姐的家门，就看见一辆估摸是大夫乘坐的汽车从里面驶了出来。

房子里弥漫着一股消毒药品的气味。

她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屋子，看见姐夫一个人呆在客厅里。

“啊，是直美呀！你来得真快。让你受惊了……不过她已经好转了。昨天夜里可吓人哪。”

直美默默地点着头，问道：

“姐姐现在在睡觉吗？”

“不，可能已经醒了……”姐夫一副严肃的表情望着直美，说道，“不过，病室里很冷哪。因为窗户全都打开着，又没有生火……”

“不能和她说太多的话吧？”

“嗯。”

“姐姐的身体变得这么糟糕，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呢？”她埋怨道。

“事出很突然呢。或许是因为感冒吧，所以引发了肺炎……在此之前，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

听着姐夫的辩解，直美为自己没有来探望姐姐而满腹愧疚。

“那么，只要感冒好了，就能恢复健康吧。或许我可以寒假再来陪她。”

“到时候你就来吧。如果感冒能治愈就好了，只是……”姐夫忧心忡忡地说道。

他的话语里萦绕着一种不安的回音……直美不敢再问了。病室里太过安静了，以致于直美只能在外面坐着一动也不动，倾耳谛听着四周的动静。她想；要是姐姐能早点感觉到我的到来就好了。

只好等姐姐来叫我了——直美的心一片凄凉。

过了一会儿，护士出来了。

“噢，欢迎你来。”

护士对直美寒暄了一句，然后向姐夫报告姐姐的病情。

“今天烧也退了很多。刚才医生来的时候降到了 37.8 度。好多了，也有点食欲了。”

“是吗？”姐夫的脸上闪过了一抹亮色，“那么，请告诉她，我会奖赏她的。”

姐夫望着直美，脸上终于露出了平时的那种微笑。

然后他拿着插满鲜花的花瓶和直美一起走进了病室，问道：

“怎么样？”

姐姐睁着一双大眼睛点了点头。从她眼神中姐夫似乎已经明白了很多很多。但直美却觉得还不满足。

英子姐姐戴着一个白色的口罩。

漂亮的羽绒被子显得格格外耀眼，而其余的一切都是雪白的颜色。在直美眼里，这儿笼罩着一种太像病室的苍凉气氛。只要看看姐姐的面孔，就会顿时百感交集，一句话也说不出。

姐姐那近于透明的苍白面孔……那苍白的颜色让人联想到生命的脆弱……

真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尽管已经潮润了，但却清澈得令人发怵。

那眼睛里映照出各种各样的东西。一双映照出无数直美所不知道的东西的眼睛……

看来病室里已经换气完毕，只见门窗又被严实地上关闭了起来，电炉也在轻轻地燃烧着。

“学校什么时候放假？”姐姐低声地问直美。

“23号开始……放假后，我可以来这儿玩吧？”

姐姐默默地点点头。

“所以，在我来之前你一定要康复哟，不然多无聊啊。”

姐姐依旧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真的？”

“嗯。”

直美甚至想把这种脆弱的约定也当作一种强有力的支柱。

说完这几句话以后，直美和姐夫又得走出病室了。

傍晚时分，姐夫的父亲也到了。

直美仿佛一下子有了主心骨似的，主动地介绍起姐姐的情况来了。

姐夫也精神大振，说道：

“总之，明天去神社拜拜神吧。那样一来，就会没事了吧。”

几个人在一起用了晚餐。

尽管姐姐不在身边有些无聊，但直美相信，新年的时候姐姐一定能列席像今天这样的欢乐晚餐。这种信念竟让直美食欲大振。

在同一时间里，姐姐也躺在病室中喝着杨和稀粥。晚饭后，把病室与客厅之间的隔扇一拉开，就能从这边看到姐姐的病床了

……而时针已经指向了8点。

姐夫的父亲一边看着表，一边说道：

“英子，我还会再来的。你就打起精神，好好养病吧。”

“姐姐，在我寒假来这儿之前，我每天都会给你写信的。”

英子姐姐向大家点头示意。

她从病床上凄楚地目送着直美和公公离开。

回到学校里一见到绫子，直美就马上讲到了姐姐的病情。

“当然我真是担心极了，不过……”

“是啊。要是我母亲知道了你姐姐的病情，也肯定会大吃一惊吧。”

“所以，我要每天都写信给她。还要把绫子的事儿也写上去。”

“真的？”绫子的脸一下子羞得通红，也转告她，绫子希望她多多保重。”

“我打算写一封漂亮的信……”直美微笑着说道，“可眼下我正犯愁哪，因为今天有历史课的考试，而我昨天什么也没有复习成……”

与绫子分手后，她跑到了一个谁也不会光顾的角落里，开始专心致志地背课本，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第三节课是作文课，由学生自由命题。直美打算写一篇《病中的姐姐》。

昨天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还有关于姐姐的种种回忆，想诉诸笔墨的东西是那么多，一个小时的时间怎么也不够，甚至于连削铅笔的时间也是匆匆忙忙的。

“写好了吗？”老师问道。

“还没有。”

老师的话和同学们的回答仿佛是从梦境中传到了直美的耳朵里。

“那么，写完了的人请举手！”

大约有一半左右的人举起了手来。

“没写完的人请举手！”

本来理应举起手来的另一半学生却面面相觑，议论着什么。

写了一半还算是不错的，瞧那些讨厌写作文的人，没什么好写的，所以一直没有动笔。

“不会写的人总是不会写。其实，写不了那么好也无所谓。有时正因为害怕写不好，所以才更是无从下手。”老师一边审视着那些没有写完的人，一边说道，“把自己感觉到的东西，看到的東西，用毫不虚伪的心情真实地写出来就行了。长与短都不关紧要。”

不少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了不以为然的表情，把头埋得低低的，觉得事情远不像老师所说的那样简单。

“那么，已经写好的人请交给我吧。没写好的人就作为作业继续做吧。”

“哎，回到家里，就能写得更好了。”有些人一脸不服气的样子。

直美把整理好的稿笺纸交到了老师面前。

老师戴着粗框的圆形眼镜，一副阴郁的表情，正慢慢地擦掉写在黑板上的字迹。

学生们一来到走廊上，就有人说道：

“好啊，森写作文总是第一名。你说，怎么样才能写得好呢？”

“因为我并不想写得很好，所以才……”

“真讨厌，立刻就学起老师的样子来了……”

“虽说我作文写得很蹩脚，但今天的历史考试自我感觉不错哟。”

“真的？”

“不过，昨天的理科却考栽了。我的成绩总是忽好忽坏的，真是恼火。”

“哇，昨天考理科了吗？”直美追问道。

“是啊。你昨天提前回家了，怎么啦？”

“有事吗？”

“嗯”

“森真讨厌，还瞒着我们……”

尽管如此，直美并不想把姐姐的事告诉别人。

“干吗那么问人家呢？好冷啊，我们跑步玩吧。”

于是，五六个人一起开始了捉鬼游戏。但直美牵挂着姐姐的病情，所以，老是往办公室那边瞧，担心今天会不会又有电话突然挂来。

考试结束了，似乎只有自己一个人与众不同，还沉浸在悲痛之中……

一回到家里，隔壁的清子就来玩了。

“直美，你呆呆地在想什么呀？考试很忙吧？”

“哇，清子，我正准备去你那儿告诉你哪……你不想在我给姐姐的信上也写点什么吗？”

“想啊。”

“那就马上写吧。”

“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只是想问候一下她。据说她近来情况不太好。”

直美不忍心把姐姐病重的事告诉别人，所以，尽量装出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

“你就写点有趣的事情吧，反正我是每天都写的。写得太长的话，姐姐读起来很容易疲倦，所以，就只写美妙的事情吧。”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应该写得像诗一样美丽……”

“是啊，不过也别太矫揉造作了。”

说着说着，清子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地说道：

“我家有一套漂亮的彩色明信片哪，是外国的，特别可爱。”

“可以用吗？”

“当然，因为是寄给英子姐姐哪。我这就去拿来。”

清子踏着干枯的草坪跑了出去。

姐姐，你怎么样了？这明信片上的画会让你联想到美丽的幸福吧。它是清子送给你的。姐夫是否已经外出？想想看，你都想吃些什么吧。

直美

英子姐姐，那边冬日的阳光一定很温暖吧。从今天起，在以后的一周里我会每天都给你寄去不同的明信片。祝你多多保重。

清子

两个人一起到附近的邮筒里发出了给英子姐姐的明信片。

“没多久就是新年了。”

“是啊，不过新年时，那种能够拍羽毛毽的天气却很少哪。”

“常常刮大风。”

“你的毽子板是贴画的那一种吗？”

“不，是绳拴的那一种。”

“说起毽子板，还是重一点儿的好。”

“是啊，贴画的那种未免太轻了。”

“我们就跟从前的那些小姑娘一样，一到新年不还是不住想要毽子板哪，想来真是不可思议。”

“还想梳那种日本式的发型吧。”

“是啊，是想梳哪。”

两个人把手搭在头上，沉浸在少女的欢乐之中，不断地提起新年的种种话题。

“你的新春试笔写什么？”

正月二日用毛笔写字的一种仪式。

“我写明治天皇作的和歌哪。”

蓝蓝天际多广袤

但愿吾心更浩森

可如果全部用假名写的话，实在是太难了。”

“那我就写昭宪皇太后的和歌吧。”

春日原野百开艳

幽香最是紫罗兰

花儿低首不言语

惟愿吾心更卑谦

“到时候我们互相交换一幅怎么样？”

“行啊，我妈可喜欢这首和歌了，曾经也选来在新春试笔时写过。”

渐渐地冬日短暂的白昼已接近了尾声，四面八方的房子里已点燃了星星点点的灯盏。

“那么，再见了。”

“再见。”

两个人在家门口轻轻地握手告别。

第二天傍晚，直美和清子又给姐姐寄去了一张明信片：
姐姐，我在大街上看见了好多身穿美丽外褂的漂亮
人儿。不久，姐姐也会穿上我喜欢的那种碎花外褂吧。
今天晚饭我吃的是炖杂烩和醋拌凉蚰子。

直美

你好吗？我母亲百般珍爱的梅花树被猫咪阿宾折断
了，结果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今天裱糊匠来我家把拉
窗重新裱了一次，还对宣纸进行了修补，使整个家里真
正洋溢着过新年的气氛了。

清子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绫子说好要初次到直美家来玩，所以，直美让阿松帮忙，对房间进行了一番不着痕迹的装点，迫不及待地盼望着绫子的到来。

她没法静下心来温习功课，只好“啪啦啪啦”地翻阅着杂志。这时，传来了开启大门的声音。

跑出去一看，不光是绫子，还有绫子的母亲也一同来了……

自从姐姐出嫁以后，家里的女客人就明显减少了，所以阿松一直觉得很冷清。这下她乐得像是贵客驾到一样。

“请进。”慌忙中直美一边躬身行礼，一边招呼着客人，“请吧，家里又没有别的人。”

绫子的母亲这才脱掉外衣，静静地走进了屋子里。

“哎，客厅里没有升火，冷嗖嗖的。恕我冒昧，去我的房间不介意吧？阿姨您也请吧……”

“哇，拾掇得好整洁。”绫子的母亲对直美待客的热情和家中的井井有条大加赞赏。

直美有些羞涩地说道：

“今天很特别，所以才……其实平常总是乱糟糟，脏兮兮的。”

三个人围坐在火盆旁边。壁炉也冒出阵阵热气。这时阿松取下围裙走了进来。

“我家的小姐经常承蒙您们关照。”她俨然像是作为母亲的全权代表在向客人寒暄似的。这更衬托出一个没有母亲的、家庭所特有的那种冷清。

“哪里的话，彼此彼此。不知过堂的姐姐如今怎么样了？”

“听说好多了。不过，在天气寒冷时还是得卧床休息哪。”

“哎，阿松，瞧你说的。姐姐说了，在寒假之前她会穿着外褂站起来的。”直美带着责备的语气插嘴道。

直美能够那么想，在阿松看来，更是平添了几分可爱。阿松一动情，竟不由自主地抽噎了起来。

“对，你说得对。”阿松连忙改口道，“不过，即使能够站起来，在寒冷之际也必须得多加小心啊。”

“她食欲怎么样？”

“好像吃东西还是没味道。但据说不久前东京婆家的人给她带去了特别的蛋糕，她说味道不错哪，那以后多少有了点食欲。”

直美和绫子一直专心地倾听着阿松和绫子母亲之间的对话。

“直美，我曾经许诺过送给你姐姐一个偶人，现在终于做好了。如果你

最近去过堂的话，我想拜托你带去。”

听了这话，直美恨不得明天这个星期日就能马上成行。

“嗯，我知道了。”

只见绫子的母亲走到门口抱来了一个大箱子。

大家都目不转睛地观注着绫子母亲的手上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偶人。

原来是一个梳着岛田髻、一副淑女打扮的偶人，身上还披着一件碎花的蒙头外衣。

未婚女子或婚礼时梳的一种日本妇女发型。

“哇，多棒啊。”直美做出一副要将偶人一把抢过来的架势。

“它的脸部我修改了好多次，才最终做成了我喜欢的样子。但后来给它穿上衣服一看，发现还是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绫子母亲凝神望着自己做的偶人，她的眼神中不满与自信各自掺半。

说起来，总觉得那偶人端庄典雅的脸相多少有点像英子姐姐。

“如果邮寄的话，有可能遭到毁损，所以尽管很麻烦，但还是托直美带去，让人放心些。”

“阿姨，如果是这种差事，你就尽管吩咐好了。”

绫子的母亲和大家一起喝完茶，放下礼物后先一步回去了。

轮到直美和绫子单独在一起时，直美就像是忘记了说话一样，觉得只要和绫子在一起，整个心灵也就早已变得暖融融的了。

“我送给你千代纸吧。”

一种儿童做手工用的彩色印花纸。

“先拿给我看看。”

直美收集了不少古色古香的千代纸，现在她把它们拿出来分成两半，把其中的一半交给了绫子。

“我给你看我的干花吧。”

“是吗？提起干花，我可是专家哪。”

“真的？可我只有10枝左右。另外，我把隔壁的清子也叫来，可以吗？”

“哦，就是你常挂在嘴边的那个清子吗？我有点害羞哪。”

直美让阿松去叫清子。不一会儿，清子就一副矜持的模样走了进来。

“请进。这位是绫子。”

经直美一介绍，两个人的脸都变得一片绯红。

因为直美常常提起绫子和清子，所以，她们俩就像是一对一见如故的老朋友似的。

“我们仨一起来玩纸牌游戏吧。”

“还是玩藏手指游戏吧！”

“好的，那么我先来。”说着，直美就像魔术师一样搓着双手，然后把手伸到两个人面前，问道：

“猜一猜，我藏的是哪根手指？”

绫子一本正经地观察着，最后说道：

“是中指。”

“我猜是无名指。”

“不对，不对，你们俩都猜错了。其实是食指哪。那就再来一次吧。”

“这次是小指。”

“对，我也猜小指。”

“噢，猜对了。”

她们轮番交替进行着这个游戏。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到了绫子该回家的时候了。直美就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

“对呀，今天我们三个一起给姐姐写张明信片吧。虽说明天就要给她送偶人去了，但明信片归明信片，和人分头去，不也挺好吗？”

“对，每天都得写呢，缺一天都不成。”清子也说道。

“此刻，我们三个人正在一起玩着。直美的房间里还贴着英子姐姐写的诗笺。这些诗笺仿佛正静静地注视着我们。如果你能喜欢我母亲的偶人，那我真是不胜荣幸。”

绫子

这是一人没有风的美丽黄昏。暗红色的夕阳已经染红了枯叶凋零后的树干。想起遥远大海上的夕阳，不禁倍感亲切。

清子

阿松如今精神着哪。父亲挺爱用你送给他的热水袋。而直美我很高兴将有一双新手套。

直美

十二

新年一过完，学生们的眉头就一下子锁紧了。她们迎来了一年中接受最后审判的一个学期……

开始显得短小的外套和校服，还有几经缀补的鞋子。大家默默忍受着，从不抱怨。

这是因为她们的内心中充满了希望：只要迎来了春天，迎来了那草木吐出新芽的四月的晴空，那么，一切都将和新学期一道换上崭新的容颜。

痛苦的考试，数九寒天里的孜孜求学，无一不是为了那即将造访的春天做好准备……

班上的头号秀才为了不把桂冠让给别人，而名列第五的人则为了赶上第三名，每个少女都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森，如果我像你那样成绩全优的话，可能就会对学习失去兴趣吧。”

“怎么会呢？你为什么那么说？”

“因为啥也不做也照样得满分呗。更何况再怎么用功，不是也没法更好了吗？”放学后值日做清洁时，一个同学对直美这样说道。

直美正在记值班日志。她停下手中的笔，瞪大眼睛望着那个同学的脸，说道：

“你真会损人，居然说什么啥也不做也照样得满分。会有那种好事吗？就现在这样子，我也是竭尽全力才争取到的呀。要想提高成绩，只要努力，谁都能做到的，可是想把提高了的成绩一直保持下去，那就是难上加难了。”

“可是，成绩好的人从一开始就成绩好呗。所以，成绩不好的人不管后来多么用功也赶不上了呀。”

“才不是那么回事哪。成绩好与不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而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因努力的多少逐步形成的。”

“我呀，想在最后一年毕业时成为全班的代表，或许办不到吧？”

听见别人坦率地谈起自己遥远的希望，直美觉得十分有趣，鼓励道：

“能办到的。我预祝你成功！”

“那么，首先得战胜森，对吧？噢，这太难了。”

一起值日的那帮同学终于忍不住大笑了起来，说道：

“那我们就当证人吧！”

“请吧。”直美也微笑着说道，“不过，我也不会甘心输给别人哪。”

“大家都光明正大地公平竞争吧。”

“哎，事实上还剩3年零2个月哪。”

“一场漫长的战斗……”

她们一边说着，一边把桌椅重新摆放整齐。

“喂，这花儿怎么办？”一个人指着倚墙而立的花瓶中的水仙说道。只见那水仙花已经打蔫了。

“是啊，扔掉算了吧。”

“可是，教室里一点儿花也没有，不是死气沉沉的吗？”

“我明早就带来。”直美说道。

“是吗？那就这么办吧。”

于是，她们把花瓶也清洗得一干二净，还把教室里的每一个地方都用抹布擦拭得一尘不染。

直美暗自打定主意：明天带梅花和油菜花来。

梅花嘛，就从自家院子里的梅树上折一枝好了。因为光线充足的枝头上早已绽放出黄色的花朵了。

可油菜花呢？那就去花店买吧！——一看见那黄灿灿的花儿，教室里的同学们就会联想起春天的原野吧。

因冻疮而红肿的手在戴手套时，有一种紧绷绷的感觉。直美有些酸楚地思忖到：如果英子姐姐康复了的话，就能给我织一双温暖而厚实的手套吧。可此刻她却只能戴着紧绷绷的小手套，走出了校门。姐姐和直美相互约定冬天的礼物，还是在圣诞节之前哪……

可是，圣诞节早已过去了，新年也过去了，又迎来了第三学期，那些约定却依旧没有兑现。平时，即便是再微不足道的琐事，姐姐也肯定会信守诺言的。如今她既不是忘了，也不是偷懒，而是可恶的疾病阻止了她履行诺言。

当直美去探望她时，她总是说：

“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为你织。毛线早就买来了，才刚刚开始织了手腕的那一部分。”

“没事的，姐姐。”

“我真想早点送给阿直一双又温暖又漂亮的手套哪。”姐姐对手套的事一直念念不忘。

一想到这些，一阵悲哀便顿时攫住了直美的心。

她想用别的事情来排遣积滞在心中的悲哀，正好这时，她看见公共汽车里又上来了两个貌似兄弟的西洋男孩。他们只穿了一件夹克衫，没有穿大衣，精神抖擞地从短裤下面露出一双健壮的大腿。

而自己却穿着大衣和厚厚的长袜，还戴着手套，将整个身体严实地理包裹了起来。与那两个男孩相比，直美不禁感到无地自容。

……手套已经不需要了，因为一点儿也不冷。不久又将是阳光明媚的春天。而姐姐能够康复如初，才是送给直美的最好礼物

她想给姐姐写这样一封信。

在下车之前，直美一直全神贯注地思考和修改着这封信上的语句……

打新年以来，住在过堂的姐夫不时来拜访父亲。等两个人简短地说过话以后，姐夫又马上回去了。

“哇，是直美呀！个头又长高了一大截，人也蛮精神的。”

“因为饭菜好吃得不得了。一到冬天，总觉得自己就会像小鸡一样长胖。”

“那好啊。如果有时间，我真想带直美去滑雪哪。”

“那敢情好。下次去吧。”

“说起下次，要是你姐姐也康复了的话，就能大家一块儿去了。”

“对呀，下次见着姐姐时我要对她说，因为要一起去滑雪，你就快点好吧……”

“要是一听说去滑雪，你姐姐的病就痊愈了的话，那该多好啊！”

“一定会那样的。”直美肯定地说道。看见姐夫在姐姐生病以后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她想给他加把劲儿。

“那么，下次再到过堂来吧。不过，不能和姐姐一起玩有点儿无聊吧。”

“没那回事。要是下次我去之前，姐姐已经能离开病床坐到椅子上的话，那就好了。”

“嗯，等天气转暖之后……”

和直美聊了一阵之后，姐夫看了看手表，又匆匆地回去了。

姐姐的病到底怎么样了呢？每当姐夫回去以后，直美就更是担心得不得了。她无法承受那种揪心的感觉，总是到清子那儿去倾诉。

“清子。”

“哇，昨天和前天我们俩都没见成面哪。”

“是啊，好久不见了。”

随即两个人都扑哧地笑出了声。

对于她们俩来说，哪怕一天不见面，也是鲜有的事情。

“过堂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

“是吗？那样倒说明还好吧。”

“这我可不知道。”说着，直美早已是泪眼婆娑了。

“直美不去探望吗？”

“嗯，说是和谁都不大见面。我前一次去，还是在新年的时候哪。我在姐姐旁边呆了一个小时，但却只说了三句话。”

“情况有那么糟糕吗？”

“才没有哪。”直美又连忙矢口否认道。她暗自想，要是姐姐的病情真有那么糟糕，那可就……

“脸色什么的，还挺不错哪。因为一直卧床休息，也不显得特别消瘦，就跟平常的姐姐没什么两样，让人禁不住直犯嘀咕：她那个样子怎么会生病呢？还不如干脆从床上爬起来，和我一起去采摘鲜花呢。或许那样很快就能康复了。”

“是啊，我也觉得，睡得太多反而容易生病哪。”

直美和清子与其说是感受到了那侵蚀着姐姐身体的病魔的可怕，不如说是对姐姐卧床不起感到忧心忡忡。

“所以，我盼着天气早点变暖，那么，紫罗兰花和蒲公英花就会遍地开放了。那样一来，哇……”直美睁大了眼睛，向清子使了个眼色，问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清子也马上点了点头，说道：

“我明白。就是把英子姐姐带到那个叫作“姐姐的椅子”的地方去，对吧？”

“是的，那样一来，我想她的病就会好的吧。”

“那么，我们必须得祈求春天女神快点降临。”

“好的，我们一起祈求吧！”

直美和清子并排着仰望天空，合掌祈祷道：

春天的小河哗啦啦地流

岸边的紫罗兰和莲花

芳香扑鼻，色彩娇柔

仿佛在轻声低语道

花儿快开，花儿快开

两个少女齐声唱起了春之歌。

在学校里，作为冬季锻炼的内容之一，每天早晨都在礼堂里进行静坐。

在全校起立的朝会之后，大家双目紧闭，静心而坐，在 5 分钟之内进入到万念皆空的境地。

其中不少人根本谈不上万念皆空，相反唤起了所有的记忆，忽而背诵考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忽而乐滋滋地设想着本周星期天去看新闻电影的情景，抑或没法忘记昨天的口角，暗自想报复对方一下。总之，在这 5 分钟的时间里，整个学校寂静得就连掉下一根针也能听到响声，真是奇妙得很。

有时这种静坐会长达 10 分钟之久。这是根据修身课老师的情绪来决定的。而学生们只能战战兢兢地坐在那里，悄悄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细缝来观察四周的动静。

其他的老师也和学生们一样紧闭双目，静心而坐。惟有修身课老师瞪大了双眼，监督着大家。

“总之，闭目仅仅是统一精神的一种手段，其实并不一定真正有紧闭双目的必要性，只要自己的精神不为外界所动，那么，无论是睁着眼睛，还是身体直立，都能迅速进入那种境界。不过，大家眼下还不具备那种修养，所以，一旦睁开眼睛，就会看见外界的东西，而一看见外界的东西，就会产生种种心结。这是万万不可的。即使睁开眼睛看见外界的东西，也不为之动心，这就是修养的力量。”

既然修身老师在这样训话，想必他自己正好体现了那种境界吧。

谁知与他的训导相反，即便是不得要领的学生在静坐中间睁开眼睛东张西望，也会马上被他当场发现。这时，他就说全校还没有达到精神的统一，因而需要延长静坐时间。

学生们并不喜欢静坐，因为又冷又枯燥。但只要闭上眼睛，自己做过的种种事情就会栩栩如生地重现在记忆的荧屏上，倒也不无乐趣。有时候本想再静静地思考思考，谁知却传来了“静坐结束”的号令，让人好不惋惜。

当大家依次退出礼堂走向教室时，绫子她们班总是排着队从直美她们面前走过。只有在这时候，直美才有机会和绫子聊上几句：

“今天早晨你看上去好精神啊。”

“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哪。”

“回家时等我一起走吧！”

“我也有话对你讲。”

她们就是这样匆匆地说上只言片语，彼此传递着眼神，然后便各奔东西了。

操场上有不少手拿教科书的学生。

“我呀，代数总是没把握。”

“代数这东西，如果从一开始没有搞懂的话，那么，到最后也还是稀里糊涂的。”

“不光是代数，理科都一样。”

“明天有地理课吧。地理课和历史课只要能背下来，就能得满分。历史课该不会有什么应用题吧。”

“是啊，惟独数字光靠背功是行不通的。如果没有真正弄懂，就不可能对它进行思考和推理。一般说来，人的思考能力总是至关重要的。”

“是啊，囫囵吞枣可不行。”

“可一旦提起玩耍的主意，却是要多少就有多少哪。”

“擅长写作的，或许是脑瓜子灵的人吧。”

“不过，考试倒也蛮有趣的。”

“哇，你还说那种话哪。成绩好的人就是大不相同。”

直美对同学们的种种议论置之不理，因为今天一大早就出了一件让她深感不安的事情。

在上学的途中，看见汽车开了过来，直美急匆匆地就想上去。正在这时，她头上的帽子竟被风刮跑了，可能是橡皮筋断了吧。到了学校后，她解开鞋带正要换成室内拖鞋时，鞋带又“噗哧”一声断掉了。

她的心里涌起了一种讨厌的预感，过了好久还耷拉着脑袋闷声不响地思考着。

……或许是姐姐……她拼命地遏制着这种不祥的念头，心中布满了愁云。第三课时，她在操场上与绫子不期而遇。

“直美，你怎么啦？”

“没什么。”

“那倒好……”绫子的目光一直驻留在直美的脸上，“不久前你借给我的那本书真是很有趣哪。”

“那本《格林童话》我在小学时就读了，但不久前又重读了一次，依旧是兴趣盎然。”

“是啊，所谓的好书，无论读多少遍都不嫌多。书里经常出现小小人，对吧？既有丑恶的小小人，也有善良的小小人，他们还治好了公主的病哪。要是有人能像小小人那样治好英子姐姐的病该多好啊。”

“前阵子姐姐说想吃冰淇淋哪。于是姐夫就给她买了。”

“那她还喜欢吃什么东西呢？”

“姐姐喜欢吃的东西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有什么办法呢？无论多么喜欢吃的东西她现在都吃不下哪。病魔真是讨厌。”

“所以，得不心不要生病了。”

“前阵子，我给她送去了赤坂的千代木寿司和茶巾寿司。据说她也只吃了一半。姐姐自己也很伤心哪。要知道她身体健康时，可喜欢吃千代木寿司和茶巾寿司了，她甚至说她能一口气吃下一百个哪。”

“那么，挑选那种只是饱眼福的东西怎么样？”

“你是指鲜花吗？”

“偶人和画也行啊。”

“是啊，说起来还是画比较好。那就画一张漂亮的画来装饰姐姐病的室吧。绫子，你倒是提出了一个好建议。”

“我画一张也行吗？”

“行啊，你和我，清子和桃子，四个人各画一张给她送去吧！”

“哇，太高兴了。”

“我马上通知清子。这个星期天以前一定要……”

“那就画一张杰作吧。”

“你们的考试怎么样了？”

“今天考的是国语。”

“我们下午开始考体操。”

“明天是算术和地理。”

“哎，冰雪快点融化吧。一旦冰雪融化了，花儿也就要开了。”

“……哎呀，敲钟了。”说着，两个人急匆匆地分了手，走进了各自的教室。

四个少女已经约定星期六相聚在直美家，直美和绫子，清子和桃子，分别结伴从各自的学校径直赶往直美家，一起吃完盒饭后开始作画。

星期六直美她们只有英语课和唱歌课的考试，下午便闲了下来。

尽管那一天并没有图画课，但绫子还是背来了一大包画纸和颜料，让班上的同学甚感蹊跷。一想到四个人一起作画，绫子就兴奋得不得了。在和直美一起放学回家时，两个人就像是出门郊游一样兴致勃勃，眉飞色舞，差一点儿忘记了她们的行动乃是为了安慰病床上的英子姐姐……直美和绫子先一步回到了家中，于是忙乎着收拾房间，还让阿松生起了柴火。不一会儿，清子和桃子也走了进来。

“哇，欢迎欢迎。这一位是中川绫子，这一位是濑木桃子。”

绫子和桃子是初次见面。桃子的脸上一副忧心如焚的表情，说道：

“哎，听说姐姐这阵子老是不退烧，身体虚弱得厉害，让我母亲伤心不已。”

“是吗？”

直美的心顿时被忧虑彻底攥住了。

绫子和清子都默默地注视着火盆。桃子也一反常态变得少言寡语了。

“那么，我们就快点把画给她送去吧。我们可要好好画呀。”

“是的，再不快点画，或许姐姐就看不到了。”

“喂，桃子，我讨厌你说那种话。”

四个少女在不祥预感的笼罩下，面面相觑。

“阿松，快放上蒸笼，把这些盒饭热一热吧。”

直美的饭盒是耐酸铝的椭圆形饭盒，而绫子的饭盒则是大红色的四方形饭盒，清子的饭盒也是耐酸铝的四方形饭盒，而桃子的饭盒则是那种圆圆

的、带有鲜花图案的饭盒。

“画什么呢？”

“我要对偶人进行写生。”

“我画庭院。”

“那么我就画室内吧！”

“那我画山茶花吧！”

在热盒饭的时候，四个人谈到了春天的计划。如果姐姐到时候身体康复了，能和大家一起去山上玩，那该多快乐啊！

“喂，已经热好了哟。”

阿松送来了热气腾腾的盒饭，餐桌上还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咸菜。

“哇，看起来真好吃。”

就像在学校里那样，把一个大水壶放在桌子中央，四个人打开了盒盖。

“哇，绫子的盒饭做得真漂亮，就像是春天的原野一样。”

炒鸡蛋和鸡肉松形成了黄褐相间的条纹图案，上面还点缀着绿色的荷兰芹。

“桃子的盒饭闻起来真香。”

“是火腿饭外加紫菜。”

“我今天也特意叫阿松做了盒饭。我喜欢盛在饭盒里吃哪。”

“我也是……就像是去了某个外地似的。”

四个人的脸上都吃得红扑扑的。房间里飘荡着饭菜的香味。

“考试也快要结束了。”

“这倒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只是姐姐身体欠佳，让我感觉不到一丁点儿春天的气息。”

“下个星期天左右，紫罗兰花就该开了吧。”

“还早哪……”

“我想让姐姐看到紫罗兰花。”

“那么，我们去花店里给她买些紫罗兰花吧。”

“会有吗？”

“大家分头找找吧。如果有的话，就给她买很多送去。”

“是啊，把她的病床装点得像春天的原野一般。”

说着说着，饭已经吃完了。四个人一起拾掇完毕后，取出了各自的画纸，然后各选了一个地方开始写生。尽管天空中依旧刮着冷嗖嗖的寒风，但梅花早已竞相怒放了，宛若在深情地呼唤着温暖的春天一样。

又是一个寒冷的日子。直到晌午，水池里结的冰还没能溶化。学生们正在做体操。

这时，学校的勤杂工跑了过来，对老师耳语着什么。然后老师急匆匆地跑到学生旁边，大声叫道：

“森，家里有急事，快回去！”

全班同学的视线一下子全都汇集到直美身上。直美的双脚直打哆嗦。因为她知道，肯定是又传来了姐姐性命攸关的可怕消息

“阿松——”

她一跑进大门就声嘶力竭地喊叫道。阿松好像正在抽泣着。

“喂，赶快出发吧！”

“是父亲那么说的吗？”

“是的。”

直美披上了大衣，来不及换下里面的校服就匆匆地往车站赶去了。

她紧闭着双眼……面前又浮现出姐姐那像是散发着香味似的白皙面孔，微笑的容颜，还有她不胜悲凉的脸庞……姐姐的脸渐渐与已故母亲的面影重叠在了一起。

直美一边擦干涌上眼帘的泪水，一边透过车窗眺望着两旁的景色。

外面能看见让人感到暖洋洋的窗户，晾晒在阳光下的新被褥，正在玩耍的孩子们……每个人似乎都幸福无比。

今天惟独自己是最不幸的人。直美在过堂下了车，没想到桃子也来了。

“直美。”

“哇，桃子。”

两个人跑到了一起，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喂，姐姐还不要紧哪。”

“真的？那太好了。”

她们争分夺秒地坐上了汽车。

“她的口齿还很清楚哪，只是已经虚弱得不太开口说话了。”

“她一定很痛苦吧。”

“她很喜欢我们画的画哪。”

“是吗？”

仅仅是听到有关姐姐的消息，直美的内心便早已是百感交集了。

两个人一起静静地走进了姐姐家中。父亲马上就出来了。

“噢，直美快去见姐姐。”

听到父亲这么说，直美的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哭什么呀？会被姐姐笑话的。”

濑木家的人也全都来了。

一走进病室，呆在姐姐枕边的姐夫马上迫不及待地微笑着对姐姐说道：

“直美来了哟。”

姐姐动弹了一下她那瘦弱的单薄身体，小声地呼唤着“直美”的名字，用眼神来表达着她内心的声音。

直美挨近姐姐身边，嗫嚅道：

“姐姐，你要快点康复哟，因为马上就春天了。”

“嗯”

姐姐点点头，想笑。但仅仅如此，她仿佛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

直美默默地端详着姐姐的脸，一边强忍住不要让眼泪掉下来

过了一会儿，医生来了。大家都走出了病室，只有姐夫和父亲继续留在了病室的角落里。

直美站在走廊上。桃子来到了她身边，说道：

“即使姐姐不在了，直美，你也要做我的好朋友哟。”

“你也是。”

两个人用盈满泪水的眼睛默默地互相起誓。

庭院里已经摆放着好些盆栽的花草，或许原本是大家为了安慰姐姐而放在病室里的吧。其中有瓜叶菊、仙客来、一品红、樱草、兰花……

那天夜里，姐姐去了天国。她曾像梦一般美丽，现在却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当善后工作结束以后，姐夫说暂时让过堂的家保持原状，自己一个人先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她还对直美和桃子说道：

“怎么样，考试结束后还来玩吗？在此之前，我会让人好好消毒的。病菌这玩艺儿必须得好好处置才行……”

直美和桃子发现自己是多么依赖眼前的这个哥哥。或许他也依赖着直美和桃子，因为彼此分享着同一种回忆……

直美去了学校以后，绫子马上跑到她身边说道：

“你一定很沮丧吧。不过，千万要挺住哟。”

“没事的，因为我觉得姐姐还活着。”

“是的，姐姐永远活着，活在我们的心中。”

“是啊，当我看到她为我织了一半的手套时，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那手套至今还原封不动地留在棒针上，好好地保存着。”

“真的？”绫子低着头静静地听着。

“而且我还收下了《花的日记》。”

“直到去世之前她还在写日记吗？”

“好像是的。不过全都很短。尽管如此，却记满了具有姐姐特色的种种事情。不是像我们曾经装订过的那本《花的日记》那样洋溢着青春的快乐，而是弥漫着一种痛切的悲哀。眼下我们还没法理解那种感情哪。”

在她们俩之间，对姐姐的追忆漫无止境。

“对了，我们四个人不是一起画了画吗？那些画送到姐姐那儿的当天，她写下了那本日记中最长的一篇日记。”

直美随即读了起来：

今天送来了少女们画的画。对于她们温柔而体贴的安慰，我是多么高兴啊！真想给她们每个人都发一封电报。桃子的画色彩很美，绫子的画则显得细腻而精致。清子的画在其中画得最好。而阿直的画则很有她自己的风格，显得那么生机勃勃，画中的山茶花开放得鲜艳夺目。

山中早已是一片春色了吧。

在我的病床周围，总是有四个少女在嬉戏玩耍。这

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啊。

“能够让她看到那些画，真是太好了。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到送给她呢？”

“是啊，事后大家都后悔不迭。不过，姐姐肯定一直在天国上看着我们吧。不知道她是在天空的哪一片云彩之上……”

直美和绫子把目光从撒满温暖阳光的校园移向了高高的蓝天。

天空中飘浮着春天的云彩，就仿佛是姐姐身上的漂亮衣裳一般……

